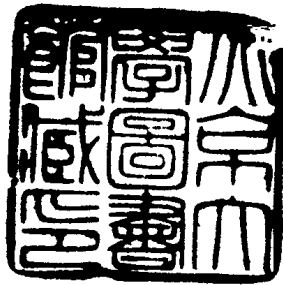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9/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二)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二)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九

〔明〕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

〔明〕後漢陳蕃

〔明〕後漢陳蕃

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脩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詰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

升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邈之微功更爵上書今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仁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緣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

卷之三

三

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良穢則蒼蠅不飛宜擇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貶賞各有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備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

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有升之爵任言極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

卷之三

三

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輪作佐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瑨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教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

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宜犯衆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嘉善

卷五

四

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臣不敢加寄瑣字文理高唐人瑒字幼平陝人並

嘉善

卷五

五

四

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元元年帝崩實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卽位實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實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實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實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實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誚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實武亦有譖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無道

誼譚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殿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泥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

史纂要卷三

八 漢書

六

四

覺繫獄合門枉桎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以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平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史纂要卷三

八 漢書

七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禁黨計擊黃巾別帥大破

卷之六

王允

八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授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

卷之六

王允

九

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石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

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
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
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
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
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
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
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
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
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
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

史纂卷三十九

王允

十

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
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
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
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
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
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
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
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
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
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旣不

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
山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
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
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
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
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
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部
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
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

史纂卷三十九

王允

十

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
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
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
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
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動百
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
喪

王宏少有氣力不拘細行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
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
一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

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

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

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張華

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

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

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

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

曰王佐之才也於是聲名始著盧欽言之於文帝除

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

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

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盡地成圖左右屬目

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

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

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代吳之計語在祜傳及

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

軍旣進而未有克復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

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

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華名重

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

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

旬最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

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

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純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純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彙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純免冠謝曰臣愚冗瞽之言罪應萬死然臣愚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純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入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臣之言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自有如會者乎純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純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何遜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内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驃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

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
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
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
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
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
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
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
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
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黜太子人子
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
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
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
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
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
下日淺願陛下許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
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
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
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
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乃以

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
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
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
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
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
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
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實及漢
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
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
以爲不祥又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趨以中台星
垢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
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
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
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乃
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
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
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
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
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
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

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訪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嘗徙居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

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石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土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于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投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索有文章沒有鱗而反須更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類

宋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也父濯早卒伯叔並當世榮顯而粲饑寒不足母王氏躬事績紡以供朝夕粲少好學有清才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叅軍及卽位除侍中大明七年轉吏部尚書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卽位徙右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南東海太守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幼名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魏時荀彧子粲字

景倩字景倩

宋袁粲

字

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在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又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交皆一時俊傑至薨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也哭之感慟路人二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

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

居負郭每杖節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味

自得主人出語笑欬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

是袁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

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

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

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七年太宗臨崩粲與

袁粲字景倩

宋袁粲

字

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備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時粲與蕭道成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

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仗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遣當權四方輻輳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書監時道成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者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憶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道成謀篡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皆與粲相結將

宋書左傳卷三九

宋書

三

列

帥黃回任侯伯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楊時不異却我入臺便無辭以拒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道成入屯朝堂乘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率軍來應乘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乘

恒擾不知所爲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淵等領軍石頭云以助

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曰今年事敗矣時道成使蘊募人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卽便散走道成已報敬則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力直前欲斬之最覺有異人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

宋書左傳卷三九

宋書

三

定

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未就山丘僧靜乃并最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舫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荷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墜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犄狗戲如平常

經年餘闔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嘗騎也榮省事莫嗣祖榮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宜密謀至是道咸問曰汝知袁榮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學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榮而獨生也曾靜勸殺之道咸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榮死時年五十八任侯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榮敗乃馳還其後並被殺乘事在道咸記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

宋袁榮

宋袁榮

出

記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博涉文史王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自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真帖天下爭獻然莫能真其真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是時太微犯卿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百劫若初告成而修宗廟尊親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頗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遂良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

宋袁榮

宋袁榮

宋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兼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寧違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王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王進善人共成政道王退善人不交善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庶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

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第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東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恠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綉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

太宗本紀卷之九

一

三

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養和染教皆爲善長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

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投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

太宗本紀卷之九

一

七

賓客薛延陀請昏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漠威加諸外而思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璽書鼓鼙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昏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軻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信在

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失謀絲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計其逆夷其地

史記左傳卷三十九

其

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會雲鞠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耳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縱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虺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渾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錄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

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我立廼文恭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向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史記左傳卷三十九

元

金

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遠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惟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

勿殺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可歸田里帝大怒
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
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
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
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
可少曠宜遣漢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
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
無忌在陛下芳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
當時陛下手抱臣頭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
內外寧謚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
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詎不省歲餘本年六十三後

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詎不省歲餘本年六十三後
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蠱煽
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
世南晚造義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尤之瑤臺書鎖
宵映春林婢媚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過
之但殊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宋師
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又問何如歐
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者遂
良曰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
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於是喜而退

唐杜讓能
讓能如晦七世孫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為推官
遷領度支引判度支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選中
舍人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
詰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
出鳳翔蒼皇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遣
馬福紳為勸乘之朱攻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
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既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
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
苦奏乞鑲牙九入書

唐杜讓能
讓能如晦七世孫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為推官
遷領度支引判度支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選中
舍人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
詰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
出鳳翔蒼皇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遣
馬福紳為勸乘之朱攻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
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既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
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
苦奏乞鑲牙九入書

唐杜讓能
讓能如晦七世孫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為推官
遷領度支引判度支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選中
舍人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
詰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
出鳳翔蒼皇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遣
馬福紳為勸乘之朱攻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
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既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
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
苦奏乞鑲牙九入書

唐杜讓能
讓能如晦七世孫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為推官
遷領度支引判度支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選中
舍人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
詰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
出鳳翔蒼皇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遣
馬福紳為勸乘之朱攻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
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既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
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
苦奏乞鑲牙九入書

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然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遺書讓能詆責以爲助楊守亮復恭爲亂抑忠臣奪已功其言醜肆京師詢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怒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起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

昌歸第擁肩與謀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計以震驚

三

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卽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刑之不能已而帝用兵之意愈堅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卽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國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消滌僭慢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

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也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之心也但時有所未便他日臣蒙鼂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剛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盤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第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微

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

望

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劉瞻爲宰相荐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忤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倫顧問詔可遂著于今以兵部侍郎進同平

史纂要卷三十九

唐鄭畋

四

章事故時宰相瞞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教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吏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羈縻之而慮攜方倚

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畧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

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飢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志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几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

史纂要卷三十九

唐鄭畋

五

可卽抗論至相詬謗怒拂衣去禍蟻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絰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謂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論不可

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軍
乃去明日朝使至敗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
將乃聽命刺血以盟敗遣子凝績從帝詔進同平章
事賊將又至敗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
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
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
攻敗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敗懦柔縱步騎鼓而
前敗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
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器日暮軍四合鏖戰龍
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擒
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寨內尚數萬無所
歸敗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
遇邠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
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敗散至遠
近威聲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
當是時徵敗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敗不盡儒者
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偽走
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殺敗數勅無輕進
一人不聽果敗以邠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
省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敗

不意見襲登城好語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
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
衛敗出境既半道內慙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太傅分
司東都便鑒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
拜敗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鄰坐
賊抵罪死敗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
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
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敗
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敗曰外宰相安得
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衛之賊平帝
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敗而奪之鎮今敗當國內不
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敗過各得其情不許敗
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錄大散關幸鳳翔
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
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群臣有疑願
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
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子凝績爲壁州刺
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敗忠力
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
奉天敗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

及敗還葬郡表為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
享情宗廟延又贈宗楚弘夫官敗為人仁恕姿采如
峙王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巢之難先諸軍破賊
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

相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
為太常寺大祝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
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
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迹雖近亦不能遂
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
仁皆與從遊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
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
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桑後呼
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
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
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
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
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
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
佛寺候食缺時吾為糴之眾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
春諸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為殿中侍御
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
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

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掎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

家居純仁言弼父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掎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僥倖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論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曉者遣使欲據撫私事不能

得竟坐失察察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過關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父既又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謫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輪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邪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廼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一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黿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弟

幾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尙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黿其曰毒黿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司立文大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操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緣事皆施行邊俘羌酋思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死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章惇得罪去

延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太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間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事甚不可聞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之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

卷之六

六

七

八

疏其畧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邪爲善人不善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別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救大防凡可以害大防者無

卷之六

六

七

八

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
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
純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
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
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
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
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
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此先
帝轍下殿待罪軋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
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

史纂卷三十一

八

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
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
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
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
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
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訕謗先帝黜知英
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
嗣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
寬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
言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

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
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
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旣召章惇爲
相純仁堅請去知穎昌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
之人殆似未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
也旣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
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
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
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
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

史纂卷三十一

九

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
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
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
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
軋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
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意詆爲
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
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
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

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欽聖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論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知目疾如何用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詞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

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庚子年

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顚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初純仁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純仁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其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伊川責純仁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此前輩

之度量不可及也第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尙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尙書左丞弟嘉彥尙主政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

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
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知真定府移定州
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
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敗知
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
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賜天
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
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
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
以欽聖徵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失中大夫懷州居
住卒年七十一

史纂左編卷三

忠彥

五

懷州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
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
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
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
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
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
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
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彌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
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
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
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
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
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
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
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
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
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

史纂左編卷三

呂大防

十五

休寧

抱其獄卽其所秋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

史纂要編卷三

呂大防

十一

宋史

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入主有欣慕不

足之意哲宗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

史纂要編卷三

呂大防

十一

宋史

不肅官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官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官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

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
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豈
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
然之大防朴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
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
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
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欲
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知永興軍使
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卽
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諭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

史纂左編卷三

吳防

六

郭

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
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
安州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
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
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
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
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
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
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
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

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
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
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
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
罰不悛者絕之高宗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
愍

史纂左編卷三

吳防

九

郭

宋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髯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燦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誼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乂爲建康通判守臣迎降而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人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蔡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宦董宋臣

宋史卷三

宋史

年

金

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立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歲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

人時人事富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

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

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

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天

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

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

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

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

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

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

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

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權臣師孟爲兵部尚

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自

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州雖足以矯尾大之弊

然國亦以定霸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貴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狗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玉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玠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湖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
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
飛至卽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
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
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
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
羈縻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
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
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
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

宋史卷三十三

天祥

孟

論

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
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
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
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
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
妻子壞家聲令汝合族爲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
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
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
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

孟

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
歸其渡潮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抃數人耳伯
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漸從
至京口留十日杜漸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
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
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
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
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
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
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
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
郵實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
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
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
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
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
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
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

宋史卷三十三

天祥

三

列

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覬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其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糗行入板橋兵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許募兵于温州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素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

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栻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鄒鳳于永豐鳳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般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阻險

難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伴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與帝舟自潮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教今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

卷之六

天祥

王

四

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潯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劒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

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卷之六

天祥

王

四

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云以我爲誰天祥云適聞人云宰相來馬云知爲宰相何以不跪天祥云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馬云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爲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

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可贊跪乎博羅叱左
右曳天祥於地天祥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擊手
或接足或以膝倚天祥局強天祥作跪狀天祥動不
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天祥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
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
於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
止此乎天祥曰我爲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擊來
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
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天
祥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

羅羅

卷三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
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
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有此人否天
祥曰謂天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
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
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
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
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
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天祥

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
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
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
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
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不可謂無所受命世
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
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
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
靈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
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
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
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
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
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
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白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
亂諸侯迎立宜白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
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
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
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

二十年壁爲臨江路總管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君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世祖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而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

忠臣列傳卷三

文天祥

三四

四

宋家鉉翁

宋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且久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說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

宋家鉉翁

宋家鉉翁

三五

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甚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

史鑑左編卷三

陸秀夫

三

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有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

史鑑左編卷三

陸秀夫

三

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世居宿衛脫脫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脅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爲太子怯薛官至順二年授侍衛都指揮使元統二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昔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

卷之三

元

三

三

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馬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

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蓋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

卷之三

元

三

三

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聚宴臺威顧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審審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休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盡夜不令出還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門出入嚙切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

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符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人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又召瑄及江西范隆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詔赴柳林及旦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許見伯顏傳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郊王徹徹禿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蕃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字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南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

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雍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大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回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舊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為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在丞相別兒怯嘗與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

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耶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為右丞相以宿憾譖脫脫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月命脫脫為太傅提調官傅綜理東宮事九年朶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脫用烏古孫良楨襲伯達於中栢等為僚屬皆委以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僕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

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遼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賈魯計請塞之以

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九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已而汝頰之間妖寇聚衆及以紅巾爲號襄樊唐

史集卷之五

元虞

卷五

鄧皆報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土恭既而駐兵沙河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仙鎮朝廷以也先不習兵詔別將伐之也先徑歸昏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臺御史十二人劾其誅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陝西行臺御史大夫朵兒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蔴李者據徐脫脫請自行討之以還魯曾爲淮南宣慰使募鹽及城邑扃捷通二萬人與所

統兵俱發九目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擊大破其衆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破芝蔴李遁去獲其黃纛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僞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卽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趨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禿赤等進師平頰毫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京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

史集卷之五

元虞

卷五

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計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至高郵幸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關察兒知樞密院事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嬖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

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真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
汝中栢因譜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
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
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賓之何所以故久不行
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
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今
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請
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
御史袁賽因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九
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

史集左編卷三十

八元脫脫

史

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
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
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
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得是與天子抗也
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
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
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
丞相前接刀劍頸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
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譴輕列疏其
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於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

路流也先于四川礪門脫脫長子哈剌達蘭州安置
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
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
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
敢念及此異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
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
月已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三脫脫儀狀
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
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
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

史集左編卷三十

八元脫脫

史

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惑於羣小急復私讐
君子譏焉二十三年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於是
詔復脫脫官給復其家召其子哈刺章授中書平章
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也先
先是亦已死二十六年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
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
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
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
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恤及加功臣之號朝廷是其
然以國家多故未及而國亡

元太平

太平初姓賀氏後賜姓蒙古氏京兆鄠人祖仁傑上都留守開平尹父勝亦爲上都留守爲奸臣鐵木迭兒所殺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元統初命爲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有叅議佛家問者儉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寢不行太平辭疾臥家至正二年詔起爲中書右丞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問黜之乃起就職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

太平

太平

太平

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五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餼權勢多橫索太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朶兒只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爲右丞相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勸爲民以減齋耗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

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

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隆必舉太平好訪

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

脫既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

葬脫脫既得還朝卽拜爲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

於已也因汝中栢譏間成隙遠欲中傷之是時中書

叅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

罪黜去九年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

而并論其子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卽臥病不起故

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

裁則誠有愧矣遂還奉化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

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

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

若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

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

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

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召爲

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

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

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

刺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師遂安會張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關陝之間察罕屢以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錢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既劾罷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后奇氏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荅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議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

卷之三

太平

五十一

近臣又令御史劾帝親昵臣中丞禿魯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遷爲他官皇太子疑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子遂令御史桑哥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謂當時事之艱危正賴賢才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魯輝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

同知太常院事脫歡者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將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以爲己功未幾詔拜太傅俾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令伯撒里留太平母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拘收所授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搠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殺太平至東勝賦謝詩一篇乃自

卷之三

太平

五十二

殺年六十三

五之宋徐美之

徐美之東海鄒人也爲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美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美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克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豈乖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美之爲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

史集卷之六

五

興妻周坐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美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于明法爲予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武帝篡位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卽位恩佐命之功詔曰丹陽尹徐美之江州刺史王弘護軍將軍檀道濟中書令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南蠻校尉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張劭河東太守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

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

饗茲大賚美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彥之進爵爲侯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美之遷揚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美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官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

史集卷之六

六徐美之

五

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昵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悲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四豫州都督謝顯性褻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悵嗜酒放縱美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

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爲
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
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叅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美之
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
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言
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
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密犯臣子
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
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
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恒然失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金

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
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
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
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
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
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
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
其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美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
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
爲列肆親自酤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

呼引船爲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
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
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
美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
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
擊之倒地然後加害傳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逆義
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
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
亮已與美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美之大怒
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傳亮至江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金

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
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
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美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
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
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
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
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
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
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尚贊校尉到彦之皆勸
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子

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于新亭徐美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爲文帝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進美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王華王曇首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

史纂要編卷三

入集

美

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美之乃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侍中王華等疾徐傳專權構之于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倖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美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水初之季天而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過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關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

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醢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族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風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美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命而翦爲仇讐旬月之間再賜醢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況逆亂倍于往讐情痛深于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

史纂要編卷三

入集

美

忍卽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勲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衆彰彰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齊家譽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璫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終驛繼路符衛軍府州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之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旣祛庶幾治道

爾且詔召美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瞻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美之美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美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文帝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美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美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葬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美之在外獲全

史纂要卷之十一

宋

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臨尾鳴喚危乎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美之秉權頗預政事與程道惠中書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連炎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道惠同載詣傳亮稱美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為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美之既誅

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為兗州襲為豫州亨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並相署置期明年正會于殿中作亂未及數日收斬之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座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

史纂要卷之十一

宋

宋

宋傅亮

傅亮北地靈州人也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彩選為秘書郎欲令整書秘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參軍義熙七年遷散騎侍郎仍轉中書黃門侍郎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語亮兄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白太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祿私計為幸但憑廢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為太尉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從還壽陽高祖有受

史纂要編卷三

宋傅亮

十一

擇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篡篡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復興王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薨慕榮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言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誓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

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容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席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轉中書令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心腹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

史纂要編卷三

宋傅亮

十一

登祚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姦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餘美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書有穆生董仲道譖稱其見微之美

宋謝晦

謝晦陳郡陽夏人也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卽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楊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目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謝晦

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黠漆涉獵文義朗瞻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指異同穆之怒曰公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高祖受命于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備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轉領將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高

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別用人故遠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本除授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慮不得去甚憂遑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謝晦

謝晦

初爲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潯別潯問晦年晦答三十三潯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徐羨之等遂欲以到彥之爲雍州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

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愛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謀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曉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章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潯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梁固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耶

史纂左編卷三

宋書

卷三

四

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也義陽將軍帥衆戰于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晦欲焚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剗粹時粹爲雍州刺史宋主命粹斷晦之走伏故也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軍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蠻司

馬周起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乃曰起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以授卽於坐命起爲司馬南義陽太守太祖誅美之等樂固又遣使告晦徐傳二公並已誅晦先舉美之亮哀既而出射堂配衣軍旅晦數從高祖征討備親經畧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奉表稱美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其畧云弘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重樞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憑陵恩幸闕

史纂左編卷三

宋書

卷三

四

望國權親從磐踣時親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覺感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傍人肉穢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悻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美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

令誰敢非之而汴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
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晦率軍二萬發自江陵舟
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嘆
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
爲輔國將軍劭不受命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賊
州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衆軍剋
和之曰彼此共有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強惟宜
速戰登之恒怯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
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
日乃攻蕭欣於彭城州中兵衆軍孔延秀率三千人

卷之六

宋書

卷之六

宋書

進戰甚力欣於陣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
敗延秀又攻州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初晦與徐
美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
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美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
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
曰道濟止於脇從本非事王殺害之事又所不聞吾
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
討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
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
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

而擒也晦聞美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
來上惶懼無計道濟至與彥之軍合牽船緣岸晦始
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
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志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
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離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
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
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聞至江陵無他處分惟
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何承
天亦自歸于彥之衆散畧盡乃携其弟遜兄子世基
等數騎北走遜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

卷之六

宋書

卷之六

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極
送京師與弟瞻及周超等皆伏誅晦女彭城王妃被
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
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 蓋追隨不舍宋
主以蓋爲鎮軍功曹督護庾登之何承天以下並見
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一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楊繼宗奏言自蘇武使匈奴後漢唐順之編輯
李太僕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遼東楊繼宗奏言自蘇武使匈奴後漢唐順之編輯

開卷聖草

武選左 孫校正

名臣一

節義

漢蘇武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厩
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雷漢使郭吉路

各卷左編卷三十一

漢書

十一

漢書

克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
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克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以
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雷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
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
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
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謀反匈
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俱降漢後隨從
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
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

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為漢伏弩
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
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
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
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
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
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
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
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
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
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
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
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
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權
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
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

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爾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以鬻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卷之八

八

三

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紫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等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輶効大不敬

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第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爵通侯兄弟親近常

卷之八

八

四

文

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

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
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
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今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
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
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
今子卿知吾心爾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

史纂要編卷三

六 漢武

五

何

摧士衆滅今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
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
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
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
爲中郎賜帛各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
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
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
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

還矣予燕王今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
不降還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
尉光專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
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
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
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
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
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
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
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武年

史纂要編卷三

六 漢武

六

何

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
乎武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
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
者至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
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于麒麟
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
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
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

德次日少府梁丘賀次日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日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於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漢龔勝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少好學明經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廨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間薦勝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

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
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
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
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
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
曰去是時之變常悲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
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
高陵有子殺毋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
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卽應曰聞之白永戒君勿
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卽自劾
奏與常爭言濟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
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
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矯謾亡狀皆不
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
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
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
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瑯邪郡漢亦以清行徵
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
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

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
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
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
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
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
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
孫若同產子同產一人大夫其修身行道以終高年
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永衾皆如韓福故事所
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子鄉里漢兄子
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
名過出於漢莽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
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
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
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
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
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
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
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
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

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
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
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
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
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
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
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
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
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
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
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
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
甚哀旣而曰嗟庠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
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
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卷之三

漢書

十一

晉周處附子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祖賓廣平太守父魴番禺太守
平劇賊錢塘彭式番陽彭綺等賜爵關內侯處少
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攻獵不修細行縱情肆
慾州閭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
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
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
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
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也非徒去害而已處
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果殺蛟而反乃入吳
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
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
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勵志好學有文思
志存義烈克已甚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
吳平王渾登建業官醴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
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
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入洛累
遷御史中丞處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嘗違法
處按劾之至是秦雍反先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
圍涇陽時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思

卷之三

晉書

元

裴

烈果毅可使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卽其節下也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時賊

史纂要卷五

周裕

千

二

要

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彤駿促令速進處知其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渚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玘字宣珮強毅沉斷有父風烈而文學不及太安

妖賊張昌黨石冰聚衆拒命於江夏玘爲議郎起兵討平之後陳敏叛於揚州玘密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以爲內應卒攻敏斬於江夏吳興人錢璠謀不軌玘復率鄉里義兵討之因斬璠晉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著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置爲義興郡以彰其功贈輔國將軍其子曰勰靖字子延卓犖有才幹王敦叛入石頭城靖憤咤慷慨形于詞氣尋被害

史纂要卷五

周裕

千

三

史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

卷之三

八

主

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管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太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鑄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論德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古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奏爲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

史

八

主

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俾濬陞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太守王翬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

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盧奕
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
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糲體歛而
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李
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
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
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襦唱大
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
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
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
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
教我萼曰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
出嶠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衆知泰
以勁兵披嶠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
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
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河清等郡遣大將
李擇交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衆知泰遣兵二
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
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
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

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
餘萬以子頴爲質頴甫十歲軍中固請畱之不從肅
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時軍
費困竭李峯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扣輸用度遂
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
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
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
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
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
河間關至鳳翔謂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
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議大夫
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
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樞樞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
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
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蹇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
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畧嗣皇帝真卿
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
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
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
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

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奏論乃紿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

奏案彙纂

六事

天

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眾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日無門籍者有急奏人

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遍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

奏案彙纂

六事

主

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于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跋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

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
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
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
部帝崩以為禮儀使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
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
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
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
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而流血吾不敢
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
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
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
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
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
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
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麾其衆退乃就館逼
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
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
廟恤諸孤託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
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
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叱曰公

卷之五

大

六

七

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
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
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
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
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
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
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
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今齎旌節首級示真
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
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
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
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
所記諸侯朝覲爾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
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
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
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
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
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
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
淮蔡平子顏頤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卷之五

大

七

八

賜布帛米粟加等其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
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
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
之後皆有功貞元六年赦書授顏五品正員官開成
初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真卿善正草筆力道
勁惟其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
者特立而兼括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書之
大雅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
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
興頌之閣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
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蓋自有早年書千佛寺
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及中興以後筆
力迴與前異亦其所得者愈老也歐陽修獲其斷碑
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
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後
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
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其心通而性得者非可以糟
粕議之也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
書真足以垂世

卷之五

八

子

唐段秀實

段秀實沂陽人秀實六歲毋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
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
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胥討護密有功
授安西府別將靈胥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
恒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
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
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秀實
遷隴西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
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
也請太索悉得其虜伏虜師燔改綏德府折衝都尉
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節度使
梁宰欲逗西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
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見女爾嗣
業因固請宰遂東師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
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
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國嗣業
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遣
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

卷之五

八

子

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
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
皆羅拜不敢害更推曰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
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
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
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
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
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
一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
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
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可頡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
人推釜鬲寃盜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効秀實
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
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
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
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
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
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
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
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
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
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志卒爲暴
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
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必大亂亂
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
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
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
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
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
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
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今謨曰
我知入不知旱也急責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牒
免之因使人遞諭令謨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
實邪以牒置背上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
乃我困汝卽自裂衣裹瘡注藥責已馬以代償淮西
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
赭人饑死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
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

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今謀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建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五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次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隸齊

五

五

軍遂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穎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璘爲虜隔不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頓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

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養良渥又賜第一區還之鎮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詔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隸齊

五

五

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實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還秀實謂海濱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博

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應既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在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鐵面匍匐走賊衆不敢動而海濱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濱明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才垂涕恨恨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

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孫巖文楚珂知名巖自鄭滑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巖當誅裴度奏忠臣後

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為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關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濱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濱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奸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濱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沉健于謀浩然有謀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脇群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蕡對策大略云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

卷之三

唐書

卷之三

元

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閻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人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乘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

卷之三

唐書

元

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指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重陰之謀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

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揀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

卷之五

六

三

帝

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我曹吾頗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

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固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固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

卷之五

六

三

帝

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虐臣下畏禍不敢言故黃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關弑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牛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鍊與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

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常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虔城犀浦縣虔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畧云辯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微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

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校督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

選從學於司馬光容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
今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
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
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吾不以誠對吾
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
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因謂安世曰
知所以相薦否安世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
光之所以相薦也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
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

史鑑卷之五

劉安世

三

光

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
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
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
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
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
之功微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
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
解粹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
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
十人皆綠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右司諫

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謠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
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
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
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
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
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
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
切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
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乞行免
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

史鑑卷之五

劉安世

三

提舉崇福宮纔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
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
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
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
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
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
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
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
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

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印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而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慤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慤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衛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劉安世

美

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儻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

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焉馬光安世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無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世不得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劉安世

美

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自以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年既老群賢凋喪畧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喚

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安世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軾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

卷之五

八

五

五

在元祐則雖與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又軾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安世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敬反對賓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畱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安世嘗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

處平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克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駟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卷之五

八

五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貧民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求戰則以決勝之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中敕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

卷之五

八

平

天

卷之五

八

平

金

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塞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

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倬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繫已察之必待有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

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平徽宗詔舉其事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毋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藹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楊時常稱浩曰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晬然見於

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浩嘗云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俱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力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實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議論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

史集卷之三

八

聖

文

京城門遣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爲然

史集卷之三

八

聖

文

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維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領回欽交游錢與治業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

還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卒象求王覲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得爲知道雖然予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或者比以爲韓愈爭臣論故仕不顯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二

宋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下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繼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下與惇合志正論遂絀下黨薛昂林自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

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感悅約璫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璫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人晦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璫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璫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璫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一界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魯布使客告以將卽其璫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

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許語璫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寔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璫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璫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璫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狹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璫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璫亦安置通州璫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璫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誠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璫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誠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璫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

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諧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瓊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瓊謙和不與物競閑居於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

卷之二十一

宋陳瓘

四

陳瓘

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瓊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瓊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持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瓊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剪劒入內欲斬王

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初瓊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瓊甚厚卞嘗爲瓊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誅以大旱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瓊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少俟瓊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詔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顧此不然不識之不爲不幸也後廿年懷素敗

卷之二十一

宋陳瓘

五

陳瓘

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瓊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瓊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瓊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旣積怒謀因此害瓊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瓊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瓊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瓊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浚以

遷謫杜門謝客子祇爲之介詔數日乃得見因跪請
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坐
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儼負氣不戚
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
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
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
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
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
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
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
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
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
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
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
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
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
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
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
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
運使宋喚是京子攸妻黨京卽委喚占奪官舟載其
家屬貫前出討方寇市恩亦衆嫌聞私養士自爲之

備臣前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賁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

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頗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眾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

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
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
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
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
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
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
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
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
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
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
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
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
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
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已意初
東既上書潛善以東言逼已宦官康履方怒東在靖
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
客也潛善汪伯彥既有殺東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
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
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

行之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
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
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
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載墳鼠璞曰靖康孫
觀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寘
東極刑觀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瑗筆削東
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禮幾至召亂遂以諷諭
狂生規搖國是將瑗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
瑗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
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
公言瑗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
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
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
康之閑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
祭東墓瞻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
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竊恨之贈
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
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卞下諷之曰子少親我卽偕顯列矣好問笑不荅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就職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之而已又言陛下實素膳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愈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義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惇厚之德變爲頽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授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創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前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卞上每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蹠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關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官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粲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湏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此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

兵金人既行好問亟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大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紓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賣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賣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

宋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登正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指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旣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大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入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掞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璘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旣命知泗州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北過淮南成方與耿監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酒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命于朝廷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璘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頤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潁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嘶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惜曰

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遷冷山流遷猶編竄也惟禱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畧謂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爲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轍悟室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殺

悟室黨類誅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梨栗麵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計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幣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官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爲留司判官趣行屢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第試蓋欲以

計隨皓也皓復以疾辭朱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令人懼為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席人設廉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淪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卷之三

宋

十

年

之

之

檜大怒又因言室撫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鍰宣言變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鍰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鍰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鍰初不識皓特以從大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兩尋告母喪他言者猶謂皓驕驕銜銜終喪饒州通判李敷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康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抄誦求銀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外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賜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僮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奉承賸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振以出惟為檜所害不死於敵國乃死於饒愿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

卷之三

宋

十

年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曰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叅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實第五受撫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

宋史本傳卷五

不宋銓

王

教

宋史本傳卷五

不宋銓

王

印

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

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億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

史集卷之三

宋書

五

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

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監登聞鼓院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

史集卷之三

宋書

五

備

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棟許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餞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

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秦嶺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
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
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二十七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奉議郎知
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諫
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
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
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

史鑑卷三十二

宋徽宗

三

備

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
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各門以未
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
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
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
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
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
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
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
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

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
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
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釁自沮時早
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
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自上下之情不
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
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
成帝殺王章王氏移昴而不得聞靈帝殺儼武陳蕃
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
聞隋煬帝信盧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

史鑑卷三十三

宋徽宗

三

贊

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
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
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
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
昔周世宗為劉晏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
大震果敗晏取淮南定五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
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
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
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
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籍默為

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問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拭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果主和維陽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

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儒曰苟安曰附會偷儒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說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遼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賊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

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槍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輒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槍當國二十年間

史稿卷三

宋初

三

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復和則害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娼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取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

史稿卷三

宋初

三

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於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

失金人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
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統
石烈士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
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
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
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
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倚角時大雪河冰皆
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
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
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

宋史

宋史

三

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卽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
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
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
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
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
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
藏秘書省尋復元官提舉王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
士六年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
致仕薨謚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
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
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
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廼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
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
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
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
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遣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

宋史

宋史

三

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
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
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
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
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
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震
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
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
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

道塗相傳緣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營
民兵增驛騎製馬櫓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
謂金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
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
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
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
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
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
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感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
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
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
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
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
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
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
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
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
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

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
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
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
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
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
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
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
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
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災惑
犯南斗通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
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
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
迺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
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
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
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
地震輦輟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
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
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

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瑾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褚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

卷之三

宋陽嘉

三

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

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審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爲無他

卷之三

宋陽嘉

三

韓

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軌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乎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

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火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

奏筆錄卷三

宋書

三

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早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大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殿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閣出知筠州

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

奏筆錄卷三

宋書

三

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蘭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公引年乞

休致進實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實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冑志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冑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

卷之三

八

甲

四

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闡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荆湖制置趙葵辟克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旣罔上要功惡闡外之臣與已分功廼行打筭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似道被旨卽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廼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

卷之三

八

四

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擯捨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自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謀議寡諧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景定二年差知鎮江尋克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張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

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荆威嚴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將以上求當天心以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輪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

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啗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暗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恥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子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暗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旣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事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官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擗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腕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

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楊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論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

史稿左編卷三

宋史

事

文粹

人云

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去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僥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適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嚙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蕲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

史稿左編卷三

宋史

星

王時
在
廣
不
存
也

宋書卷之三

宋書

宋書

蘇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湖坪矢盡
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
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
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師
變下安仁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
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鄉而哭
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
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
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年祥興帝崩
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
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
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
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
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
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
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所養卒
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
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寔寔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
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
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

宋書卷之三

宋書

宋書

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
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
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五年六
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
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元本無
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
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
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
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
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來言枋得罵曰
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兵害民顧以我
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
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
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攬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
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
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
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
父微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
元兵奄至微明出兵戰死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

史稿卷三

宋李庭芝

哭

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江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憲爲淮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應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奔南城鄂兵解庭芝再破璫兵殺璫將厲元帥夷南而歸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斬殺守將庭芝初至揚

時揚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銳軍又大修學爲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卽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得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

史稿卷三

宋李庭芝

哭

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舫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

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
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
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
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
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
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
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
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
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
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

宋李庭芝

手

書

泉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
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
竊之死闔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廷芝參知政事
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
事遂已十月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
江以遏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
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
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
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
諭降者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

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
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
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
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
之旌旗閉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
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
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
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
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
麩藥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

宋李庭芝

宋李庭芝

手

書

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
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
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
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
城下陴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
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
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元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爲修撰出爲湖廣行省郎中會莫瑄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狗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

史稿卷之三

元余闕

三

皆集沙班行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論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滿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盜方據石蕩湖出入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半沒城下水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退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

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晉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十七年趙晉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負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

史稿卷之三

元余闕

三

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棚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

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關妻邪卜氏及子德生女
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
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
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關號
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關嘗病
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關關強衣冠而出當
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曰汝輩亦
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諸生
謁郡學會議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
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關入翰林關以國步危蹙辭
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
關據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淮南等處行省平章政
事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關與褚不
華爲第一云關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
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
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關旣死賊義之求尸塘
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云

元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
衛遷爲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年額州以賊反台
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
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
兵五百遣衛官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
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
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泗賊勢甚洶福壽
乃議築石頭斷江而守禦者方衆特以爲固十五年
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
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楊州而阿
魯灰御軍無紀律蠻素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
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
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
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
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
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圍集慶
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
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
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

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途遇害事聞朝廷贈福壽江瀚行省左丞相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三

名臣二 正直

漢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爲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伯袁盎之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伯袁盎之

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十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黠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黠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黠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羣臣或數黠黠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黠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黠何如人哉助曰使黠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黠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黠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黠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黠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折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黠時與湯論議湯辯

常在文深小苛黠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黠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黠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黠與亢禮人或說黠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黠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黠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黠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黠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黠之言益不用始黠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黠時丞相史皆與黠同列或尊

用過之黠福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爾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黠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黠請問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

史記卷之三

八

四

應

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

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

史記卷之三

八

五

應

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任宏宏亦載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魏陳羣

陳羣字長父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諡皆有盛名羣爲兒時寔嘗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用羣言與茂才除柝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爲司空西曹

卷之三

八

六

夏

掾屬時有荐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寔誅操以謝羣羣荐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又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

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若剝則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資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操深喜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

卷之三

八

七

夏

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伏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曹丕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篡漢羣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穎陰侯頃之爲司空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

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荳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

史記卷三

八

八

九

禮所不備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臨哭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俱東舉朝小大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哀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

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因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發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

史記卷三

八

九

九

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爾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又言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

殷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
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戒省初曹操時劉
虞坐第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操操曰虞名臣也
吾亦欲赦之乃復位虞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
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
類也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子恭嗣帝追思羣功德
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
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
操以畿為司空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操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
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
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
殺涇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
出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
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
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
遣夏侯惇討之未幾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
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郛津
渡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
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

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
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
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領功曹將校
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
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
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
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
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
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於
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
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
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
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累諸縣無
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
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
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詞訟有相告者
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
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
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

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犍牛草馬下建鷄豚
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
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
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
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
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
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
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
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實之所足
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
天下最曹不篡幸進封豐樂亭侯守司隸校尉帝征
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
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詔
曰昔箕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
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間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建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

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還尚書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以懇上還印綬不允尚書令衛瓘論濤以爲無專節之尚達至公之義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常退讓懇切有詔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不明詔旨及深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初還

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辭優詔不許又上表固讓不允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敕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

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爾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粲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粲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

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脩人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午冬十月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

史纂卷之五

北魏高允

大

夏

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當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泄漏不如不知也天

史纂卷之五

北魏高允

九

夏

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太武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偉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鄰擢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

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
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
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
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
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臣不敢迷
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
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
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申明明皆有
條理時帝怒甚赦允為詔自浩以下僚吏以上一百
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類詔催切允乞更
一見然後為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孽非
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
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
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
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
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
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
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
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

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
獨殊誠荷殿下載造之慈遠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
劾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者恐負
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
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
所則而營立私田豈養鵝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
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
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不從而與販夫賤婦競此
尺寸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
納先是赦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
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
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
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
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
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
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
之日歌謠鼓舞殺生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
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
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
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

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載見故深藏之昔堯葬於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易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銅三泉死不旋踵屍焚墓掘由此推之

史纂左編卷三

北齊書

辛

王

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焉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貴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

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

史纂左編卷三

北齊書

王

王

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以本官領祕書監

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
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
大政又詔允曰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
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士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
士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士四十人
其博士取博閱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
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風
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北齊書
內志

巡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召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
召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
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
以斷決爲事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復
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
定皇詔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
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
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倚几
杖詢以政事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
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直君中以獄訟留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北齊書
內志

堪東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
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帝
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
召問允先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
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于孝文賜允
帛百疋以漂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
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
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
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未乃薦高間以自
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

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
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臬陶至德
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衆凡九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
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謚曰文允所著詩文及左氏公
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允尤
明筭法爲筭術三卷

北魏高閭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諸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内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卽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中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王公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夫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相忠佞之境豈是皦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日武功三日法度四日防固五日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開國寧方征伐四起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儵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北魏高閭

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北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數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都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

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吊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吊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想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遷都洛陽問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問表諫洛陽草創武旣不遺責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問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夾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爾問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爾問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畧已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問以江

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
頗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問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
問以縣車之年方求錦衣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薛
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
存勸兼行恩法並舉問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
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谷
不許徵爲太常卿宣武踐祚問累表遜位卒于家謚
曰文貞問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
稱二高爲當時所服問疆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欲
開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
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穢矜慢初在中書
好言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
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丘尚書建有
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爲彭
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
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調顧況況吳人恃才少
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
策一等調整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
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
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
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
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愛
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
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
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
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錡
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
功不可任按錡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羨
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
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錡乎哀割生人以求

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濤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濤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閹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卽承瓘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便是曰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瓘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瓘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瓘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平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

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

制詔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
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緜詔使
受之辭曰布父讐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
財誼不忍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肯
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
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
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
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
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
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
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
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
顏又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
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
進忠不見聽乃補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
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又
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
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
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
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綠黨人

史纂要卷之三

北齊書

語

四

斥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
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
少傅進馬頰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
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遺命薄葬
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瀟別扶摩多見
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
酒旣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輒病去遠無立功
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
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
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暮節惑浮屠道
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叡鄭
據劉貞虛貞張渾秋兼謨盧真燕集皆高年不仕者
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
頗以規諷得失其後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
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
輒能辯之初與元稹誦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
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
百試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僞於才章蓋天稟然敏
中爲相請謚曰文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史纂要卷之三

北齊書

三五

史纂

史纂左編
卷三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四

⑧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潛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日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日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舉進士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

宋史左編卷三十四

宋史左編卷三十四

乙

宋史左編卷三十四

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

宋史左編卷三十四

宋史左編卷三十四

二

宋史左編卷三十四

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權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玦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

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時呂

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悵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

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眞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俄罷脩太宗實

錄若水引柴成務楊億等同脩李宗諤與焉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爲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成書八十卷眞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宋熙陵寢李至嘗誅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脩以不泄局不得署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旣又重脩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

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者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卷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

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太原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今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克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敵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遂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

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
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
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
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
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
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取動矣何謂革將帥今
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傳潛以八萬
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鑒輅親征則城邑
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
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

宋書左傳

宋書

七

卷

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况復待勞
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
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
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
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訊之皆以思
親爲言此蓋今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
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
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
可移今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
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亦赦汝郭進殺汝矣其

宋書左傳

宋書

八

卷

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虧陛下能鑒前日之
事卽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
與月爲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
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
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
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
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
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
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
備兇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
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
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
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
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
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阻若未葺
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况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
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關面陳
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
咸有節制深爲成將推服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

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
孫吳迷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
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北戎猶擾
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
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
犬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
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
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止疑其
筭部感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是秋又遣
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并代經
史纂左編卷三十四 宋錢杲
九
畧使知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
自是體貌瘠羸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
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
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
大事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
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精術數知年壽不水故懇避
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若水嘗遇
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後以傳楊億故世稱二人有
知人之明從弟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酌
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

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
問賜縉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卽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脩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脩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詞邊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宋王禹偁

宋王禹偁

十一

陳

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卽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言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遽庭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

宋王禹偁

宋王禹偁

十一

陳

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密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毋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管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

史纂左編卷五

李禹偁

五

真宗卽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曰親大臣遠小人疏奏召還復知制誥真宗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關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于彫纖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咸平初預脩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

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漢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畧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兩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克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非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

史纂左編卷五

李禹偁

五

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雜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脩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楊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溪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

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
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
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
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
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醺襪之詢日官
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新州禹偁
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
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
八計聞上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
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嘗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主

林

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其
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
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
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
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
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
準曰於吾子意如何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
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能建功業澤生
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
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

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
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嫂書來覓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屬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郭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

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華

方平曰得新附之小寇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

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如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變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畧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富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讀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趨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開得中郢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

嘉慶集卷之四

宋書

元

方

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典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

嘉慶集卷之四

宋書

方

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終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夔與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

東坡全集

卷八

主

華

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宜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災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爲置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

東坡全集

主

華

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日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

卷之六

主

蓋弼素亦善安石云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

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龍川志云子得其一不得其二使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晏日之重然不知其故也使丁謂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若仁宗中其敗已矣久矣至於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不細也亦必有甚焉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不通此亦人主之深患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也可則從否則違之豈容于偏重哉西漢之初專任

卷之六

宋

主

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贊道董仲舒皆至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二也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喻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五

宋王諱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藉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因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備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推貸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五

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右全贊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畧不言陳執中

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壁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題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

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轅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柰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鎮曰今問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遂知制

諸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其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漢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視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漢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述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論鎮今自請外故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脩雅相善及議漢王追崇事首忤脩意脩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侍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陳州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

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撻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通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今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特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

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典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擿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宋史

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人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

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宋史

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養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鎮平生與

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伴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猗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

史纂要

卷八

七

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曾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

死常不取佛法某謂鎮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鎮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說相勉鎮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赤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兄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晚鎮鎮終不領

史纂要

卷八

七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淳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勿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范祖禹

墓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人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范祖禹

墓

經者也服旣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官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壻嫌辭改除著作佐郎修仁宗實錄檢討兼侍講神宗旣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人之進學在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

夫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盡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

東坡志林卷三

入范

三

元

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

付以一州守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省其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論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

東坡志林卷三

入范

三

元

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

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

卷之五

五

五

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

卷之五

五

五

五

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援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政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

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至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空市井之微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媼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漳州司法參軍遷知昌州之新城歲適大歉有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今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今民自渠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以寧摧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登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余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

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咸舉員資格以勸選人庶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
舉行未果以語頗殘殘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
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
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
授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
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旣至
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
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
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濬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

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
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
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
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飢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
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
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
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
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倖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

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
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
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
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
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
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汎東海連水
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連
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
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
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

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
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
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
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
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
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
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
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
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黠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

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歸昌祖不救遂棄早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

卷之八

八

五

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喻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欲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沔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鏖榜邊關論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此

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

卷之八

八

五

西游似李性傳李心傳慶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謀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頻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學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其徒皆釋甲而
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
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
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
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

卷之三

八

聖

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
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
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
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
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
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
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
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
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
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

卷之三

八

聖

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
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
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
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
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
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
中卓然有定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
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
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夫抵獨斷以
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
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也又曰邊臣主
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至言一
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議
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賊盜跳梁雷
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
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
天心又曰威威舊僚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
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
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

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遼耶律屋質

耶律屋質字敵輦系出孟父房姿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李胡太宗子世宗東丹王之子東丹王太宗兄也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相夷矣軍次橫河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

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

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念惠和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於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執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此後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復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讎萬口一辭

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鞠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斃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曷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羣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聞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連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卽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

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屋質屋質以聞帝命受之是年五月薨壽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五

名臣三刑賦

漢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調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父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觀其能口對嚮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敖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教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項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卷之六

大書

二

見

而歌意慘懷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新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旣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勝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卷之六

大書

三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讞釋之晚而結之旣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晚結讞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讞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遷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抱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擿送楚掠疑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半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鉞於貴鄉遣家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殊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戮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

曰安得餘慶不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魁真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戡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藉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

卷之五十五

六

六

殺就羣公巧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為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典勅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折言破律者斬有功故出及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

卷之五十五

六

七

七

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登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薑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匪內牒叫閹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區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龐為其奴怖以妖祟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偉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偉坐事下獄有

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吊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寶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墓有功爲人論之

史纂卷三十五

八 後唐

八

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殞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震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魏李悝平糶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難故雖遭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史纂卷三十五 八 後漢

九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糶漕關內之穀糶舍示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

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救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薄最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彞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彞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陰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實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

使我失信奈何。胃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寔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胃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折秋毫。隨數指撻言者，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胃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胃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

卷之五

八載

十一

九

胃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洛陽宮，胃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圍疆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糧。齋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涸，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胃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臺。

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胃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舉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飢乏。二年，胃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飢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積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

卷之五

八載

十一

九

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王圭、王平、故處轉流涕。胃無子，以兄子至德爲。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爲京兆尹頃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於司錄張羣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爲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

史纂要卷五

八劉宴

十四

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相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授聽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與功利敢不悉力以答

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渾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畿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漚洗瑕穢率聲愚儒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

史纂要卷五

八劉宴

十五

族

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卽頓減徭賦歌儔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畧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旣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

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遊鬼哭牛必羸角與必說輓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茨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摠不掏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滯千里洄上閘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錡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

東坡志林

六 劉安

六

定

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鄭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權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入摠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民不告勤累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勅尚食增置儲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請省送上八年知三銓選事十二年奉詔訊鞫宰臣元載

東坡志林

六 劉安

七

倫

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月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美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

卷之五

六

太

自如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卽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實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間劇卽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

卷之五

六

九

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媚忌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官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安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

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寃時炎兼刑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諷李衡包信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旣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

史纂要卷五

八

十

十一

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克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上元寶應間如袁晁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十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口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

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歛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疆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救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

史纂要卷五

八

十一

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琇後以尚書右丞相度支國無橫歛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叅軍坐私入廣州賜死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中進士通判澧州澧自唐季爲節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郡中稱爲強明以吏聲聞召入同判三司勾院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慙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遲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

卷之三

不忠

三

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憂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遷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與語之欲知古修舉其職知古慙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羣吏姦贓坐徙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

卷之三

不忠

三

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金銀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初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壞壞若前代有得卽已致太平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

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
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
朝廷必以侵民爲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
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
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爲
國家度長挈大剖煩折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
職者薄領中壹處節日未備卽至十年五年不決以
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
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
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

卷之三

入

五

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吏
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
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
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
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
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
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
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
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
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

卷之三

入

五

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
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
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卽
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
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持
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
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
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
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
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
下等固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
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
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
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
百爲一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
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曄年少氣銳會受詔
按覆卽便宜行之恕奏曄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
供絹萬餘曄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
深察必形諷讓恕欽板殿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
容俟意稍解復進慙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

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咸平二年帝北巡克行在轉運使俄以毋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

史集卷五十五

王

恕

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免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獲俸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二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帝重恕詔大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

俸不許未幾卒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爲太常寺太祝恕頗法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恕性吝恕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真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泄也以爲滁州司

史集卷五十五

王

王

恕

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平章事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離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詞知天下列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揀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郢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天

宋

州

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畧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權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天

三

朝

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依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皆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初條約卽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用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

及三千疋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推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

史纂卷五十五

不書

手

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做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通流民以為便初錢引兩料通行錢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

錢

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歟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連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

史纂卷五十五

不書

手

章示浚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徵猷閣侍制加玠兩鎮

節錢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壁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閭糴米非是入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

大宋史編卷三十五

大宋史

三

乳

名臣四 循良

漢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祿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縣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立爲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大宋史編卷三十六

大宋史

一

大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驕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今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間竭愚衷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僂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語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官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關虎豹召皮軒車九流

龔遂字少卿

漢龔遂

二

夫

龔遂字少卿

漢龔遂

三

仁

驅馳東西所爲許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疏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義

四

夫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義

五

夫

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

史集卷之三

霸

六

九

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諸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成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

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

史集卷之三

霸

七

九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

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
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
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
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
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
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
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
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
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
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
長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
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
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
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
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
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
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
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言其意又樂陵侯史

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
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
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
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
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
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
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
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
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
莽廼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
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
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
家女也霸卽娶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

卷之八

八

十

作

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述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卷之八

八

十

作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

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

卷之六

六

主

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

卷之六

六

主

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紱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祭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載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笏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騷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鉞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物私假縣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實與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除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願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

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勢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

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功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

卷之三十六

人表

去

附

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梓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攀嗣葬

卒子新嗣新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殺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

玄孫邕傳

卷之三十六

人表

七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第不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弟不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喜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憚不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喜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

卷之六

六

汗

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喜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貴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素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卷之六

七

汗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賢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譙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安樂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遠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齊會章臺詔使小黄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遷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

賜駙馬從駕時第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
後坐事策免殤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末初元年
復代梁鮪爲司徒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
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
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
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
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
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

名臣五 能吏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
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
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
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
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
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
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
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
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
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
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
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
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
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
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
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

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

史記卷之六

不義

主

示

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憤讎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

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史記卷之六

不義

主

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

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敢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舊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責其罪把其宿負今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問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蓋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

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

史時望之爲大行承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

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

編敝教自言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敝得自便利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秦免爲庶人敝免奏既下請關上印綬便從關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

史記卷六十六

主

五

兆背恩忘義傷風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爲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蹙蹤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簾中敝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敝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

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敝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敝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敝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敝所誅殺太原吏家怨敝隨至杜陵刺殺敝中子璜敝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敝爲京兆尹而敝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敝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敝使吏送至關成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敝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敝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敝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敝無後

史記卷六十六

入

三

五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李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自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閱儒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

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剽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堊責以負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鉞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巳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閭儒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旧延年爲知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史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詬笞及得投書削其生名亦記以爲豪桀大姓呼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長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舉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史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吾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史集卷之三

不廣漢

三

五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

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

史集卷之三

不廣漢

三

五

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罍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樂丞

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

史纂卷之六

五

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史纂卷之六

趙廣漢

三

五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賊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遺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遇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大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遇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

史記卷六

不盡

至

至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史記卷六

不盡

至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文成后之姪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宜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

史纂要卷三十六

李崇

宋

村

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眺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肯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

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欵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審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任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

史纂要卷三十六

李崇

宋

村

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恨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

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崇

罕

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實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

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開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機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崇

罕

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

衆日甚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崔
暹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崇至五原崔暹大敗於白
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
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
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孝昌元
年卒諡曰武康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
伐頗有將用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
少卿柱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
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
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
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
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坐
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
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笞而遣之
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傍中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
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
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
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塔斬其首甲府自
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
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非爲一錢
而其意深矣以荐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
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以爲荆湖北
路轉運使太宗聞其強幹召還擢樞密學士同知銀
臺通進司兼掌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
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
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
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詠言面

加慰勞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五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

史纂要卷之六

蜀

魏

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卽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訥訥知其已投井故無他

史纂要卷之六

蜀

魏

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玘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玘首餘黨盡平衆亦服詠料敵制勝人所不及討劉玘兵遇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絳入

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猶是軍情以詠賞罰至當相顧歡躍一云有巡檢所領能軍人劉野可制者充之懷悍善圖遠入數州停按而去蜀人大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宜備州事詠將出討之鈴轄欲令詠自行也鈴轄將出吾今饒之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饒之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謂於公詠曰何也詠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之詠曰諸老夫亦有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鈴轄震懼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上衆皆還走數十里鈴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盡力戰大破之賊遂誅性剛毅因責決一吏彼枝辭不伏詠曰這的莫要劔突彼云決不得契劔則得詠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野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

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卽日帖然夜市如故詠曰詠言之與沴氣乘之妖則有刑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未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詠之賜也詠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

午歇一時多抵暮故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
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
事雖至微詠俱知悉詠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
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
者指名伏辜謂詠爲神明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
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益不貢士幾二十
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
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
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
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鑠板

史纂要卷三

不盡

哭

特

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也丁外艱
起改兵部郎中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
拜給事中改御史中丞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
詠旣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
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
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
起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
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
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
詣府請如元納詠閱之以酒酢地曰汝之婦翁智人

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服詠明斷詠之
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
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
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
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
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
以寬凡今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濤
撫蜀諭詠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濤
鑄景德大錢千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二至今

史纂要卷三

不盡

哭

汗

便之詠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
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
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
遠夷乘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
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每訊牒便文久不得判詠率
爾署決莫不允當蘇軾書詠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
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嚴而見愛皆聖
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
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詠
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

人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目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穎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爲守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塵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登運使延貴亦爲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旣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或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祥符八年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少學劍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

欲其女爲妻卽止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卽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卽時負之于驢與小童驅而歸或謂曰此去遇夜道店敗澤深與人煙疎闊可俟使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見詠來甚喜密相謂曰今夜好箇經紀張亦心動竊聞之因斷柈枝共合拱者爲一枰置室中店翁問曰持此何用張曰明日早行聊爲之備爾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鷄已鳴秀才可去矣張不答卽來推戶張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旣呼不應卽再三排闥張忽退立其人閃身踉蹌而入張撻其首斃之曳入閭少時其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及持劍視翁方燎火祀庠卽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呼僮牽驢出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舉家被焚少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語之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稍異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朝廷差入內侍省高班羅自賓到川奉傳聖旨撫

時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詠感君父至恩遂公
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坐寐中夢時
昔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
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
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
仙遊閣蓋神仙既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
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
之物閒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詠寢禪室不如
詠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
詩寄傳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
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
也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詠知益
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詠不欲絕人
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
詠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
士上謁自言能鍛永爲白金詠卽市永百兩俾鍛一
火而成不耗銖兩詠立命工煅爲一大香爐鑿其腹
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絕
之詠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
觀此後十年詠卒于陳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

史纂要卷五

大業

三

王

詠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
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取以表德因
號乖崖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
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
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
不爲忤云詠兩知益州嘗曰吾河曲一書生爾猥自
出身遭逢聖主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屢親民政自
太常博士罷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時太宗皇帝御
長春殿召對數刻上曰卿奏事精審可信特賜金紫
除虞部郎中旋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面奉聖旨西
川經賊後民頗傷殘不聊生卿去到後可便宜行事
欽哉君不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後奉詔
條之外事有大可革者奏後始行其有從權而合義
者先行後奏上悉允之故得展微効立功名誠由上
信不疑下讒不入故也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
言已效功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
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
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
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
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

史纂要卷五

八

三

王

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不可改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李政苦瘠既瘠請謁詠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第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遠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

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月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柰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收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平

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宋沈恬

沈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浸爲汙澤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于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圃植禾木刻鳥獸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

史集卷三六

入

卷

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賈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嘉天下上太史書占史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刻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頃朝

史集卷三六

入

卷

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福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讓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肅之益戒有所問則顧使來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地請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絕麗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松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屬市良家子馳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騷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起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

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外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殷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論今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將因斬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恬以夏人西襲殺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七

謀臣一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第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惟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職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齎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折郢皆降所過亡得函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嶺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嬰堅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輒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爲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大爲天下除

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母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上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

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

史記卷之七十八 張良

五

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入為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拔帷立羽曰客何為者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

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間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

史記卷之七十八 張良

六

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

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相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良乃遣漢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侯先是陳平事楚爲都尉因事懼誅亡歸漢漢王與語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其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良俱從東伐項王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良從漢王東擊楚時項羽方

擊齊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其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竄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踟躕而問曰吾欲相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破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

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志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鄼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

史纂要編卷十七

張良

九

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能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

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

史纂要編卷十七

張良

十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趨銷印漢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

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爲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良與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遂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闕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良以廐將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山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郤爲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

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

資治通鑑卷之七

八張良

去

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今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

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臣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顏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惟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資治通鑑卷之七

八張良

去

掌

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趣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爵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
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
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孝惠元年冬十月
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呂氏曰按哀王遺諸侯
王書曰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然
則漢諸侯王之繼立必待天子之使命之而後立也
以留侯之重又當其季年乃親為此行者蓋齊之地
勢號為東西秦漢朝待之不與待他藩國同故屈元
老以策命之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

史纂要編卷十七

張良

七

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
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膺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
帝五年坐不敬國除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
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
困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
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又敘傳曰運籌
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

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矣子辟疆孝惠帝崩發喪太
后哭泣不下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
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
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
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官居中用事如此
則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太
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史纂要編卷十七

張良

七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畜爲業嘗貨畜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畜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償畜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士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之交通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得以屑意隱華山懷佐世之志候風雲而後動桓

卷之三

八

元

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苟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畧猛軍謀祭酒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豪傑尚書呂謨樓中丞梁平老等皆與相善時秦王符生醜虐不道

黜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堅左右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弗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呂謨樓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謨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中丞梁平老等亦勸堅宜早圖堅心然之而未發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

卷之三

八

元

雲龍門堅與呂謨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睡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謨樓爲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能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先是堅大父符洪自枋頭起事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舊惡禁

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于是赦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綺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爲災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以猛爲京兆尹符生母彊太后弟特進彊德醢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中丞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

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爲中書監羣爲太子家令彤爲太子庶子陽平公融堅母弟也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其議國事融綜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猛爲僕射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徙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會世入言事堅與猛欲激怒世堅伴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壻已久定陛下安得今之尚主乎猛讓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初涼李儼據隴西降秦旣而復通於涼後復與涼絕涼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

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破之俘斬萬
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天錫書曰吾
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
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軍退舍吾執
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
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
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
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初張天錫
之西歸也李儼將賀朏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
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
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
救於人以免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
守以老之彼將自退儼被執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
以賀朏之謀告猛斬朏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爲光
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
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
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
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
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并
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騰皆與之通謀幼誅毀

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
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
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
威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爲符氏骨肉垂難投誠
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
事足以觀矣宜命一將引并冀之衆徑趨蒲坂一將
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
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國也
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畧
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庾遣牋於燕曰符堅
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
日有甬東之悔矣評又不用贊等以次誅滅而猛攻
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枹頭燕遣使
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
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灊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
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
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
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
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
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數

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譽梁琛相繼如秦譽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譽東方之事譽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太宰慕容恪疾病燕王臨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

慕容垂傳卷三十七 王猛

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素爲評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關中士民素聞垂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

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垂已奔秦琛言于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變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行大怨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遺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軼關取鄴都金墉窮成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之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親

慕容垂傳卷三十七 王猛

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今日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

卷之七

七

列

里令終不自安後以作亂爲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斃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辭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盡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

卷之七

七

柯

鑒與親犯塵霧但願速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羌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羌羌曰受詔討違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旣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慕容評爲人貪鄙鄧固山泉驚熱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王暭懼讓評曰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請戰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

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
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
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金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
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勦敵將軍勉之
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爲憂猛曰此非吾
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
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
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逐逐赴燕陳出入數四旁
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
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評軍騎走還鄴秦
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
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王自非守迷達
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
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
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
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
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子以
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
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

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
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
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
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幼冲鷹鷂
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燕主臨以
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容暉及其
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
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
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滿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
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
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爲新興侯猛進爵清河郡侯
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
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
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
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
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
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
以擢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持進秦以光祿勳李儼
爲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溫廢晉主
爲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

宜從事簡召英儔以補關東守宰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褒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謐詣鄴論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

許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先是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枹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彡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

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字謂之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堅許之是時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

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弗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攘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堅從容嘗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止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猛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爲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堅止歎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諡曰武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珣讀讖堅殺之學識者遂絕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

史纂左編卷三十七

王猛

重

何

覺酸動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迴郡縣問民疾苦其後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授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趙故將作功曹熊逸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逸為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

器傍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惟傍之尚書裴元畧諫堅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為諫議大夫堅將謀伐晉羣臣皆以為不可羣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虞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吾復何

史纂左編卷三十七

王猛

重

何

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與堅兄子東海公陽謀反事

泄問反狀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貴也堅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赦不誅徙皮於朔方之北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爲萇所弑王通氏曰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又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地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

史纂左編卷二十七

晉書

卷二十七

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望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百家之言無不該貫精研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著作郎記主嗣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免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泰常五年晉元熙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巧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設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

出兼有葉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有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矣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僕妾各一人及御衣錦絹等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入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重譙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儒碩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

卷之七

天書

五

明

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先是姚興嫁女於魏主魏主以爲妃寵亞於后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汧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且秦壻婦之國不可

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今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

卷之七

八

平

子

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岿城爲晉將米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

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祝離乘其危亡將另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求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衣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

卷之七

聖

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漢北浮什之人南入漢地幾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鄰報復讐耻乃結嚙嚙背德於姚概堅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是年劉裕滅

秦司馬休之等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取關中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今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孽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舄瀟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宏疾

卷之七

聖

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食於胃昂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爲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開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隆興不崇儲貳是以未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隆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

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顧神養壽此實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機也今長皇子年漸一紀明淑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入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渺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今太武爲國嗣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

卷之七

一

六

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思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今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並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圍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自朝廷禮義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

卷之七

四

六

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瞞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衰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及世祖卽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擬議輒召問之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常性敏達長於計謀自比張良而謂稽古過之既歸因修蠲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於臣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

會數千人先是浩嘗從明元帝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俯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蠕蠕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一云而行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一軍擊蒲坂一軍擊陝城而親率輕騎畧其都城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其城下分兵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吳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求昌王徙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

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輪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而追行之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斥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分騎奮擊爲左右隊以擠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于平涼復取長安是爲神䴥元年也宋元嘉五年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

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昂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意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今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逐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刻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

宋書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東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鱗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

未過數日朋聚而困獎可一舉而滅誓勞永逸時不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蠕蠕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行寇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

宋書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等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鉞於酢器中令清夜有所見卽以鉞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

卒不及東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為舉箸或立
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
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
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
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還怒若或
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時長孫道生為司空性清
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
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又召新降高車渠師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冠儒弱手
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

卷之七

入舊

至

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
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
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蕃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
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
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
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
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
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
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
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

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
廷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
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
南沙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
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行私為國生
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
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
卿議者忿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
延之等令誘引邊人先是劉裕將篡晉剪除宗室之
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穎聞聚衆

卷之七

入舊

至

以謀復讐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後歸於魏
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
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作立司馬誅除
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
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害而前行徑來
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
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
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懷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
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
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

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
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
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
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執說姚興求
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
泓已然之效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
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
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
也熒惑伏匿於箕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
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
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
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
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
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
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
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魏主不能違衆
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遣陽平
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宋兵
遂疾發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魏主以河南
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

守虎牢杜驢守金墉諸軍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
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
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
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不可以爲憂乎是
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還分河
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討赫連
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
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
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肆
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
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
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
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計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
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
之俾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
赫連定殘根易摧揆之必什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
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
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
禦宋北京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
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

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是時魏將攻宋宋將到彥之棄四鎮奔歸神廟四年宋元嘉八年魏遣使聘宋且求婚宋主依違答之魏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禳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召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

史纂左編卷三十七

不崔浩

五

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者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友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卿王德剛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

史纂左編卷三十七

不崔浩

五

罰濫酷太宗承之吏亦文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關左懸登聞鼓以達寃人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京成亡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

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藩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鹵斤畧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漑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

卷之七 六 唐

五

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飲麋何得通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羣臣旣出將軍伊謹言於帝曰涼州若無水草彼將何以爲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魏主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草

豐饒由是恨李順謂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緣汝初爲李順等所惑故有此勅以釋汝疑魏王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王特愛之後李順竟以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末嘉之亂中州之人避地河西者張氏據涼以來

卷之七 六 唐

五

多禮而用之號稱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字所任多文儒帝克涼州皆禮而用之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以爲河西相魏主以涼國師助教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游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游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事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勵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

書法亦詳以爲中書博士魏寇謙之言於魏主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真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錄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錄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冕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又詔浩總理史事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真君五年宋元嘉二十一年太子冕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尚書令劉潔典機要符璽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復尚

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因使人驚擾軍勸帝交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曰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潔聞尚書左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識事連南康公狄隣潔嵩隣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在勢要好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潔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魏王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理量決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末宗壘進兵圍之末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末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末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

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爲鎮將陸侯所滅帝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綢絮布各千段帝薨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從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强大家克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真君十年元嘉二十六年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畧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內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里那掘塹堅守處羅挑戰輒爲那所敗

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于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城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高涼王那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還其府司馬夏侯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侵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魏主自將攻壽陽遣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誦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丈夫何不來自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縱彼往日北通蠕蠕面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

直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握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入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盡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須我兵力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

史纂要編卷三十七

崔浩

奎

以來耳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吏事者浩固爭而遷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之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循循其舊俗所祀明神甚

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之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

史纂要編卷三十七

崔浩

奎

方今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返義農之治其一切濫除滅其踪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宜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佛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

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浩又上五寶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真性弱劣方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慙其如此今遭陛下大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一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大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

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佐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大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麈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今史閱湛鄒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浩嘗著論語及易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併求敕浩註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至是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標湛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八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漕運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檢討武庫廳之編修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東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開生堂製

武進左 悉校正

謀臣二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旣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

來員爲人剛矣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
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
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
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
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
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
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
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
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
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

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

吳越春秋卷之八

二

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養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閔廬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

吳越春秋卷之八

三

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蓋擊王王走鄭鄭公弟懷曰平王殺

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

吳王

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

吳王

王

乳

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其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

此商之所以與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語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執執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餼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語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

史記卷八十八

秦本紀

八

卷一百一十五

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勿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閑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肯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

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懇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而見非於

史記卷八十八

秦本紀

九

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
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
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
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今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闔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急而
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秦左編卷下 八 秦書

十一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今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
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性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
令行於民基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闔
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
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
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
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
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
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
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
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

秦左編卷下 九 秦書

十二

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
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
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

史記左傳卷三十八

六 齊書

十三

金

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謬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謬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

史記左傳卷三十八

六 齊書

十三

乳

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逐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史記左傳卷三八

秦商君

十四

燕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今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

史記左傳卷三八

樂毅

五

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緒結於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

史記左傳卷三十八

樂毅

六

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齒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

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

史記左傳卷三十八

樂毅

七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固被山帶渭東有

卷之八

六

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爲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

卷之八

九

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若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劫宜陽宜陽劫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河清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

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

其疆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山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

策卷第八

五

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離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里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購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

策卷第八

五

六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散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荊襄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林王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荅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

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筑關鷄走狗六博關鞠者臨菑之塗車穀擊人有摩連枉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

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秦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却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

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太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友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家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

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
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
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
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
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
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
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
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
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
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
而不食烏冢者爲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
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
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
之精兵是食烏冢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
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
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
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所
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一號

今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
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
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
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
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卒來而
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
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
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
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
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
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
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
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
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
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
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

者夢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伴儻而藥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有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史纂左編卷第八

蘇秦

三

京司

齊宣王卒潛王卽位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旣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遠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

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

史纂左編卷第八

蘇秦

三

笑

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王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高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卒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

封內敝大夫驕君必奸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然蘇秦欲因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問曰齊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扶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并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

蹠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
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
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
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
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
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
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
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
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
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
而下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集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
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
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
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

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
在前銳步在後決滎口魏無太梁決白馬之口魏無
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
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
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
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
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
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
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
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郢苟利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
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
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歸行而攻
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不爲割因則使太后弟穰侯
爲和藪則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郢適齊者
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豈

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
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
秦之狄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
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
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
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
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
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
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
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

趙上調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
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
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
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
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
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

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
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
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
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
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
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焉謝蘇君蘇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旣相秦
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
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
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
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
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
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
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
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
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
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
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
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
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
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
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
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
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勿能止也此臣之所
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
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
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
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
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

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塞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於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幅奏無名山大川之

史記卷八

平一

郭

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郭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

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

史記卷八

平一

郭

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歸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

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此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

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
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
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
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
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
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土地不通下河東取成
卑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
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
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
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執計之泰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
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
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
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
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
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
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散者怨
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大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
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
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也願大王孰
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
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
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
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
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
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詐僞之蘇秦
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
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
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
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
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
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

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宇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深前跌後蹄閒三尋騰者不可勝數

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般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事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就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方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忍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涓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焚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於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

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河澠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秦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今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今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百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就計

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
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
尾五城燕王聽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
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
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
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
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
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母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
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
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
儀儀之所在必興師而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
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
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
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
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車
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
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
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
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史記卷八十八

陳軫

三

備

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然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

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基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越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曷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省南越聲也今臣雖棄

史記卷八十八

陳軫

三

備

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必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逆相罷弱而相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

史記卷三十八

六國

秦

七

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軋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

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置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史記卷三十八

六國

秦

七

魏犀首

魏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

史記卷三十八

秦本紀

五

魏犀首

趙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見賜黃金百鎰白壁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史記卷三十八

趙世家

五

趙虞卿

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勿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

秦策卷之八

六

辛九

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樓緩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

秦策卷之八

六

辛九

任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如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主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餽說也王有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

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
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
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
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
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
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
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
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

史記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六十一

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
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
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
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
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
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
之諱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
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
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
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
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
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與魏齊問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
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
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六十一

秦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捐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

史記卷八

范雎

六十二

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故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因無有又謂王稽曰謁者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史記卷八

范雎

六十三

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滑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后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名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上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祿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生死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

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卿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王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

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閭閻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於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闔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頻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趙楚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

史記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

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代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史記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遂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

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
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
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
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
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
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
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
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
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
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

史記左傳卷十八

范雎

主

郭

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
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
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
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
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
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
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
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
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
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

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
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
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賈有湯餼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
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
雎曰汝罪有三爾昔日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
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
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
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
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

史記左傳卷十八

范雎

主

郭

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
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
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
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
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
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
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

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召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范雎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趙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者止者止母相與闔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

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昭王四十四年秦攻韓汾涇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賈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蓐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史記卷八

入楚

七十四

五

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雖從澤說因薦澤於秦王謝病免相以善終

史記卷八

入楚

七十五

韓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竇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史記卷八

入韓

十六

又

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九

謀臣三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糟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父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陳平

文粹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廼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陳平

二

文粹

周市畧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願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合大王嫂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六王饒人以爵

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卿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

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
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
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
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
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
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
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
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
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五

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
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
卽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
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
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
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
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

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
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
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
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
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
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
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
下惟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
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
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六

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
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
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
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
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
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
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
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今上自誅之
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詣

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類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官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類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

史記卷之六

漢書

七

毋欲以招陵陵毋旣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

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

史記卷之六

漢書

八

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類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於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惟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廼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

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物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溜川王反辟陽近溜川平降之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齏好荷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謂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衆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逮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道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

秦左傳卷三

六國合其

十一

何

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教舍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減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廩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業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倉廩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十二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

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教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

秦左傳卷三

六國合其

十一

何

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其能用事爲人刻印初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休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爲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魍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

史記卷八十八

漢書

五

定

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史記卷八十八

漢書

十六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漢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纍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筆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七

南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七

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敬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耆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

史纂左編卷三

大漢書

九

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史纂左編卷三

漢書

平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二言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王

漢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卨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最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王

漢

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禮句傳於是
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
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
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
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
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
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

史記卷六十五

八漢書通

三

解

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
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
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
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
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
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
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乃謂通曰先
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饗法及

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
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
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
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
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
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
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
菓獻由此興

史記卷六十五

八漢書通

三

文粹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

史記卷之九

漢書

五

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

史記卷之九

漢書

五

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有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勿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癸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第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倂起

有又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消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十四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聽乃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阨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剝削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

史記卷之九

漢書

三

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今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史記卷之九

漢書

三

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腫也又苦跋蹠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腫也又苦跋蹠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

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史記卷之九

漢書

三

竟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外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耰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損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朝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

史記卷之九

漢書

三

竟

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循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二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何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職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紀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

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恥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

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
極而民風衰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
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
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
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
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
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

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
之如仇讐齟齬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
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
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
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撻其獨者有罰見君之
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
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
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
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解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宜得如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譴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羗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

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猝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亡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嘉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審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爲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

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

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切恐陛下接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剗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爲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
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
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
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
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
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玳之卒破七
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
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誼嘗請三表五餌以制匈奴其說曰愛人之狀好人
之伎仁道也信為大業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
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
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
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腸於來降者
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
餌也

史記卷五十九

八漢書

星

漢鼂錯

鼂錯潁州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
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陷直
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
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
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
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
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

史記卷五十九

八漢書

星

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
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
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
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
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
說所為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
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
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
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
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

智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
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
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
倍敗兵之卒漢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
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
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
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
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
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
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
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
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
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
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

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勿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
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
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
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
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
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竇
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
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
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
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
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
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倖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四七

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十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四八

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尅使先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五

贊

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當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定安此所以使民安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錯又言宜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五

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問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堦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至一

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袁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至一

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執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

中尉召錯給戟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鼂錯

聖

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

鄧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綰濟南相叔父爽司空彧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奔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第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時操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操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畧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畧是年司徒王允以呂布殺董卓明年曹操領兗州牧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潁迎呂布時邈爲陳留太守宮說邈曰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

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一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官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兗州牧布既至邈乃與劉翊告或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或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勳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嶽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

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嶽已在縣允乃見嶽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遠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

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

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今常居中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操問或曰策謀之士可代或者或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鍾繇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嘉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

操表嘉爲司空祭酒操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耶或笑曰夫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其持心平正皆類此二年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操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其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見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使許令蒲籠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囑籠曰但當交辭勿加考掠籠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自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七萬餘家關秦土安寧皆企望

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

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速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

鹽國之大寶也亂後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

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

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就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

中以爲之主則諸將自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

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使遣謁者僕射鹽官司隸校

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

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

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

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

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

之雄耳能聚衆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

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阜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

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

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

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

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

兵燒紹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都太守劉延

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
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
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
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
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
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
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
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
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
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
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
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
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與
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奔氣而田豐以諫見
諫皆如或所策六年操就殺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
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計劉表或曰今
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遠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
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復
次于河上紹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尚遣所置河
東太守郭援與匈奴南單于兵攻河東發使與關中

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關
右震動曹操使鍾繇圍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
使新豐令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曰順道者昌逆德
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
順道矣袁氏恃其彊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
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欲以坐觀
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將先爲誅首矣
於是騰懼既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
而高幹郭援各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
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
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
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
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
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
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人以弱所在之民誰非
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
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
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
擊大破之援遂死南單于遂降八年操錄或前後功
表封或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爲首功謀爲賞本

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
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
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中念
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工
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
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
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
高爵以彰元勲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曹操表操
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
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

表奏

下

上

真

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操拔
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置者
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
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攻破
冀州擒審配海內驚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
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同心且人多說關
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
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冀尚得寬其死而
哀譚懷貳劉表遠保江淮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
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責之

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遂寢是時荀攸常為謀主
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操之征袁尚
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操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
皆謙抑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
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
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
建宜住之便恢進計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
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親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

表奏

下

上

真

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
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所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
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
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
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
以先帝貴指縱之功簿擄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
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
疇其尸邑或深辭讓操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
二事前後謙抑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
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若此

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操欲表或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於十數操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事操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六

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爲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別傳曰或自爲尚書令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于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征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于

弋輯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于當時揚芳名于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樂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操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操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六

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

史纂要卷四

八

去

七

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合客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及賈璽書勸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操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裴松之案獻帝春秋曰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譚操云昔已嘗言言已無微適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詞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

賢哲哉凡諸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

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或為論者所譏裴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接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閹豎用事四海外氣左怙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史纂要卷四

八

七

七

或子粲何劭為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者

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平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洽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繫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繫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繫微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嘏善夏侯玄玄亦親繫繫嘗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繫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繫嘗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大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繫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嘏繫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是易遇今何哀之甚繫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年二十九繫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術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仲暢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曹操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尚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尚何憂哉以為將軍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攻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

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勞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備而賊霸恩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

高覽燒攻權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操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遠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征伐常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遠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遠之去惡不去不止操子丕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

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
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
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書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
世不得盡聞也攸從征孫權道薨操言則流涕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閭
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
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
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者
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
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
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
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
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

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
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
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
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僉乃西攻長安詡在卓傳後
詡爲左馮翊僉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
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
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
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
匡濟仁等親而憚之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僉特召
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絲與之又許以官人婦女

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詔爲之方計。詔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是衰弱。惟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謂有力焉。天子旣出，詔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詔同郡，遂去。惟託熲，詔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詔禮甚備。詔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詔因結繡。繡遣人迎詔，詔將行，或謂詔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詔曰：「熲性多疑，有忌詔意，禮雖厚，不可持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

卷之六

賈詡

高

一

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詔，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詔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詔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詔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詔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詔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詔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利，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詔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

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弁與詔書，結援。繡欲許之，詔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詔曰：「若此，當何歸？」詔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何如？」詔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詔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謂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詔計焉。出詔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弁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詔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詔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

卷之六

賈詡

一

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操紀卒破遂起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

史纂左編卷四十一
賈詡
六

適有所思故不卽對爾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閨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曹丕篡位以詡爲太尉進爵魏壽鄉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候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不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陽陵令辟三府為廷尉正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七

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操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

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繇遣新豐令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保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遷相國操子丕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定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惜茲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丕篡位遷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丕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操下令使平議死刑可

官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途寢及不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錄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途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群臣共議出本當斬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繇寡有辭于苗此言竟當除出尤有苗之刑

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開已宜於寇仇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罪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若之恩外無以刑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

魏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也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爾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魏

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起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魏

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操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邵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許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誅殺之歸勒兵自守昱

又遣別騎絕倉亭津東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聚祇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儉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操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操連和欲使操還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還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安集復以昱為東平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操昱說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邀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中舉兵背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

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黃雀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操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是後中夏漸平操捐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操征馬超子不留守使昱叅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開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困也今天下畧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開衆議有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然不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事

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操還聞之甚說謂是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是性剛於與人多逆人有告昱謀反操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不篡位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孫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

上察官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疎以認訶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省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官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樸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十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妄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可不容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等盡士也曹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操謂嘉曰本初擁冀

史記卷之六

六事

三

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計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史記卷之六

六事

三

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曰昔項藉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藉而困敗過之若乘勢攻之可成禽也操曰善從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

姓除暴推誠伏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初劉操以宗族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操曰備有雄才而無名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操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操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驚而說操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孫策轉關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

涓陽亭侯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謁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畧達於事情操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交道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諡曰貞侯子爽嗣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入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邵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衆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明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

卷之六

八書

聖

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檄三至昭第訪在張逸軍中逸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爲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袁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揚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卷之六

八書

聖

郭

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揚亦遣使詣操操遣揚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揚各遠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執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今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令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笑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

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操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揚爲其將楊醜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

史纂左編卷甲

入書

四

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操自征備徒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圖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激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敗其守志清格離羣寡倚故特遣使江東或迎

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王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莒父姑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好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禍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

史纂左編卷甲

入書

四

史

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央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操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

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秋斧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後操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圖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擄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關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圖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倘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言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

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諸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逆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頗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爲吳矣臣私感之志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封成都鄉侯太

常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太僕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
齊六年拜直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
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僞不貞之人者以其
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
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
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
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
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
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
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
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
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員之出
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
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
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粲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
侯子冑嗣冑歷位都守至九卿

卷之八

魏書

四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漢光武子阜陸王延後也父
普母修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
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詭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
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
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卽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
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
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
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材
揚士多輕俠狹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
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畧百姓越赴江
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
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
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
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
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勸健兒因令行觴而斫寶
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
刀所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
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
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

師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親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恠其故曄曰實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

案卷總平

八

平

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擒克操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險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強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畧定後伏見誅夫畏死趨賞恩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書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

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操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操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初操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取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賊之變動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濟恠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操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曄終

案卷總平

八

平

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言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猥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

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相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

案左編卷中

不

垂

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曹不甚器愛之使孟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不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詔問羣臣今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成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

賀獨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與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榮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兵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

案左編卷中

不

垂

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有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其德合天地聲聲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

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卽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卷之六

六

五

林

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河必難倉卒得志帝不聽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日積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

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發迹於高皇大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化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疎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

卷之六

六

五

林

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議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是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畧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

室卽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成僕在漢爲支葉於
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曄事明帝又大見
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
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
有形狀領軍揚暨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諱不可之意
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
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
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
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
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寐夢漏泄以
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
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
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
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
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料思也暨亦謝之曄
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
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
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
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卷之六

八

五

魏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
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疾唯
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
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
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
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
於譙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
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
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
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
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
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
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爲丞相主簿關羽
圍樊襄陽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
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
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
也可遣人勸蹕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操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曹丕篡位爲散騎常侍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

卷之六

八

五

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頃之徵為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為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退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賊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退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

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僻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之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用功近昭武文之迹豈特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事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上之所仗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

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
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
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
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
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
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
姓不至甚弊弊起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
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
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
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
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
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
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獎願大簡
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
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卽位徙爲領
軍將軍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
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鳩其苗曰田非曹之先
著文以追詰隆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
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
佐宗成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

對以布惠魯君問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
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
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
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
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
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懿屯洛水浮橋誅
曹爽等進對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
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
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廢
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
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是
歲薨謚曰景侯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懽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素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網紀不足與立事乃携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交善遺肅書曰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安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平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必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有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騁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

芥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舍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嘗毀之云肅年少粗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帷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

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情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肯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懼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而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受使至郡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

卿未肅遂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歎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網維縹緲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旣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

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軍刀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蒙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言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持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史纂要編卷甲

入魯

卷六

史

蜀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小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操桑於樹上坐統於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

史纂要編卷甲

入魯

卷六

史

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爾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
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
大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伏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
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
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

卷之六

蜀法正

法正

法正

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
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
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
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
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
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
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
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
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泥失所中卒時年三
十六

蜀法正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清節高名建
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
署軍議校尉既不用又爲其州邑俱僞客者所誦
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付璋不足
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
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
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願
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
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街

卷之六

蜀法正

法正

法正

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
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
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
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
璋曰左將軍軍糧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
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
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
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
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

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黠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雄
城正戰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體左右不明
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於外
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問不有賤敬顧念
宿遇瞻望恨恨然唯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
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識不感以
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福害在速雖拊放於外言足
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
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
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達信黠誓而以意氣相

攻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
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爲左將
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
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雄下雖有
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
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
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
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
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翼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
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

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
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遺余及李異甘
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
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
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
民疫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
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
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
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
守雄都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
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
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
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
事窮勢迫將各索主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
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
不忠之譴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願惟分義實竊痛心
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
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圖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
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
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

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俱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

卷之六

六

三

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月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卷之六

六

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一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嵒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氐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懲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侵暴

史纂左編卷四十一

一

史

史纂左編卷四十一

晉書

二

史

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典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刑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右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棄甲曳兵與尸喪師

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沮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今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

史記左傳卷四十一
晉書卷三

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謀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扎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欸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上崩老幼繫虜丁壯

史記左傳卷四十一
晉書卷三

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遇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述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

如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餓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漢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懂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機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疆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猶或亡叛大馬肥克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振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

史纂左編卷里

七

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

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據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叅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尋遷黃門侍郎永嘉四年避亂奔於成臯病卒

史纂左編卷里

七

八

晉溫嶠

溫嶠字大真太原祁人也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聞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叅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

裴左編卷五

六

九

十

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嶠之來也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疋殛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

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諫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

裴左編卷五

六

十

十一

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叅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嘗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教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

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
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所事干說密謀
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
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
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
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
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
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奸謀因敦餞別
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
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直行酒而敢不飲敦以
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
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
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
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
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
持節都統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
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
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
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
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貲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

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進號前將
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
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
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俱亡故人士結舌
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
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
違宴處如陸玩羊夢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
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奸黨宜施
之以寬加之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
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私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
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
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
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
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
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
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
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
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

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
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
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
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
軍并出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
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
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
而才精周制六卿蒞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
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
之上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
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
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
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咉然後可責以清公
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稟犧
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
奉宗廟烝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
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曰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同公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
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
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
於荆楚又以江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
爲江州刺史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
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
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
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
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
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閹棺而定諡
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
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不還
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
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嶠鄒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
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侯之者悲哭相
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
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
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
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
顧命不許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

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嶠部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開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俱果共征峻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克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共宜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僞爲盟主僞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入焉

主

漢

不可縱宜增軍計撲輒屯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官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窠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子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害朝士劫奪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聞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潯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

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入焉

主

晉

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與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賞募之信明如

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

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網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

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伏舟楫不能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

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爾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
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
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
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
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
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
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爲侃將所斬峻弟
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
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

奏案差彙

入臺

九

定

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
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
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坑榻坑若敗
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合抱
天子奔于嶠舡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
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初峻黨路永
匡術賈寧中途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
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
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
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

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
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
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赤衣者嶠
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
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
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丹書
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
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
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
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

奏案差彙

入臺

十

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
世薨朕用悼痛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
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皆如故賜錢
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祀以大牢初葬于豫章後朝
廷追嶠勲德將爲造大墓於明元二帝陵之北陶侃
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
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
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終夜撫膺臨飯酸噎
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陳伏惟陛下既垂
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耻獎臣

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迷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悞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實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

史纂要編卷五

溫嶠

三

傳

林邑而還卒于官第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呌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囊爲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畧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京邑裕始

史纂要編卷五

劉裕

三

定

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楊州刺史王謐薨裕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裕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楊州或欲令裕於丹陽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卽密疏白裕曰皮沈殆至其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外出呼穆之問曰

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大勲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臣主成勲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

史纂要卷五

八 劉穆之

三

五

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擬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幙中畫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裕愈信伏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間里言謠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畢知雖親暱短長皆

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開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裕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旣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裕坐與齡石荅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

史纂要卷五

八 劉穆之

三

五

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裕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十二年裕北伐留世子

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
軍二府軍司甲伏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
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
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暱賓客言談賞
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寫書尋覽篇
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
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
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賸
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
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卒時年五十
八裕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
經畧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
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皆決穆之者並悉北
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
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及裕纂晉每嘆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
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
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闢興毀帝
嘆曰卿不聞騷騷乎貴日致千里爾帝後復白穆之

史纂左編卷五

八 謝靈運

五

謝靈運

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
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
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
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局令勿來穆之猶
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口檳榔消食君乃嘗
餓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
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
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日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
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杵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史纂左編卷五

八 謝靈運

五

謝靈運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興宗幼爲廓所重謂有已風故以興宗爲之名因以爲字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世祖時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綱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

齊書左編卷五

齊書

七

親戚故人無敢贈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迁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兗州事還爲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統之曰蔡尚書常免耽戲去人實遠統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

繫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

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戴法興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歲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佞捷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

齊書左編卷五

齊書

天

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官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興尙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詎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頗爲降貶若

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令史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除興宗交州新昌太守頃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興宗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

賓客常遣左右范美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美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美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曾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比前日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頻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倡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官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童人有數百殿中將軍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

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舉大事况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

卷之五

不彙

王

彙

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誼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爲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畧邪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微配監者玄謨太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嚴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嚴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爲朝廷倡始事便立尅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輿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

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左郎江敦宅興宗馬車從道隆車後過興宗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達此旨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辱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蔑惟興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

卷之五

不彙

王

彙

帝橫尸在太警閣口興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旣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

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與宗曰迎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楷淵以手板築與宗與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楷圻平而送袁顗首時袁顗舉兵雍州 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與宗漼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與宗樂安縣伯邑三百戶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遣張永率軍迎之與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蒞乃須遣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叛臣彙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有亦已私矣况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為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

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素虜水戰太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西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與宗謂休仁曰所慚蔡僕射以敗書示與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為郢州刺史遷會稽太守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官省封畧山湖妨民室治與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與宗悉啟罷省太宗崩與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與宗為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叅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道隆等以與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固辭不拜與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傳隆與父廓善與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與宗侍兒被禽反接與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與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遇惡楊等若此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以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元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常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恙專心醫藥遂喜方技性仁慈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縮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遺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

李元忠

李元忠

李元忠

李元忠

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簞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僑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

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邑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邑已見歡因紿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粗竝解事歡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邑兄弟必爲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

李元忠

李元忠

李元忠

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會斬之歡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魏孝武帝納歡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遇因持歡鬚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後歡奉送皇后仍由於晉澤元忠馬飼良久乃蘇歡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

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
萬石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
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
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
園庭羅種菓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
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
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歡飲用為僕射歡子澄言其
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聞之請節酒元忠
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卷一

李孝

李

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穴以養餘年乃除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高澄玉蒲桃一盤澄報
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
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
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
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尉衛卿卒有米
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聘至金縷質
絹乃得飲焉贈司徒諡曰敬惠忠元性甚工彈彈桐
葉常出一孔擲葉果而彈之十中七八常從高澄入
謁魏帝有梟鳴殿上高澄命元忠彈之間得幾丸而

洛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九
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卷一

李孝

李

李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侍御史儀同賁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鎮送晉陽高歡責以不諫爭賴房諷諫以免累遷太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歡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歡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歡罵曰眼看人

卷之八

七

元

新

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高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我家也初愔自晉陽東出改命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歡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南東復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

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奪百姓歡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箭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歡然後喻之曰箭雖滿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頰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常與邢邵庾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爲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

卷之八

七

甲

新

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寄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弼又以衛尉卿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爲吏人懷之號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議已高德正居要不

能下之乃至於衆前而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

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慤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繁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能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上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累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

卷之六

六

王

計

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是以援枹東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蛄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指舟中衿甲鼓下周宗異姓縲繼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

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疆者難爲功粒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北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屨於股偃疆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

卷之六

六

王

吳

反速而嚮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敕戒業躁競盈智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譴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黨起腹心疆弩衝

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鰲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
延咎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
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
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
棘生於建業之官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
所輻輳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
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歟軍門委命下吏當卽
投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
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史纂左編卷四十一

此病

聖一缺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二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累世二千石綽少好學博覽羣
書尤善算術字文泰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
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
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
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
惠達入呈泰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
對因稱其有王佐才泰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
佐郎屬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
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
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
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
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
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於是稱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
之要文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
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
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
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高歡
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寶泰趣潼關欲軍

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
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寶泰得
西入耳數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爲先鋒其下多銳卒
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
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寶泰擒之
於潼關封天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
著作兼司農卿泰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
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
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脩
心曰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
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
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
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
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
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
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
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
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
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
同禽獸故貴之耳然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

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
直者則敦和之俗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面肩之以淳風示之以
朴素使百姓嚮風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
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
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
使人敬讓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其三
盡地利曰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
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諸
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
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勻
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
悉力男女併功若楊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
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
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
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單劣之戶及無
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
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菓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
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
碎碎則人繁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入怠善爲政者

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其四擢賢良曰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自

史案卷之三

八 周蘇林

四

四

無不理官煩則必維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受至黨族間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視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知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不肯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先王之制曰

史案卷之三

八 周蘇林

五

先

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奸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

彙纂卷三

六

六

均者不合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紆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緇先事織紵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逼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

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謔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才俊傑共弘政道凡其所薦達皆至大官泰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

彙纂卷三

六

七

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有九泰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理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泰稱善因薦瑒於

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泰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一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泰自爲祭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泰廟庭子威嗣

後梁敬翔

敬翔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中軍朱溫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溫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溫溫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溫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乎今溫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溫與

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溫謀畫多中溫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溫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太府卿初溫嘗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溫溫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溫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召溫入內殿將有所託溫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溫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溫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溫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

不克而多所亡失溫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
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殺翔之謀爲多溫
卽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
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沈有大畧
從溫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
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溫剛暴難近
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溫意悟多爲之
改易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
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溫出入卧內如
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
尚讓皇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
請從此訣矣翔以溫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
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
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溫死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
思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
拜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
嘗省事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
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
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
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

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
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河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
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瓖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
雖憊矣受國深恩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
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末帝思召段凝
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疑有異志願望不來
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慰卿
其教我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
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
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
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
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溫所信任莊
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
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
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
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縊而卒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有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末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又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遠自退怯莊宗

案在續聖

六

主一

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

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戚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母相

案在續聖

六

主一

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飲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
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鑒凶門而出况成筭已
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
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
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
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
使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
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
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
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

卷之六

入郭崇韜

古

其

上乃以張君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
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
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旣而文薄繁多州縣爲弊遽
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
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
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
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
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
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後建天下利害以便民
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

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
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
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
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
少此卽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
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久側且藏千私室何異公帑
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
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
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
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

卷之六

入郭崇韜

主

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
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
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
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
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
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
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
流死莊宗忠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
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
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

一棲乃遣官死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仲嘗爲祖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隆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棲崇韜果切諫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強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

襄鑑卷三

八 郭崇韜

末

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所養畜之及貫爲之於全義無所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劉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詩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與問誰主者宦官曰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中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

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用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處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闥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

襄鑑卷三

八 郭崇韜

七

郭

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第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渥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

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心以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延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延嗣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二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角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及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

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向見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發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扣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請伶宦求苟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驚懼閉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繫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

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溢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耶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卽因佗

卷之八

六 事

子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業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驪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及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圖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

五稔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

昭遇復使於鏐而致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攻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開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率兵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願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

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以爲圖已益不自安旣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

史纂要卷五

重誨

兩

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且制璋且制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鐸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鐸卽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上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鐸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微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

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目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辯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呂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

史纂要卷五

重誨

至

阻糧運甚難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呂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蹙路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

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禁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章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崔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

客集左編卷聖 八 安重誨 五十六

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搥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斲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敬瑭篡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遣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臂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

史纂左編卷聖 八 桑維翰 五十七

昌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
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
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
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寢理初李翰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
以爲浮薄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
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
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
既盛四方賂遺歲積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
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
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
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陰遣人白太后請
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
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棗
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
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維
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
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
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
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

史纂左編卷三

桑維翰

五

卷

盟而已遠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
而彥澤亦利其賞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
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
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
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
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
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
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
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
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
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公當相國使維翰獨死崧慙
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
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
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史纂左編卷三

桑維翰

五

卷

後唐龍敏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又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卽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鄉敏乃求爲典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贊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屬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公山冒虜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言

史集左編卷五

唐龍敏

三十一第

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六言歷晉爲大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湯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史集左編卷五

唐龍敏

三

後周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

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

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

三

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

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三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

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

攻之然彼自高平之役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

三

史

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累遷端明殿大學士時世宗新卽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

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
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
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
益以爲奇引與計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
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遷樞
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親征
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
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詔朴校定大曆乃削
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
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周王系 三五
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
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
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
世宗凡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留
守時廣新城市道路壯偉宏潤今京師之制多其所
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
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
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與平定四方惟并獨後
服皆如朴言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
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家世業儒金亡徙順天家貧晝
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
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
來燕趙間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
咨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
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
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
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
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郝經 三五
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惠
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餽備以待西師
上應天心中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
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柔議邪經對曰經少館柔家
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
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
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惟
中欲私還汴經曰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
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
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

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躑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頽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炊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寬處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詰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

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而天下定矣是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

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所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眾各昇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公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羸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

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獎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臂不續外內限絕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

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

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君臣輯睦內無禍孽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慝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昇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料而倖取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關氣自倍南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公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開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

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援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汧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濟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湊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

奏卷之五

不都經

聖

贊

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棧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

志冰釋无解遣一軍逆蒙哥罕璽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汧京兆成都西京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撫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杜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旣行文統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以書止經經以璫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璫軍于淮安經

奏卷之五

不都經

聖

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論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關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

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
中都海牙及經筵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
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
既泄尋亦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
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
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
葬諡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
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
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
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
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
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
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繫臣有
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卷之四十二

亦無

器

史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武子齊孫廩
李太保左都御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東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與至 革

武進左 桑校正

將之一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廩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卷之四十三

亦無

一

史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官中美女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
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起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
鄆之閭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
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
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
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駒
與彼上駒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君中駒與彼下駒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孫臏

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
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
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
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捲救圍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
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
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陝而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
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
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
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
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
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郛門與其母訣
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
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
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
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
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
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
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羸糧與士卒分
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
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
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卷之三

不樂

六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非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招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卷之三

不樂

七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虜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新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

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
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
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
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
抹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
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
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
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
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
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
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
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
旣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
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
公請救旣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
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

穰苴曰將在軍君今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
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
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
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
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
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

史記左傳卷三

齊景公

主

高

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
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
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
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
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
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書
則已然可見司馬法古者也

漢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
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
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
苦之乃晨炊葷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
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
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若
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
能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爲

史記左傳卷三

韓信

主

高

怯及項梁度淮陰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
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
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
嚙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
與語大悅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
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
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
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夫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意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矧矧人有病疾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利刃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

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萬餘人唯獨邯鄲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今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歸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鄒生往說魏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鄒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

也信曰登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

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嘿然陽應曰諾信會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父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得趙王將矣亂遁去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殺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

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授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馭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

卷之六

六

六

六

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

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

卷之六

六

六

六

出成臯渡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

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烹之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王

漢

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生變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及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是乎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今漢王授我上將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王

漢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捲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聖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不能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

之聖賢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強弱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獨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繁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足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歡也然而卒相禽之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繁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夫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犬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耳之與成安君

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

卷之六 六 韓信

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缺卿相之位故知者夫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髮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夫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鴛鴦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喆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

倍漢又自以爲效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蹲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豈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于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帝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急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遂自剄信持其首謁高帝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

卷之六 六 韓信

漢王畏惡其能嘗稱病不朝信由此日怨望居常快快不樂羞與絳灌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晚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信乃與噲等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寬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焉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

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鮑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克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鮑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列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燗火光武對燗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淖沱

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親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卷之八

入夏

平

漢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

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卽帝位光武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允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

卷之八

入夏

至

漢

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齊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劔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

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宜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

卷之三

下

幸

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管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

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拔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

卷之三

下

幸

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讎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怛怛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

悉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
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
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
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
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
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
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
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軍諡曰節侯

史纂左編卷三

八

三十四

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四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
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
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
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
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
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
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

史纂左編卷四

八

一

郭昌時

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
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瑒討不勝靖爲瑒謀
擊鄧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
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
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
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
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
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
二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開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

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雷不及寒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廖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

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群臣總纓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川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

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掎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洲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闕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

公祏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通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大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躡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

侯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仗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露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辨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旣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億猶力干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

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校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乞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恭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閤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關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甌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

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招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道士虬鬚客已在共謁之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秦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太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卽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

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醺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資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果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迺知遼主獵

于鴛鴦澤殺其子晉王敖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被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郡族謁上千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捷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澤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中太宗卽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遁

宗望
不也
自河
北入

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常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術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水及孟縣復留銀術可圍太原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陘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

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忘之翊之離翊也旬餘之間翊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翊人至是宗翰驅翊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為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

史纂要編纂器

太宗

三

乳

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宗翰之徒骨內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太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

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討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

史纂要編纂器

太宗

三

乳

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鶚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刺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木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

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衣冕車賂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調赴

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大監戰平陝西銀木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捷懶乃遣拔離速烏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荅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捷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

合乃止初太宗以斜也爲諸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幹朝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刺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幹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幹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爲諸班勃極烈初金主吳乞買召宗幹爲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翰遂失兵柄蒲盧虎欲挫翰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下獄翰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翰哭與之別慶裔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宗幹

七

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翰之黨連坐者甚衆翰志悶絕食縱飲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

金人聞帝如楊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分遣銀木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趙滑州劉達趙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

以俟大軍之集兀朮乃不敢回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復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燾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楊州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半要害敵皆死關汲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遷其民于河北京西州郡皆陷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宗幹

七

捷懶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遼帝獵鴛鴦灤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得遼王在鴛鴦灤敗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及宗弼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弼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十

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楊州奔于江南宗弼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蒲廬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

丸

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
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
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
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
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
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毘敗
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
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
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艫

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鵲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綳宗弼遣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綳五綳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湮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紹興五年也金熙宗即位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瀋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歸宋詔遣張通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

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捷懶捷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棠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祁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卽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

東坡先生集卷四十四

不采

主

打

— 100 —

楊割大師阿骨打之楊

完顏打阿魯
吳乞買之弟

亮完顏雍打之也 幹離

不幹離唱兀術皆之阿子打也

阿骨打既死諸酋立

其第吳乞買乞買死國人欲立

吳東左編卷四占
人
朱明

01/11/17

—

吳東左編卷四占
人
朱明

遂忌之粘罕怏怏而死後來獨兀朮得後死初虜入國中問何姓最大中原人答以王姓最大虜人呼王為完顏自謂王者之後遂姓完顏

撻懶太祖從子粘罕幹難不伐宋撻懶為六部路都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為元帥左監軍狗地山東皆下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大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豫為蜀王撻

史集左集卷四

宋史

語

耶

懶與右副元帥兀朮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翰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俾宋人父母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翰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撻懶至燕京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

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鴿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兀朮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撻懶二子而赦其黨與兀朮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書淮為界乃罷兵

史集左集卷四

宋史

重

元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蔑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索馳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太祖

卷一百一十五

木華黎

三

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莖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繇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歲丙寅太祖卽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之勿替初心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

卷一百一十五

木華黎

三

曰朕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雲中九原諸郡援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進至滑河疆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入遣別將關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之其下殺銀青推銀蒼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寅蒼虎留守北京以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諭興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窩兒德王走免未幾吏民殺兀里卜推土蒙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爲興中尹兵馬都提控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

北京十提控兵從撥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
察鯨有反側意請以肅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
逗遛復謀遁去監軍肅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
慎其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
木黎華率蒙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
署長吏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
使丙子致隱與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先遣吾也而
等攻溜石山論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來援我斷
其歸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
致果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溜石蒙
古不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
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
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
敗之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
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力殺
賊將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琰懿
州田和尚降木黎華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
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完顏衆家奴咸
平宣撫蒲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

卷之四

木華黎

元

意

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
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
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
大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
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
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
攻遼城及曩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
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
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
棄城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金兵
以義州監軍李延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
已卯以蕭特末兒等出雲朔攻降計嵐火山軍以谷
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攻拔后溫州擊絳州克之
庚辰復由燕徇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
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
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木黎華曰善下令
禁無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
悅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
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
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

卷之四

木華黎

元

意

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援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校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校魯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洛不下至是遣石天應援之五月還軍孤嶺宋漣水忠義統韓石珪來降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憚跋涉數千里募義而來尋當列奏賜汝高爵爾其勉之京東安撫使張琳來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棗鄉脩縣降陞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駐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由東勝渡河西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

大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都元帥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銜枚齊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見金兵卽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坊州大饗士卒開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夷大兵道雲中攻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於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裨將蒲蔡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祚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

觀天象未可征進木黎華曰王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絳拔榮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哈剌拔都隰州田雄並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

卷之六

木華黎

三

卷

之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趨牛嶺關狗宋鳳州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既西謀襲河中石應天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賊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鋒元帥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

子幹可襲領其衆癸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諡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諡忠武子孛魯嗣

卷之六

木華黎

三

卷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秦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

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爲

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

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漲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

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置舟由藤湖入漢江詣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

攻所不

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

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

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

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

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

想其所不意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不集

三六

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脩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不集

幸

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蘄州皆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連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舻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

將而君
不而

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器伏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卷一百一十五

元

五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通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訥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訥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哀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孰我行人又殺

卷一百一十五

元

五

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鐵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不知兵凡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強往降之瑄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成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熈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覷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

乃顏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
 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
 四月乃顏天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
 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
 撒忽秃嶺矢下如雨眾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眾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為牲伯顏不可
 眾皆歎服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眾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人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
 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
 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
 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

卷之六

伯顏

平

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
 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
 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伯顏

史

元阿朮

阿朮兀良氏都帥尤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敢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前騎所向摧陷莫敢當其鋒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卽位留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僞人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朮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朮過

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曰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

水

聖

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帥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來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

聖

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朮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朮追戰至柵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鑕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

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曰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

水

聖

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數十人阿朮卽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人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

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
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
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
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
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
明日阿木遙見南涯沙洲即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
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
擊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
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
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
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
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
以萬全已未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
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
降阿木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
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
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
擊恐已降州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
又射我軍船執我遺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
歸於我二月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

水戰

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
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
宋軍陣動阿木挺身登舟手自持旄突入敵陣諸軍
繼進宋兵遂大潰伯顏傳以上詳見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
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阿木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
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
造樓櫓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瓜州樹柵以斷其糧道
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陣阿
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
遂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
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
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
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石公山望之舫艘連接旌旗
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
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燒其
蓬檣煙焰漲天宋兵旣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
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護黃白鵝船七百
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
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
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

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朮控制之力為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朱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阿朮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奉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

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四

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四

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四十五

將之二 平亂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謂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

卷之四十五

皇甫嵩

二

卷之四十五

皇甫嵩

卷之四十五

皇甫嵩

二

卷之四十五

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厰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擒卜已斬首七千餘級嵩與

示而
不月

中法
御批
考索

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充明日乃閉營
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
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
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輜悉虜其婦子繫獲甚
衆角先以病死乃割棺戮屍傳首京師卽拜嵩爲左
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
吏有因事受賄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
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
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
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
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
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
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
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迫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
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
忍一餐之遇而素三分之業判劍已揣其喉方發悔

史記卷五十五

三

朱古

史記卷五十五

入書

一

通

弄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
權重於淮陰指擣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
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
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應於
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
僅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
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
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濟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
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
夫旣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
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
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
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
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
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
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
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
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園陵初
嵩計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

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是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蹈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下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蟻有毒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

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
釋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
秋拜太尉以流星策免李傕作亂嵩以病卒嵩爲人
愛慎盡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
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
而附之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
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
嬉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
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
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
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
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
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
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關寄詔攝御史
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
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
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區露背蔽野光弼酌而哭
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
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衆銳
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漳池而軍思明雖數困然

時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
知之提輕兵歛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
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弼行唐
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
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藁城等十縣
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
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
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
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

李汝璜

九

上

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暴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

守而必固

史集卷之五十五

李光前

十

... 1990

此時未有藥

光顧全用地道

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珍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餘團練烏合之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還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晉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櫓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

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
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
爲備光弼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搢之以木將
沉其軍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
如降狀賊皆矚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
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
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
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
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圓解閱三昔乃歸私寢
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

史記卷之五

十一

光

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
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
急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
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
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畧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
在標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
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
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
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

亦利得
亦利得
地爲

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謁
卽斬于轅門諸將懾伏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
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
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趣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
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
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
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
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
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
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

史記卷之五

李

十一

光

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尊嶺盡爲賊蹊子
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
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
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
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
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繞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
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闕頃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
以守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傑以騎五十挑戰加
右足馬鬣上燬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
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

白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陣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渾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爲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急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

李光弼

李光弼

主

李光弼

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櫛中良久顧麾下曰

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闕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先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瑒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先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瑣王李泰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

李光弼

李光弼

主

李光弼

形勢

因形而勝於衆

不能知

又非地道

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月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俱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誦鑑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

解兵

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戮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太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填擅襲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實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終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毋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

弼以父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諡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調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肅宗王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

卷之六

李光弼

七

朱文正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孥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賊尾我軍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途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

卷之六

李光弼

八

朱文正

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
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畧盡故帝唯倚朔方
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
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
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
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旻司士徐吳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
俟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新賊守
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比走安邑安
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關之
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
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
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
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
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
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

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
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
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蓄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
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緣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
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
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
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
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
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報反最後賊以
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
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
十餘箭賊驚顛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
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
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
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
卿力也帝即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
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
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俟吾小却
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

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戍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

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傷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棄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時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遣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管還京師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

嶺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虔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畧夫六軍皆市井人窟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官豎掩迷庶政荒奪途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畧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百曹榛荒窳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渾鄭汴南畧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闔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開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

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也掄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剿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諒思歸之人却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藍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要於是帝命淮西李忠臣屯涇橋滑濮李光進屯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先李日月屯藍屋李抱玉屯鳳翔同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親臨

君子儀也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漢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

老案左編卷五

八

五

侯

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厄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第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

以動之利
之利敵
之利敵

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毋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於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今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

老案左編卷五

八

五

侯

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遣之絲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晨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

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救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廷郝德等皆請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

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出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譏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裹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順指進退

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
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
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
通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
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
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
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富貴壽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
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候杖殺之
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嘆息曰
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
母非奴才而何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元

唐書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
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
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順最
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恭
曰是子爲國惟祥朝官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
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
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通巡爲長史使
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途起兵討賊從者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
有單父尉賈責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
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責乃引兵
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
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
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責等入
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礫城上祗聞承制拜責監

察御史潮怨責還攻雍丘責趙門爲衆矚死巡馳騎
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
祇府祗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畧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
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拆諸將曰善巡乃分千
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
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
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闔潮
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
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

卷之五

六

三

五

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
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
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柰何且君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圖守
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
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
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
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
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

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
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人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即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諜知其實乃大驚遂謂
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
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送潮不知其謀許之遂
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

卷之五

六

三

五

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我得馬且出奔
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
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
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
瞿伯王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
餘衆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
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統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
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

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齊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齊雲等開城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船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謀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刻蒿爲弧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齊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食賦米一勺斲木皮甕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瘠劣不能殺救兵不知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饑餓死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餓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君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子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收死賊竟沒賊此殆天

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臣節度也臨淮許叔冀尚銜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燬罵馬上請決死聞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扶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犬彘也安得父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反于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
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
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製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
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
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其苦寒暑雖廝養
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
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
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
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
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倚角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
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
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
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
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
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
州大都督薈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

龍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
大將軍遠子玢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
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謙盧僊及巡遠薈雲爲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
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薈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唐許遠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兼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

史集卷五十五

入彀

元

王昭

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墜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攻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之士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者紛紛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

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疾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史集卷五十五

入彀

平

昭

李晟
此朱記

唐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譁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將軍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五千兵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度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畧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竿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

李晟

唐李晟

星

夏

三軍
可李

來救圍晟軍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與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謂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邕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器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乃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領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標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

李晟

唐李晟

星

夏

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圍掠晟軍整戰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

史記卷五

下

星

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墜以圖收復是歲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教胥單要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訥虎視于河南希烈鳴張于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劇賊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身以兵數千自板歸晟皆表以要官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

史記卷五

下

星

請駐蹕梁漢繁億兆之心圖窮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卽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神策軍及晨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晨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此使晨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晨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此斬之時輪緣不贖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晨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晨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此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援外城然後清宮晨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露漬非計也賊衆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晨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勸吳說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晨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晨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晨

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晨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進霄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晨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過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晨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晨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晨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汗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晨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晨爲社稷萬人豈當朕哉拜晨司徒兼中書令始晨屯渭橋也樊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樊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

不

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晨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狀其帥晨請治不獲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晨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晨請與李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晨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焉河清立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晨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通西戎易為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患從之晨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于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寄等三十餘人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晨劾元貞矯使欲流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強示弱以招窺覲三也懷

卷之五

唐書

五

王明

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勲行賞追還隸屬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晨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奢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會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賞軍徐引去以是間晨晨選兵三千使王伉伏汧陽旁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晨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奔

卷之五

唐書

五

王明

擊賊皆披靡必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元佐李抱真經畧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

史集卷第五

八唐書

聖元

聖元

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蓋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詔可九年堯六十七諡曰忠武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展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

所擇爾叔度慙故晟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干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却之不得進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街于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鹽座其春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恕聽云

史集卷第五

八唐書

聖元

聖元

唐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何潤客牛廷珣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次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侍功咨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視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甥仇勇不義將必窺大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燧

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為三城使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闕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内外援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仝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嶠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揚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遣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眾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大車焚朝光柵自晨訖脯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鑕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今日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虜三千人尸相踰籍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

卷之三

八

書

四

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凡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昔日善悅嬰城自守於是博洛二州守將皆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時武俊已殺李維徽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爲一鎮以康日知爲觀察使甚爲怨望且素輕孝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維徽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滔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十一月三盜于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

卷之三

唐

書

四

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敵數患難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其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洎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畧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十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

史集卷五十五 唐書 燧

洺州降燧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史兼魏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渚爲東隍省守裨萬人又醢汾環城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守晉隰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

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畧地諸縣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史集卷五十五 唐書 燧

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

唐渾瑊

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
吾不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
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
罔等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
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
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貞
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
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
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
乃遣將論頗熱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殷勤明年燧
還太原與論頗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
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瑊僅得
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
飢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
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與李
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
延英詔母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
來邪今乃獨見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詔左
右扶去送至陞煙頓首泣謝曰乞骸讓侍中不許卒
年七十贈太傅諡莊武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
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
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
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
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
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
瑊偏師入葛部畧特羅斯山砂阿不思與諸軍城永
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
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卽位瑊以兵趨
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
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
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
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
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
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
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
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
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
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

而入還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趙泰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城爲中軍都虞候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賊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懼或夜縋出掘蔬本供御帝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

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墮帝召諸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天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受不支羣臣號天禱城中天子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迅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末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千紀授爾節鉞以戢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

破賊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遷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號行營副元帥銖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申第女樂五人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平進檢校司空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關京師畏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城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燧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投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喪車至鎮帝復廢朝城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榮驚則姑息之惟燧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六

唐韓游瓌

韓游瓌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虜方出塞門訪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于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俾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反誘游瓌

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策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帖以為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竊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眾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河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仗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

卷之六

唐書

二

史

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等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瑊元亮敗於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敗賊眾五千于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管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鞞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為之請詔問游瓌荅曰西戎弱則請盟疆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變急趨栢泉以分虜勢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即

卷之六

唐書

三

史

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即還八百
學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戒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
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
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時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
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
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亦原
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
言城豐義以遇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
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既還衆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
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
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纔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
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
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諡曰襄

卷之六

唐高駢

四

唐高駢

唐高駢

唐高駢

高駢字千里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飾折節爲
文學與諸儒交硯硯譚治道兩軍中更稱譽之事米
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
貫二鵬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
駢爲都護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拔安
南斬蠻帥段曾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檢校刑部尚書
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始築安南
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剴治由
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
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
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徙節天平僖宗
立南詔寇舊州掠城都徙駢劔南四川節度使乘傳
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
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
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廬山聞駢至亟解
去駢即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
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
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入
以蜀兵屏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廩并餐錢

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廩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廩減焉駢曰皆王奉命均之戰士失望於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于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榮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平廩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四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得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廩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爭者不賞投尸於江駢復錄突將成

卷之六 六

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憚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九池中人乃安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郛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郛人故授

將 扶 重 師 爲 賊 爲

師鐸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濬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敬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錢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幼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遣濬以兵五千屯柳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

孫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瑞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濬破賊大雲會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濬進擊之巢大懼以全啗濬腦書於駢而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事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濬乘勝度江攻天

卷之六 六

長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之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於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俾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渡必亂中原駢

將 扶 重 師 爲 賊 爲

嬰然下令將出師營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扶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若觀變求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兵保境吳越和去廣陵幾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最以

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以
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
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
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東面都統已
而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
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郡
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卽上書謾言不恭詆鐸
乃敗將軍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
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
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
頓盡故肆爲醜悖脇邀天子冀復故權又請帝南幸
江淮會賊平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
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者鄱陽人世
爲商僉往來廣陵得諸賈之權既孤依舅家盜私其
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
駢親將驗其術因得見駢置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
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
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自還結
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爲
長年方並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爲

人臣慮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廢之
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召將軍其陰
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
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卽
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
以金珠琛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
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雲
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
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不肯用之曰
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
數日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
不敢犯駢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
詰乃刻青石手板爲蛇龍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
植機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
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極其姦者乃
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
絕矣賸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
謂之解穢少選卽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用之旣
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聽察之厚
食令居衢闕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籍口

誅所惡者數百族募卒二萬為左右鎮耶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騎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官署皆備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媚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以驍勇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從子漢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漢貨賁不能滿

故妄言因出渡筆驗之駢救吏禁渡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為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漢嗣襄王煊之亂駢上書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駢之親信皆偪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縊之詒為昇天事不克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之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於浙西川其力故寵待

絕等用之厚啗以利欲其諧附久而未肯師鐸有美用之請見不可徂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為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以為援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疑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觀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援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

與我善今在淮口兵精士強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夜出土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領南節度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耶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為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撤州縣以誅呂用

有捷

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將發神劔中悔謬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劔請據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廩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關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何敢違漢璋內忌神劔恐不爲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其四月兵傳城下營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訃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間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

卷之八

唐書

三

附

駢曰吾覺爾之誣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慚不復有言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他日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楊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脇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饁餉皆相失至饑死相枕籍駢召大將齋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遺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

質會秦彥遣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棚以應於外師鐸入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昇師鐸左鏌鉞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撤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卽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劔以次授署于時訶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侍公因泣下駢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

卷之八

唐書

三

夫

子弟十餘人同幽之初用之詐爲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始師鐸召宣州刺史秦彥至是彥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劔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棚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遣鄭漢璋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士卒溺死者十八師鐸以騎爲左右翼旣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謀而出行密引

兵躡其尾俾殺有千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駢久
臣居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煮革帶以
食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
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
等往殺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
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
抱膝相視無他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彥遣
漢璋擊神劔破之神劔奔高郵欲窮追會大雨還行
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
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
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
相騰籍死壕塹幾滿彥師鐸將渡江會秦宗權使孫
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
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
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
行密疑其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
曰廬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行密掘地
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
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
妻子偕死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

兵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倅
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大丈夫成
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
手得公之劒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
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譟知行
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
州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
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金

宋趙范

張

卷之六

宋

六

七

卷之六

宋

七

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東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易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服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斬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處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潰泄兵機乃時餽

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與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復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論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

於義城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
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
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
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
不動只約義城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
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
謝廟堂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
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
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
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
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
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
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
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
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
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
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
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
遂爲宋龜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
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

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
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
別與間漫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
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
遠訪將材於蔡葵以范對進范直數文閣淮東提點
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毋老辭乃上
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
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
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
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
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
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
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
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
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長天之
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
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
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
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
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

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方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救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圖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撤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撤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亡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

卷之六

宋

十

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金詳李全記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地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卷之六

宋

十

費

元察罕 子擴廓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
 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
 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
 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
 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
 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
 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
 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
 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
 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
 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
 來檇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
 卒買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
 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
 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
 陞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穀函勢欲趨秦晉

卷之六

五

五

詩

知樞密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
 往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微陵立柵交口陝爲
 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
 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
 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
 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鄆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
 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
 遁潰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
 遂再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
 西省臺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
 殺獲以億萬計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未幾賊
 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即先分兵
 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圍之厚凡
 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分軍張
 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
 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
 餘里黨皆遁還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
 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
 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
 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漢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

卷之六

五

五

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
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
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
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
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
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於是
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河荆襄便宜
行閫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已責是年
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官闕易正朔號召群盜
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
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河
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下
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
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
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
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
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
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
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
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

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
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
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
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
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
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
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
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實貨無算全居民二
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
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
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
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
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
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
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
而都魯之子曰孛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
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
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
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
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軍懷鼓行而東復冠軍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據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

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於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為安李羅自察罕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離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得罪於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為孛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孛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竟其事太

子又方倚重於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李羅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擢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謀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擢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李羅傳七月李羅又與老的沙合秃堅兵同犯關時擴廓遣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太子乃趣擴廓大舉以討

卷之六

元

元

元

逆發丞相也速立屯東鄙魏遼齊吳豫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即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用孫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京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

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

遂成讎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翁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秃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翁高關保等皆叛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蒼兒李國

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
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
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
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
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蒼兒領之在河北者貊
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
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東向以正大討二十八年
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卽
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
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

卷之六

六

三

四

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
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
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
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
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
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
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
廓不應武師出卽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
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
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戮

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愴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
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閩
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益
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
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
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
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
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卽
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卷之六

六

三

四

僉張大尉士誠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士誠心不純
潛迫致丞相達識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
見義氣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
見之可也乃行見察罕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
廣攬英傑爲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察罕
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
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
京拜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南忠
義之士還江南見察罕察罕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
者旦夕當聲罪致討君與文君協力焉同曰諾還淮

安史適與士誠有隙亦委心於察罕未幾而察罕為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暇我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為保妻子計士誠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同竟為士誠所殺

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青齊不踰月而迫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

卷之六

六

五

六

率右軍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

四

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祖仁又上書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

卷之六

六

五

六

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粉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元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公使東甯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阜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岩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阜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肥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礮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霄左翼果失大害

書

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礮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

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徵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

書

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嶺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擒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

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博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將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博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集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博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博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博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卽還旣而旗

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博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

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淫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

史稿卷六

搏霄

天

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事聞謚忠定搏霄早

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命曰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史稿卷六

搏霄

堯

計

唐高仁厚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同父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其自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澣之又以膠麻擊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印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爲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

大馬楊遷發憤爲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

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印雅二州間攻陷

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

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等三帥各將三千人

以討之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管中數回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訶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

上

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曰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溺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是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

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走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

立成擒矣遂遣之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

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

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等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

其皆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
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
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
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
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籍汝曹爲我前行
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
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
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
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
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
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
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
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
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
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
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
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
境亦可收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
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
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

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
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過之明日
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羅夫子能容急赴井
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衆挈羅夫
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
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譟者還百姓引領
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
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
之仁厚出軍九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
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臬韓求羅夫子首於市
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蜀之阡能孔
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
謀主爲草書檄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
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仁厚以爲眉州防禦使
陳敬瑄勝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邛州刺
史申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敬
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勝令勿問而刺史
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
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蒙往
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

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唐溪以免密餉溪餉箔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者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唐紀八

蜀

敬

殺之進屯涪城遣其將郝勗襲綿州不克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招討等使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瑄丁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為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

法本
執行

寨門設炬火照之自歸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賊之壕中斬獲甚眾而還仁厚念諸寨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漸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唐紀八

蜀

敬

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

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
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
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
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
出降仁厚獻其首及妻子於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
城北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茲事行及汝曹努
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隋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人也少果勁有風采好讀兵書
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法尚
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
其兄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
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
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
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
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已奔于陳告猛曰法尚部兵不
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闕者自
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
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
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十
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
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
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
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
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
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
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

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代
周拜巴州刺史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
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
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積討之法尚馳往桂
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
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過瘴不能進頓于衡
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敗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
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
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
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
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五
十兩銀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
平之嶺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
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
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
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
千人襲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煬帝
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
令元壽言于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

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運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
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
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
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
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
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
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
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
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出爲燉煌太守尋領會寧太
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
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時有濟
郡人王簿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
戰每挫其銳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
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
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謚曰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七

將之三 分錄

趙廉頗趙奢 中附藺相如

西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

史纂左編卷四十七

六 廉頗

一

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

史纂左編卷四十七

七 藺相如

二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堂上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齎戒五日今大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實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

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滹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甌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甌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甌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甌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間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

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蔣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蔣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
卷之六
趙奢
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關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者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

趙奢
趙奢
趙奢
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固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蔣相如同位田單嘗問於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

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千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千之劍材難矣無春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十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鮑彪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爲數爾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韜卷六

七

文

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兵爲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卽墨之勝欲以奇爲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後四年趙惠文王平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爾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爾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韜卷六

八

文

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毋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之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克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

秦左傳卷七

趙廉頗

九

秦左傳卷七

趙廉頗

十

增

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秦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

秦左庶長

主

尉

武安君武安君西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

秦左庶長

秦左

主

尉

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魏氏間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入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

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

秦本紀卷之六

秦本紀

七

八

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鄭今寡人息民以養士卒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鋪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脩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秦本紀卷之六

秦本紀

十四

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

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毋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

史記卷之七

秦本紀

五

七

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僣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

史記卷之七

秦本紀

六

七

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
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
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
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秦昭王五十年十
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西魏韋孝寬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
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
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
獲道恒手迹今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
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
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
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澠遂清大
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
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
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
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今極高峻多
積戰具以禦之高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
會穿城取爾遂以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
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
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
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
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
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而
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

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使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

其用之

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墩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泰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寬還鎮王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問謀入齊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寄以心替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今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為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畱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樓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

國時齊公護將東討孝見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
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
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
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嶺東來圍
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
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
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
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道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
年進爵勛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
圍經畧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

卷之五十五

手

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
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
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國取償安在且君輔翼
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
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
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
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
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字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
樹不扶自墜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

後

以位

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
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
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
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
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
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平譬有彙焉不可失也
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
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
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
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

卷之五十六

圭

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
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
南廣事屯田豫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
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
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
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眷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
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蓄獄賣官
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國境熬然不勝其弊
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推枯其第

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
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
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
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分未遑東畧遂使
漳滏游魂更存餘畧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
亂猶煩載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
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彙
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
寇元衛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
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

孝寬傳

卷之

重

乳

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
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王壁觀禦敵
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
請爲先驅帝以王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
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
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
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王壁從容謂
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
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
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輪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

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巡京拜大司空出爲延
州總管大象九年除徐充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
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郿公梁士彥
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
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
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
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
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
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
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

孝寬傳

卷之

重

崩楊堅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
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
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
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
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
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
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
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
處皆輒停畱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

素無守脩河陽鎮防悉具關東鮮卑迺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迺考寬知之遂密告東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受賜既在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迺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面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迺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

軍次于武陟大破迺千悌悌輕騎奔鄴軍次于鄴西門豹祠之南迺自出戰又破之迺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屨抗強敵所在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日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西魏宇文憲

宇文憲文帝子性通敏有度量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累封齊國公徵拜雍州牧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司馬行小冢宰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

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慮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常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誦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

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載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爾知復何言進爵為王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于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爾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爾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

卷之六

下

主

計

卷之七

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樓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軍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齊主攻圍晉州帝次於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寶為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謀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亢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城

卷之八

下

主

具

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畧陣遂降潛殺其妻子明日擒潛及孝珩等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材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畱慈恨爾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與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

唐李抱真

李抱真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世居河西抱真沈慮而斷為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爾誠以子儀領朔方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舍卒幸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綱反郭

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
中離阻其奸爲群盜所憚與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同
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
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
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
抱真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
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
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
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
下旣不能與就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
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
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
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
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
經城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
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
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
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
此當仙去抱真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
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審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
讓司空還爲左僕射解丹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
蛇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
服三十九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
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
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
皆噤口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卽
爲抱真表翌日令諸軍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
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謾
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甚
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
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
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趨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仲
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
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
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因榮而
讓緘焉詔贈抱真太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

齊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陽。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于髡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將者，盡刺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帥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見之，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
單號曰安平君田單既立襄王王有所幸臣九子之
屬諸單貂勃曰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
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以惴惴之即墨三
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
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
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
木閣而迎王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而九子者讒之王必亟殺九子者以
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
安平君以掖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
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
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
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去之克也齊嬰見
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
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
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杖挿為士卒
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
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
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

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曰單曰單有心先
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鼓
之狄人乃下

卷之七

天章

美

漢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況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拔劍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卷之二十一

爾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韓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卷之二十一

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與義侯使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况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北還而代令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暉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

威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
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
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
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
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
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
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
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
集其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弁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
幽州十郡兵弁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
會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
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弁常將精騎
爲軍鋒輒破走之建武三年弁從幸春陵因見自請
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
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
之四年詔弁進攻漁陽弁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
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
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
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
况聞弁求徵亦不自安遣舒第國入侍帝善之追封

卷之七

大業

元

制

况爲陷廉侯乃命弁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
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以
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
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
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
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
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
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
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
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
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
十以待弁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
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
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弁進
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
降者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嚴令軍中
趣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
其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
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將軍曰吾所以脩攻具
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

卷之七

大業

早

制

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克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嚴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彘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頻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賊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奔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鎖於軍門弁傳步
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
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罷
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
明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
之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
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
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
卒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弁戶邑上大將

卷之五

三

三

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
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八

漢周亞夫

周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
而侯侯八歲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
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貴已如負言又何
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
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
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
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
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
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
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

卷之五

八

一

三

置人
一節

君命
不與

以治
作亂

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意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聞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卷之八

漢書

三

卷之八

漢書

卷之八

三

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實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載無切肉又不署楷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楷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詰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史記卷之八

漢書

四

四

東漢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种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种迎使者於界上种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种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君命召种种至恂進取印綬帶种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种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种發兵恂說种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种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种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至昌平襲擊彭鄆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种子介等俱南及光武於

史記卷之八

漢書

五

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郡賊數與鄧禹謀議禹諱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

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實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比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

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士吏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能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置於翼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抵隴阨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种率大中大夫竇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

史記卷之六

漢書

八

文

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關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种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兩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史記卷之六

漢書

九

文

唐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畧善騎射以廕補協律郎累遷衛尉少卿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哀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千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愬沈警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植柵山以取鎮冶城入白狗汝港柵拔楚城襲明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驃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禽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

分敵

市恩於

市恩於

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夫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徒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千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難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眾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劔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含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

首尾
只明
處安
處安
不遠
不遠
濟已
在矣
中矣

卷之六

大業

三

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淵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勳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刀戟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勳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勳人人不敢自爲計勳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

卷之六

大業

三

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勳以橐鞬見度將避之勳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勳謂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李師道反詔勳代其兄愿帥武寧軍董重質得罪被斥勳請賜軍中自効許之乃署爲牙將勳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俘賊萬計淄青平徙昭義節度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勳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勳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擒大盜吾又以平蔡奸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勳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輿馬矜室廬唯勳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註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唐李光顏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劔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劔南數寨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擢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澱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是歷其官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劔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澱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澱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穎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資聚弘怒不救重胤違節度取穎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卽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

唐李光顏

唐李光顏

唐李光顏

唐李光顏

唐李光顏

唐李光顏

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資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盡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郾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福禍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范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旧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

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殿賜與蕃渥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諡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卒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卷之八

唐書

七

七

元阿禮

阿禮海牙兄野訥事仁宗於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典聖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單弱多懷去計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官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宮臣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啓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正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奉太后二月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召野訥賜玉帶仁宗居東宮兼太子右庶子仁宗即位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贈趙國公諡忠靖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衛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海牙即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

采列圖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閬鄉拔靈寶盡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采列圖亦以兵寡為言十月一日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鄭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考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旧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鄧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運至于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

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在南陽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為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西給蜀兵至矣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南行之兵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鉄繩於峽口作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大原之兵最為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為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歛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為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

甚危急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爾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誅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君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戮衆曰諾唯命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齋書諭之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

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馬不花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章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而去難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歛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伴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追平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泗東漢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諭衆未知所

案左傳

吳漢

至

漢

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

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肯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案左傳

吳漢

至

漢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以不可不

蔡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降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太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褰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

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時甬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甬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裴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沂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掾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遠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功
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
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
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
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
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
其禍難量欲濟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
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
之機在此一舉諸君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
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
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遠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
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
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
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
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漢成都之間入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
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
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

卷之六

八

三

漢

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
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
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
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
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
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兄弟外家二十年漢
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卷之六

八

三

漢

蜀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蜀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冒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

史集年編卷八

八蜀關羽

天

漢

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操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

情史卷八

史集年編卷八

八蜀關羽

天

都

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勲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髀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爾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將軍黃忠勇冠三軍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說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說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木

後交
不

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鄉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

羽

幸

郭

大吏
怒而
不

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追諡羽曰壯繆侯子興嗣興宇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鄉伐蜀破盡滅關氏家

蜀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操破呂布隨還許操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操依袁紹劉表表卒操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遠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

羽

幸

郭

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綠山獨與麾下

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鉞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累封西鄉侯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

史記卷之八

蜀書

三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閭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

史記卷之八

魏書

三

郭

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

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堤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羗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爲二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綠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

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瀘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

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與觀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觀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撓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師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

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
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
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
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
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
業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瑾監軍艾父子既囚鍾
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
出艾檻車迎還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
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
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
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辭曰蹇利
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
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卷之六

魏志

艾

艾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爲人好立
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以父問
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
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
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
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
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
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
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
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求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
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
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官觀見
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
元年隨大將軍蔣琬往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
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

卷之六

蜀志

姜

維

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祿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祿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軍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讎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

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督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固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問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

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
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
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
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間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
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
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關而
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
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
畧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時昔嘗
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
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
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問後主欲固守成都或問欲
東入吳或問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
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蓋會與維出則同泰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
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
懼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白稱益州牧維知會有異

志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
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
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
懽甚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自將隨
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
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
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
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
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
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
猶豫未決會帳下督立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慙
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
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倍數千欲悉呼外
兵倍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
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宋王全斌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事莊宗累列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寨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攻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獲糧三十餘萬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沿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

宋王全斌

宋王全斌

宋王全斌

宋王全斌

出其不意

命彥進延澤督沿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兵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柣州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劔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劔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關下遂克劔州

宋王全斌

宋王全斌

宋王全斌

宋王全斌

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入城都甸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初太祖將征西蜀以曹翰刺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縣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王全斌

蜀

沈

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兼攻綿州爲指揮使劉福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募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照往擊之不利退成都師雄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王全斌

蜀

沈

分兵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叩蜀雅東川果遂渝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既血餘黨散保州縣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旋爲康延澤所破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擬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仁贍責

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
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
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
還卿節鉞乃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
至鎮數月卒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宋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
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
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
路兵馬都監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
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
掌帳前親兵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
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
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
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
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
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
而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
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

善兵能敵不得合

戰吉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
 咸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
 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
 民冒禁如此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
 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
 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
 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
 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
 與弟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
 史纂要卷八 宋吳玠 五

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感泣願為川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其謀必取玠妻宿死兀術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
 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驅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人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術中
 流矢僅以身免亟剗其鬚而遁張浚承制以玠為
 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兀術既

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畧使屯
 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
 文龍三州金人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
 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
 秦州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
 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
 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
 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
 史纂要卷八 宋吳玠 五

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
 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
 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餘得士五千將夾攻會
 玠小校有得罪斡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
 以闌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縣子
 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
 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
 玠書訣別玠得書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
 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

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

卷之六

宋

至

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玠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積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盡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

其間左榮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

卷之六

宋

至

平

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管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還四川宣撫使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又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累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爲大將

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玠曰玠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傾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玠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治王玠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宋吳玠

吳玠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玠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玠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玠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玠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玠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韋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尋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志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正謀知散離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代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亦宜積糧於是玠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

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千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鶴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鶴眼入扶風復攻援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

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衡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應戰璘以疊陣法更迭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散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獨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驍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剋近以強制弱布陣

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集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常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朱熹曰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陣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陣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

史鑑卷之八

宋

史

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所開突前去有甚陣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蜀道征討北事

宋袁申儒

監四川總領

軍法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于朗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鈴轄吳玠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畧曰軍行並促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財建敵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

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密依拒馬枕槍檣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偽地兵首領偽為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寔示陣或于諸將以步軍為陣心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制一統領四主管撥

史鑑卷之八

宋

史

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除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至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畧可以見矣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鬼，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胃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

宋余玠

卒

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緒，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

孟珙
余玠
所見

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令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闕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

宋余玠

卒

卒

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盡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鏖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

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成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檇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

宋史

宋史

宋史

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協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凡悉斂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虜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

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廼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

宋史

宋史

宋史

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狎笑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

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价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實祐元年間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實慶以來蜀閭未有能及之者

卷之八

八

叶

借其速以太平自詭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敗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元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末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憲宗即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末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

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為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為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為迂卒不用世祖即位問川蜀之事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

卷之八

八

至

文

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敵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

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疲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選諸軍步騎命先啓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

元拖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賢因也賽因循筆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寶雞入小潼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入真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諡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九

嗣後周于謹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計之夙聞謹名辟為鎭曹叅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覬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叅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折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妻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

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後從尔朱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為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逼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降立於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高歡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侯景款附請兵為援謹諫以為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宇文泰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河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蜀中原有故

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
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
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
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
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
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
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跌大王徑四尺圍
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譽爲梁主
振旅而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

史纂編卷四十九

大子謹

三

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
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廷拜太司寇及
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
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
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
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背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
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
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
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宇文泰等夷護每
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

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
十六諡曰文

史纂編卷四十九

大子謹

四

唐李孝恭

河間王李孝恭高祖從兄子也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掣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年拜夔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襄道總管統水陸十二

李孝恭傳

李孝恭

五

四

軍擊銑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欸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中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願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伏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饑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

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罵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進授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微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鑄詰既無狀赦爲宗正卿賜實封千一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今處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斃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諡陪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

李孝恭傳

李孝恭

六

五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王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被檄援襄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即位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為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侖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

宋孟珙

宋孟珙

宋孟珙

宋孟珙

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倖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腰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為之顛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

宋孟珙

宋孟珙

宋孟珙

宋孟珙

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兵遣宣撫王楫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琪琪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琪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琪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元將倭蓋造其首三人來迓琪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倭蓋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琪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琪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琪與倭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倭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蜚螭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朱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琪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琪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

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琪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琪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倭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醺未絕琪與倭蓋分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

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琪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琪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琪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琪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琪以全師繼之

卷之九

宋

十一

七

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後窺江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斛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靳舒光守臣以州降合三郡攻黃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琪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琪金盃琪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琪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

書其城
冠也

史

宋

十一

七

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琪收復京襄琪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饌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琪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琪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闕江琪密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四年琪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二層乞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

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
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
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抗
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
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
夔州琪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
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
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閭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
貢琪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
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琪大興屯田調夫
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
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二年淮東受兵
樞密俾琪應援遣將帥精兵四千赴之謀知京兆府
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鶴嶺關出房州竹
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
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徽劉全資十日糧取道南漳
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琪下令應出戍主兵官
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琪曰是棄
也棟至夔州使高遠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
惟謹元兵至瀘琪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

卷之九

宋

七

宋

涪州琪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
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
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
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
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
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
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
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
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
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
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
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
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琪遣劉全
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琪言黃州與壽昌
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
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
之得也不從五年琪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
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
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
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

卷之九

宋

七

宋

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
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
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
兵五千授淮琪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
西琪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邈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
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
荆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
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
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琪先期諜知達
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琪
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
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
琪曰于朝不從琪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
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
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諡
忠襄廟曰威愛琪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
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琪徐以片語折衷衆志
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名位雖重
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
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遠

卷之六

宋

主

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
號無菴居士

卷之六

宋

主

魏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也。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爲呂孫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狶輒局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狶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狶曰：「公有命。」

史記卷九

卷九

七

使遼傳之。狶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狶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狶家，拜妻子。狶歡喜，隨詣操。操遣狶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狶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投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

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之。成遣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嵩山。嵩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盡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悺、張郃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

史記卷九

卷九

七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走！」

軍棄我乎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遠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遠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遠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遠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遠及諸軍悉還救仁遠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遠與操會摩陂遠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帝追念遠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遠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

卷之六

六

九

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遠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檄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

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令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

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于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討其所望備乃乘單騎往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

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

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

謝勳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辨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師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留備與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度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操曰孤不差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

卷之九

周瑜

圭

史

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卷之九

周瑜

圭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志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

史集卷五

呂蒙

三

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貲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

史集卷五

呂蒙

三

當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臘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

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和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今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福福玄之見普具宜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操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將欲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

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駢騎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

史記卷之八

卷八

三

九

史記卷之八

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

史記卷之八

卷八

三

九

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
吏權笑曰君欲爲邪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龐統奸殺
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
定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權
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
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
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
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
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
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
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
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
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
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
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
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
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
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
拾遺其法亦美也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
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
建議曰方英雄基峙豺狼闖孽克敵寧亂非衆不濟
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
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
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
督校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幘分布鼓角
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
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
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
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
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
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
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
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
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勝益盛未易

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衆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掛節想遂席捲其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泉良規又曰千禁等見獲遐邇欣歡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關望麾葆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卷之六

八

陸遜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魯賈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竊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

卷之六

八

陸遜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

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戢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矣稱善備既住白帝

徐盛潘璋等各兢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

河中鈔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國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覷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圖託言佳臘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元

林

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思不宜私出以邀營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留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臣得失既不聽許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平

林

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親如此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

將晉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鍾會有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卷五

羊祜

羊祜

羊祜

卷五

羊祜

羊祜

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鎧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社
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
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
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卷之六

六

三

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深
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

史記

卷之六

六

四

其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塞旗伏尸數
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
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
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
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
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綠江爲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志
情任意興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
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
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
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予
卒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
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

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
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
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
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
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
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
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
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
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
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
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
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
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
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嘗討

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
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
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
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
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
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城出
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
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
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
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赴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
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雖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
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隆
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
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
鬚髮皆爲水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

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大傳之功也因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祜年五歲時今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時人乃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

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焉折臂位至三公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孫皓卽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

史纂要編卷五

吳陸抗

九

宋

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軍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憂慮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走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乎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逼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

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

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

史纂要編卷五

吳陸抗

十

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戰士歡心抗與羊祜拒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

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番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遯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闢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歲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

卷之六

吳越

土

史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頒於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

卷之六

晉書

三

史

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

卷之八
入
晉
三
晉
忍

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頗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憚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給追封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暮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

卷之八
入
晉
三
晉
忍

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以華爲

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晉主大
怒充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遣將軍琅
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橫江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
口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
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將中軍屯襄陽爲諸軍
節度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
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
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
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
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
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
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
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
病瘠憚其智計以飢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頸輒斫
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
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
修郤信臣遺跡激用渚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
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
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
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
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
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
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
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
世所廢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

裴孝襲手

六

七

之而和嶠頗聚欽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郿縣而卒時年六十三

晉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問之何太過濬曰我欲使客長戟幡旗衆或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衆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謂祜曰濬爲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酬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除已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

裴孝襲手

八

九

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恆獸於大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船於蜀其木屑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沅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

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
愛死也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陰磧要害之處並以
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
先是羊祐獲吳間諜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
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
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
船無所礙詔進濬爲東平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
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皓遣游騎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
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
膽濬入於石頭皓乃肉袒面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
縛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
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
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
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
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
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覲過論事濬
舉帆直指建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

史記左傳卷五

八書

九

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
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責濬曰前詔使將軍受
安東將軍之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
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濬上書自理曰
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覲來過臣水
軍風發乘勢造賊城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
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
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按春秋大夫出疆猶
有專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
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渾又報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
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譏問脫身出
奔樂毅既反謗書滿筐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乎忤
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閭朝嗟嘆而死
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
離部陳問一矢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
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上切敕所領秋毫不
犯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又聞吳人

史記左傳卷五

八書

十

言前張悌戰時所殺纔有二十人而渾浚露布亦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若信如所聞渾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滂濬之外親也謂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君美者未盡善也滂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顏斯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滂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卒時年八十

裴左編卷平

平

主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于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展問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

裴左編卷平

平

主

次

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
晃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充青三州楊州
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
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
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
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
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
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
爲敵今棄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
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
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
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
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
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
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
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
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
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
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

卷之八

八

辛

文

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
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殷中將
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既而安奏符堅喪敗
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
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衆軍劉
襲攻堅兖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
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
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爲泝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泝遣
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
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破濟陽太
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
將衆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
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
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卷之八

八

辛

文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遇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

卷五

八

五

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

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甚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穎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爲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

卷五

六

五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

田瑞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情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

卷之八

入晉書

七

贊

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人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湯素爲右僕射弼乃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頻湯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頽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譙王官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

卷之八

入晉書

天

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頻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頻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頻曰功臣正宜授勲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頻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耶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揚素是猛將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揚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頻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

卷之六

元

元

元

宋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兵馬彬始生周歲父毋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即位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送上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鄴道守將走介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譙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

卷之六

元

元

元

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戡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三

讓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峇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攻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

烈三岩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岩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今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旣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三

郭

待以賓禮請煜入官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救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旣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

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三

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

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畧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遽起彬不得已及復畧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三

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眞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慶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

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為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為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彬討蜀初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為請於上乃許朝謁初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元阿里海牙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為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

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麾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

卷之五十五

元好問

三

文

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禔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安然以城降鵬飛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

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將擣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禔孫制置高達恐卽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鄂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

卷之五十五

元好問

三

文

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按湘陰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水堡流矢中芾脅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芾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

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
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
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
平各奉袞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
如江陵獨宋經畧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
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
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
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
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

元阿星牙

元阿星牙

三元

麒麟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
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隄破其城民聞
城破卽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以殘兵突圍走執
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
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
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
隣徇潯溶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
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
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
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

舒黃斬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令
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旣定才喻等至雷州使
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
執與珞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
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臥
龍羅蕃大龍遏蠻蘆蕃小龍石蕃方蕃珙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僚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元阿星牙

元阿星牙

早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

元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已酉定宗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大會議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定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里

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會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刺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术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洩可

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旣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段智興餘衆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术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四面進擊合台陷陣塵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事於阿术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术已悉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术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里

齊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又取忽蘭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术攻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款附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阿术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欽哥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趨瀘江剗禿刺蠻三城却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斬獲不可勝計遂通道于嘉定重慶抵合

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南平遣使獻捷
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授銀
印加大元帥鉄大理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與大營
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十月
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哭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合
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
馬懷都與阿朮在後仍授徹徹方畧曰汝軍旣濟勿
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
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登岸卽縱與戰
徹徹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台怒曰先鋒違

卷之六

元元臺

聖

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懼飲藥死合台入交趾爲久
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哭請內附於是置
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戊午引兵入宋境其地炎
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阿朮還戰擒其
卒十二人其援復至阿朮以三十騎阿朮禿繼以五
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朮戰馬五十匹
夜爲禿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盡爲盜掠去將
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顛阿朮親率
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
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諭旨明年正月

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獍萬人破橫山寨
開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朮與四
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擊遂
蹴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
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台遣阿朮軍其
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自入敵境轉鬪
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擒其將
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濠掩溺殆盡乃
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兵
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潯黃洲與大軍

卷之六

元元臺

聖

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元良合台至上都後十二年
卒年七十二子阿朮自有傳

元唆都

唆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唆都從之時衛發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衛發微連兵來攻唆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衛守備甚嚴唆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

卷之六

元

星

節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武方聚兵觀變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唆都告于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唆都趨建寧遇宋兵于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楊庭壁等數隊夾擊之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移刺峇以四百人伏北門外庭壁陷陣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劍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寧唆都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劍敗張清奪其城

卷之六

元

星

元

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降復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遣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瓚支解以徇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之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唆都恐失富場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輜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唆都令于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唆都造木爲城開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唆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會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唆都不知

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管則空矣交趾遽之
于乾滿江陵都戰死

卷五

八

七

東元李恒

李恒世爲西夏國主太祖經畧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璫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闔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渙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鄧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爲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嶺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蒙民聚衆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
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
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爲左副都元帥從都
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
擒都統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
密爲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槃
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
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
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畧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
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
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
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太將張世傑立益王昀於閩
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
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
復遣將敗之浚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
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
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王天祥增墓
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
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
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里
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
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
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
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碭州十五年
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昀守廣
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之恒進兵
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
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
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畧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
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
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
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
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
其汲路其勢日迫論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
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
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
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
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
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賞勞甚厚將士預賜宴者二百餘人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一

將之四 集夷

隋來護兒

隋來護兒廣陵人開皇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蔽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護兒招徠初附威惠兼舉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

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
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
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
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淇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
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
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
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
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
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驍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
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
麗盡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
以功賜物五千段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
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
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
護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爾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
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及整驍驛奏聞帝
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乃降聖書
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
同符契臬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

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閭鄉新平之還加開
府儀同三司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耆卑等二
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
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
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
不可重來今高麗因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尅
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
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
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間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
而獲諶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
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
及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
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
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
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
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
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指日尅除陛下
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
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
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

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字文化反構逆深忌之是日
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
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
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
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
謀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
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整左光祿大夫整尤
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
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
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
濟二人免

唐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
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
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環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橐
爲竄定數言環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
人折衝都尉嘗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
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
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
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
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有穀熾茂收
纔十二常日費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
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
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
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
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初
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郎將王文
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
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
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
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

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璵并其衆招還叛亡勢
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奉詔伐高
麗園平壤不剋而還高宗敕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
一城不可獨固宜援就新羅共其屯守若其王金法
敏籍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
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討百濟
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土力未完宜厲兵
秣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
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能津又援則

百濟之盛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

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

道信兇暴殘虐過甚扶

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

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貞峴城仁軌

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之遠通新羅饒道而

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

將軍孫仁帥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

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

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

巢穴羣兇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帥

陸軍以進仁軌與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

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

走獲其實劔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

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

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聚亡散據險以應福信

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昇取任存自效卽給鎧

杖糧糲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

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

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

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

亂疆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

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爲立

官社民皆得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畧高麗仁願至京

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

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

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資妻子璽書褒勉先

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

受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

者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

率得避免所募者身皆停劣寒慙無鬪志仁軌具論

其獎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
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軌爲卑列道總管
詔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
方岳又經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
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
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
爾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
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
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頒曆及宗廟
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
奉表奉表至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脩羅倭四國酋
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右相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
元年爲熊津道大安撫大使兼淇江道總管副李勣
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聽致任俄召爲隴州刺史同
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爲鷄林大總管東伐新羅
仁軌率兵絕韋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
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爲樂
城鄉三柱里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
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
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

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
因陳呂后產祿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賚書
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
贈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
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
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
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荐
爲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幸輔善致聲譽得吏下
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抑
郤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冀欲
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
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爲土蕃所敗裴炎下獄仁
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因語炎事且曰炎
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耶曰知及還表嗣宗知
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
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
空

魏牽招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

魏書卷五十一

魏書

十

卷

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

魏書卷五十二

魏書

十一

卷

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曲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歛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瞻

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梁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

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招首尾帝乃詔招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小以鎮撫內令屯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衆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不能示之

重示怯誘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
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
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
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
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
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
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
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卮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

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
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
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
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慈及齊將顏聚代
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
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慈虜趙王遷及
其將顏聚遂滅趙

史記卷六十五

李牧

主

王明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今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匈奴數十萬走白羊樓

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國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塞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計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車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畧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

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

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困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澹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留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魄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

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
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
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
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
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
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
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
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
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會涂王以衆
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妻室萬餘人

漢書

卷六

匈奴傳

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
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馬破
奴五人皆封列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
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
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
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
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
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
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
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

漢書

卷六

匈奴傳

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
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
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
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
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
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於是天
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
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冉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獍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
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興之
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
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
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
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令大將軍青
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今大將軍
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
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
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
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
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
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
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
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
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大當漢軍
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
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
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
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
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
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
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
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
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
將軍旣皆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
輦幣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北車者轉
擊左大將斬獲旗鼓獲王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
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
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
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
出塞塞閑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
大司馬定今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
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
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
客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

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
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
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
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家象祁連山
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
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史集卷之三
漢書
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陰安侯不疑及發于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
將軍青卒謚爲列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
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
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
胡後平陽侯曹壽以惡疾就國大將軍因尚平陽長
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大將軍青
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
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

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
十人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
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
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

卷之五

八

天

正

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參充外使匈奴倚

卷之五

八

毛

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霄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計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蓋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賁幣賜奚霄并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榮定戰賊帥果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

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風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間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

卷之五

天書

三

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我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賫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迎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伽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

卷之五

天書

三

三

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太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其達頭同盟合方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平

史記

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

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養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平

史記

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
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
北河逢賊帥思力俛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
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
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
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
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積石事畢入朝遇文
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衛宿衛
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
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畧之晟
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
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
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
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
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
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
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
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
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
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

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
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
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
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
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
團鴈門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今匈奴至此晟奸
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
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
突厥之先居西海之右與匈奴同俗蠕蠕鐵工至西
魏時有土門者始強盛土門傳子科羅科羅且死舍
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爲木杆可汗盡有古匈奴
之地抗衡中國與西魏伐高齊至并州木杆死復舍
其子大羅便而立弟他鉢可汗自木杆以來有凌轢
中夏之志後周旣與之和親歲給錦絮繒彩十萬段
突厥在京師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
亦傾府藏資給之他鉢復驕傲每合其徒屬曰但使
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耶他鉢且死欲舍其
子菴邏而立大邏便攝圖與國人不從乃立菴邏大
邏便不服每遣人詈辱菴邏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
攝圖號沙鉢可汗菴邏降居第可汗大邏便乃謂沙

鉢曰我與爾俱可汗子我獨無位何也沙鉢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勇而得衆國人皆歸附之隋遣高穎擊突厥沙鉢說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既而沙鉢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名玷厥沙鉢從父也爲西面可汗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相攻又有貪汗可汗者素睦與阿波沙鉢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從弟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關請和求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

援隋文帝皆不許沙鉢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有詔許之賜以飲食旗鼓沙鉢因西擊阿波破禽之沙鉢死遺令舍其子雍虞閭而立其弟處羅侯處羅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禽阿波處羅卒其衆奉雍閭爲都藍可汗處羅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道使求婚於隋許之都藍因與突利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庶斤舊鎮錫賚復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自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都藍

與玷厥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度河入蔚州千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入朝高穎擊突厥大破之拜染干啓民可汗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都藍侵掠不已上令入塞處河南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啓民畜牧地已而都藍爲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伽可汗其國大亂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地煬帝巡榆林幸啓民帳啓民跪伏甚恭染干卒其子吐谷立爲始畢可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

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卽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

東鑑卷五

六

五

秀

渾客通蘭部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策后從之又言吐蕃倦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王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卽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今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

東鑑卷五

六

五

秀

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
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
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
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
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
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虜不意元
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
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婆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
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
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

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
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
中大亂嫡庶兢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癯財
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郭所以屈志於漢非實
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
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
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
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
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
門方自嫌阻藉今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
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
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
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
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
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
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
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
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
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
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

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
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
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
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
擾南導吐蕃將俊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
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俊子爲敝况今北有娑
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
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
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關噉之賂因建遺攝御
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關噉以御史李守素處置
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
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臈知楚客謀馳報之
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
是關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關噉殺
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
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
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
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
受關噉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關且請斬楚客
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詎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

振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
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唐宗立召爲大僕卿將行安
西會長有務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
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嘆以聞景雲二年
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
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
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
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
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復
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
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
燾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翊贊大
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
起爲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
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
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廐
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
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唐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
陷于王世克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
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
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
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磧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改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
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

裴行儉

裴行儉

裴行儉

裴行儉

裴行儉

裴行儉

裴行儉

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
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
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髀箭召諸部豪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
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調
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
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
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
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
李文暉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威節制之
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
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用伏壯士五輩齎陷刀勁
弩以羸兵挽進伏精兵踵後虜果掠車羸兵走
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虜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
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
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
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北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
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
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

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偽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詭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傳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侯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軍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

史纂要編卷五

大業卷五

五

隋

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卒年六十四謚曰獻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稽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于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冠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通陰陽曆術每制敵摧兇必先期勝日

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兼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時有後進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嘗賞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驟鞍壞懼而逃行儉召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環寶不背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示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血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史纂要編卷五

大業卷五

五

唐

唐王琬

王琬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衙檢事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琬以思忠旣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琬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琬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全達延以兵踵而前琬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關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琬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係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鑄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

王琬

福啗以金縑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干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開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救琬將并州兵濟河以討琬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琬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琬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部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琬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琬誘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

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騎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瞰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吳

唐

唐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皆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願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吳

正

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成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

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
置雍門却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
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
事守備退怙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雍門
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唐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
書稟辭全給開元二年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
服接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
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
唐休璟仁愿云休璟嘗為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
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
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
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將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諫溥子也少
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玘平上官正
議脩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
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便
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
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
之還知潭州將行具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
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歛州人出絹謂之
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管田戶給牛
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
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
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
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
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
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
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
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一

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
堯叟安撫湖南民列乞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
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乞則
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木代砲契丹遂解去
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
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
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
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宜
勅必先屬乞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乞則

奏李繼舉

李九

二

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
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
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
北緣邊安撫提點權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乞
則知雄州初禁權場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
乞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閭
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旣罷兵乞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乞
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乞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途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
民多以草覆屋乞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
教民陶瓦甍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碓城上悉累甍
下環以溝塹蔣麻植榆柳廣闢承翰所修屯田架石
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楔事
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

奏李繼舉

李九

三

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埃望十里自罷兵人莫
敢登乞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
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
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今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乞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會欲間入城中觀乞
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

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答。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名寵
運器甲不決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盡。契丹乘之。入李允則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
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率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
卽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
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
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
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

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竊至於國
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
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
營王君玉談死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
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
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
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
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爾。蓋
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斤墩。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
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蹕未進瓊以所執槌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捷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

宋史高瓊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廢幸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新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廕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

宋史种師道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澨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

七路兵征城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城卽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卷之五

六

八

九

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可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撤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十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勝沿道言种

卷之五

六

九

九

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有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頗頑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藏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王其議今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趨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管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

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
李詔趨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寡簾視之曰果我
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官使御
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
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
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
道不通坐以待斃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
道知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
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
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
弱格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
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
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
用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
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
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
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
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
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
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
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
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
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
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令和氣橫流牛安得黃
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
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
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閒靖康元年
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
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
卽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
人民逃徙芻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
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

育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玟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轡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諂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洹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

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納知興仁府曾楨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

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敗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啓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

奎差集圭

下章

五

六

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

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寬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誅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收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

奎差集圭

下章

五

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

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買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今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濟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爲慮不

卷之二十一

宋

七

七

脩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汴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計

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矣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矣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枚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

卷之二十一

宋

七

七

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趙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

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圖
基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
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
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閣門宣
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
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
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
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
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
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遺步將李景良間中立郭
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
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
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
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
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
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
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
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劉衍還
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搆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
毋輕戰以需援搆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

其鋒搆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
搆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搆死二日宣始至與金
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搆喪歸邱其家以宜權知滑州
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
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
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
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
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
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不從敵國
而保山岩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
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
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
者本遼首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
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
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
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
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
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
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

士又遣子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老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第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驛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

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輦重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勅蜀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服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陽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

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衆澤遷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論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父君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埃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尤力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

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則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以臣言爲不可用望賜骸骨放歸田里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脩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其抗疏請上還京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也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澤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樂與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

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
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
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
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攝留守事遂歸之詔
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謚忠簡以北京留守杜克爲開
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克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
官之美尊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澤子穎
居戎幕素得士心自宗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
都人憂之相與詣于朝以穎繼父任會命克留守乃
以穎起復克留守判官克無意於虜盡反澤所爲頗

宋史宗澤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明

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
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

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大尉者名叔尚起兵於
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
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尚願以
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叔
尚曰然則何以爲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
肅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
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

宋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
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
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
乎宜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
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
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
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
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

宋史岳飛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明

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
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
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
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
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
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
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
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

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馬皋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將追破之又遣辨士馬皋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中外圍江州又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

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倭然之時賊黨馬進在
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倭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
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
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倭以細書狀報之
賊以倭為怯謀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
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為先鋒倭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
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
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
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倭然之以
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衝柵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
夾擊以午為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
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倭亦以步兵
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
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
賊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
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
不忍諸將轉告倭倭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
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倭與飛遇成于樓子莊
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倭進步兵從間道直趨

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
倭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羣盜開倭兵
至皆遁去倭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
山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倭先遣游
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倭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衆
數萬俱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
平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
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倭奏
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
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廬市質明為主人汎掃門宇洗
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
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
此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
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
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即
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
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
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
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

始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
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暮食潛趨達
嶺未明已至太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
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
而鼓士爭奮奪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
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
一鼓登城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
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
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
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
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
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
安軍承宣使屯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
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
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
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
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
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
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
初太后至贛州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放火連日

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
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
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
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使
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
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
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
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
加兵湖相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
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起襄陽李
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
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衆鞭
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
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
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
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
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
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
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目是興矣進復

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
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
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鄧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
路隸飛飛移屯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關牛糧乞
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
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
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

史集卷之六

重一

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
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
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
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倫擒其統
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
王璣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
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

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
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
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
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
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
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
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

史集卷之六

重一

森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
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
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
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
冠詔兼斬黃制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
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觀面陳襄陽自收復後

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猷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陽么兀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其聞詔卽日啓行未至麟猷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猷此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

宋史卷之六

六

三

五

英雄本色

宋史

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褭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拘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常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觀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

宋史卷之六

六

三

五

掉纔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
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
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
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
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
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
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
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
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
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
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
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
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
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
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
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
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
此軍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
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
解兵柄步歸廬毋蒞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

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
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
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
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
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
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
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鄭瓊叛浚始悔飛
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
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
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
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間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
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
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
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
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
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
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

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
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槍銜之九年以復河
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
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
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
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
乃受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
葬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
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
皋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
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
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
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
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
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
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
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
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
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

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
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
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
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磨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
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
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
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
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來部將王剛以
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
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
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术果
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
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塔夏金吾副統
軍粘罕字謹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
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
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
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
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
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

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欲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積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尤术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母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

卷之六

六

早

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

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趨飛

卷之六

六

早

後

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斷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

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
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
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
是時以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飛每
言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
有處士孫元濟者開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基此最
高者也入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
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
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
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
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
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
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
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
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
役俊以前途糧乏詆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
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
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
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
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

宋史

本傳

星

宋

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
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檜檜捕著下大理
寺將以扇搥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
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
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
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
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
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諛其主耶兀术遣檜書曰
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
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
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
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
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接兵淮上又欲棄山
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
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
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
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
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入臺月餘

宋史

本傳

星

宋

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詎飛與憲書令虛中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嵩以臺車所指淮西事爲言嵩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飛幕官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

飛家

不

第

貴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寃之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嵩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保飛嵩亦劾之寃死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驥飾名錄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東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

飛家

不

聖

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

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
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
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
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侯高謂金方願和一
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
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
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
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
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
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忠義左編卷三

飛傳

忠義

明

初檜令親黨王會所搜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
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
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
二卷上之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
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
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
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
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惴無
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
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蓋以所隨白金
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
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
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
伏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
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
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
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
騎俱抵渾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
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殲河

忠義左編卷三

世忠傳

忠義

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三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竄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卽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

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楊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楊乃分兵萬人趨楊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浚奔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其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遣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傳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傳曰今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近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

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謂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闕甚遽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為江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止彥及傳弟翊送行在傳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負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

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閭嶺之還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為守車駕當分兵為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世忠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克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率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曉捷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

可以相全元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
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莫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
鋪之穴船板以槳棹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
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
世忠上流元術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
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
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
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
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
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
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
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元術也是役也元
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
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
建安范汝為及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
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
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
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
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順

卷之六

六

五

秋

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
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第岳吉以徇禽其謀主施
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
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
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
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
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
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眾在郴邵世
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
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
遣人招之成以其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
師長沙時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
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
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
碁張飲堅壁不動眾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
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
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
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
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敕樞密以功

卷之六

六

五

編

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鬼軍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宜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日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謹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皆鬼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收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碼頭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踐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

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孛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著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猷棄輜重遁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州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部將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日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

宋

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譚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卒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

卷之三

不書

宋

宋

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後金果渝盟成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喝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譚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

被三十餘創復奮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買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萎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踰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

卷之三

不書

宋

宋

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卒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新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吏卧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歛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輩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慈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撓檜怒語在檜傳又

排和議觸槍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睨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槍苟全世忠與槍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貌整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韁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

卷之五十一

六

五

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今人特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開了鼓棰却畧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報中軍便隨

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卷之五十一

六

五

宋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謁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畱順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

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錡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剛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階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痴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三路都統葛王

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鎬將闔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蹄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術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術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術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

益

大尉命鎬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爲所執。兀術問之。對如前。兀術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鵠車砲具。不用翌日。鎬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鎬懼惑軍心。立焚之。兀術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耿訓以書約戰。兀術求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術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鎬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鎬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擊韓雖退。兀術精兵尚不可當。當先擊兀術。兀術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鎬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晝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燄氣清。

京師接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鐵髮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髮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鎬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杯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關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鎬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鎬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

卷之六

金

史

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營假寐馬上鎬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鳧燕之重寶珍器悉併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鎬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鎬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鎬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鎬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捨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摩戰沂中曰虜

卷之六

金

史

不和

北

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鎡有隙故柘皋之賞鎡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沂中鎡趙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

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鎡又謂曰敵得城而遠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遲明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鎡語俊無恐鎡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誰者妄也乃威方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史

史

之軍爾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鎡鎡擒十六人梟首渠上餘皆逸鎡見俊怒謂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若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鎡正色曰鎡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以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鎡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來彌望

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鎡節制逐路軍馬鎡引兵屯楊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砲裹船載糧而來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真州鎡引兵還楊州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楊州以舟渡真揚州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州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浹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鎡專防江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浹以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史

史

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漣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宋

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諸閣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今有敢言錡之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踵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

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朱熹曰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爲所迫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宋

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儼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今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

一駟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虜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傷困者卽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如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或曰是戰也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口此則不得而知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三

繼漢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
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
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
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
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
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
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廼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
並出出驍出作徙邛出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
方閉氏作南方開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
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
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廼封騫爲博望侯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
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
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
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
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
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
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
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
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
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
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
徙大夏地昆莫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
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
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
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
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
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

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犂柯越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自

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恠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而匈奴奇兵文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

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
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
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
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
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
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
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
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
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六

七

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今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
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
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
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塞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
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
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
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
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
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
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
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
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
之大怒使使遮王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
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七

七

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廼案言伐宛尤不便
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
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馬三萬匹
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
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
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
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

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今宛益生詐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之申主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第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行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

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
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郿成王者趙第
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
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
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
卒賜直四萬錢伐究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
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鄧
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
貧句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
獻食承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
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司
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
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
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
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
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
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
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堅
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
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谷
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
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
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
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
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

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卽
豫爲臣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
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
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
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
許焉旣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
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
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
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
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
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閼蘇大
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
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
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
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
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
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

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
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
勝又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
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
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
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
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
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
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
至閼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
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
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
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

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牢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史書左傳卷五

八漢書

古

七

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關來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戰弩爲後卽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

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

史書左傳卷五

八漢書

五

四

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議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阨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

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甚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食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無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明通小

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無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解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大將軍王鳳奏以爲從事郎中莫府事一決於湯後坐事遷敦煌谷未上書救之天子還湯卒于長安自武帝遣張騫初制校尉屯田渠犂至宣帝時鄭吉爲校尉攻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已而吉降日逐王威震西域遂併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于是中西域而立都府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東漢班超 附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竇固出擊匈奴

東漢書卷五

東漢書

九

九

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

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犂靬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

東漢書卷五

東漢書

九

九

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

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
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
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
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
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
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
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
之處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
前却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
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
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
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
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
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
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
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
自刎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

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
其東又欲還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
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
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
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
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
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復歸附欲共并力
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
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
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
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
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
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
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
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
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
羈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
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

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馳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

卷之八

疏勒

三

汗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千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今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

卷之八

疏勒

三

汗

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

太康二年
大東漢書
五

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尉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

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今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焉耆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

太康二年
大東漢書
五

奸

王超留書者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上年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是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王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今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生校尉超素有胃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賜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卷之六

西域傳

王

勇

卷之六

西域傳

王

勇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詰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

價直嚴以期會都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
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
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
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
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
遠夷柔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
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
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都善于寘心膽比杆匈奴
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
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
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
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
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
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恭
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
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
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

卷之三

卷之三

天

齊

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
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
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杆撫西
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
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用害恐河西城門
必復有書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
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
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
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
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
以疑匈奴觀觀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
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
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
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
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卷之三

卷之三

元

趙

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未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

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關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元巴而朮的斤

巴而朮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卽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瘻若懷妊狀九月又十日而樹瘻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廝該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王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靈山南有石山曰福山唐使與

卷之三

元巴而朮的斤

三

三

三

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卽遣使入奏率部衆爲臣僕是時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俟四人者至與大戰於檐河亦都護遣其國相來報帝復遣使還諭亦都護遂以金寶入貢辛未朝帝于怯綠連河奏曰陛下若恩顧臣使得與陛下四子之末庶幾竭其犬馬之力帝感其言使尚公主且得序於諸子征罕勉力鎖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旣卒而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玉古倫赤的斤卒子馬木刺的斤嗣將探馬軍萬人從憲宗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火州卒至元三年世祖命其子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之亂畏兀兒之民遭亂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畏兀兒之衆復輯十二年都哇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聲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當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我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從爾也

卷之三

元巴而朮的斤

三

三

祖皇帝諸孫何以不附我且爾嘗尚公主矣爾能以女與我我則休兵不然則急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相與俱亡矣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見以其女載以茵引縋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帝嘉其功錫以重賞又賜鈔十萬錠以賑其民還鎮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忽至其地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隣的斤尚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仇帝壯其志賜金幣巨萬妻以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北征諸軍齊族遂留永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三

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蕃宣威德明信賊用欽迹其民賴以安武宗召還嗣為亦都護仁宗始稽故實封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兀兒之境領兵火州復玄畏兀兒城池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四

漢趙克國

庚酉

趙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克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克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克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權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克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克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都善敦煌以絕漢道克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王等恐怒

亡所信鄉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大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

邪克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克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克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畧者解散虜謀極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意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資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

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克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克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

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
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
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
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
世將娑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賁三十日食
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
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
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並來分散其心意離
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
胡越狄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
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
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
復有疑克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
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
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開諭告以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
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升豪雕庫宣天子
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玉此羗之

食盡

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俟更
爲寇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開釋有罪誅無
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
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
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
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
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
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羗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
約結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
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
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
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令其黨虜交堅
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
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
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
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
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

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克國計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克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克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國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旱地今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旱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克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克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國曰諸君但欲

卷之六

八

八

便文自管非為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克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劇雷屯毋行獨遣破羗強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懷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繻承來責將軍將軍

卷之六

九

九

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危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取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吾因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棗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疊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雷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

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
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
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
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
罷騎兵萬人畱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不勝非善之
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
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
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
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
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騎今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
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不出今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疥墮
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
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
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陜
中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
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畱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村下犬馬齒
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斯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邪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下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
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
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
與先零爲一將軍執計復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
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
八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

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疊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劒關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遑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

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兵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畱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臣愚唯陛下省察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羗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克國屯田處雖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克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克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饑餓死者六七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
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
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克國曰衆
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
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
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
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
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
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
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羗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
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弔澤陽雕良兒靡忘
皆帥煎鞏黃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
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羗詔舉可護羗校尉者時克國病四府舉辛武
賢小弟湯克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
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醺羗人羗人反畔卒如克國之
言初破羗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

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
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
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克國還言兵事武賢
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
至克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克國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
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
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卽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中理庫池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顯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徙士數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

東漢書

卷八

七

高

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阻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疆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今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縣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

東漢書

卷八

七

高

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厲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算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郡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脩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

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愷弘閭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辭不應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辭不應終始辟太尉李脩府拜中丞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渠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地邊乃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脩善其言更集

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詔曰得朝歌何哀詔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上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籌之知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羌乃震退詔因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承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特安帝幸焉石府畱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順

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頗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頗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頗頗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牛關訟頗以千數朝廷知頗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頗但謝罪不敢言在涼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湟那等諸羌種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頗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穆良多湟那等首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頗降當前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頗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首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頗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頗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滯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頗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散北畧武威間頗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頗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頗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頗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頗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畧頗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京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畱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兵萬餘人資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頽衆恐頽乃令軍中張鉞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頽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頽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

卷之三

六

去

載

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頽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頽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頽遂與相連綴且關且引及於靈武谷頽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頽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

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畧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

卷之三

六

去

載

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克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類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
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
類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
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
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類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四十二萬七
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類行軍仁愛士卒病死者親自

卷之八

入東漢書

天

仁

瞻省手為裏創在邊十餘年未嘗尋寢與將士同苦
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
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
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司隸校尉類曲意宦官故得
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珣董騰
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代橋玄為太尉會日
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
球奏誅王甫并及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
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類功靈帝詔類妻子
還本郡初類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
稱為涼州三明云

卷之八

入東漢書

无

仁

晉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泰始中將與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充州舉隆材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爾隆曰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七

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劾隆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今乃以魏時朽杖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

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琰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克西士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乃從琰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將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癸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世不敢爲寇太熙初授東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七

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詡嚴
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
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
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
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
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帝使
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畧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
寶元年為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為將乃能持重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
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
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
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

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
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
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克初自朔方至雲中衰數千
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願後四十餘年
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
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
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俗諳邊事得士卒心及
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
往日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

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待棄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不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畱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自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援之死亡累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值諸

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韋臯 附孫撫書田將軍遺事

韋臯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
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狩奉
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而留兵五百戍
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帥將
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
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
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
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
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
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
以安衆而後入可也雲光以臯儒生亡能爲乃命士
委仗鎰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臯伏甲左右麻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
他奴拜臯鳳翔節度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
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寵其
功臯遣兄平及舍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
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臯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

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劔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
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
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
首領卽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卽時攝
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悌戾者
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
約東蠻鬼主驟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
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
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遮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
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
雄者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
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
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疆弱爲患臯能綏
服之故戰有功詔以卽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驟
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
蕃盟臯遣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
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
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
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勳張芬出西山靈
關破義和通鶴定廉城賧的博嶺遂圍維州博博維

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寶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舊州吐蕃怨完臯造舟謀擾邊臯輒破

卷之八

唐書

天

文

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梳虜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畧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縣義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城守至道黎尙草良金趨平夷路維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師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

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謀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謂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卽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臯叔文佞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

卷之八

唐書

文

南

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龍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修橫務蓋滅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鑲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傳俱爲邊城迫於群蠻田在實將軍

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敗馬於岷江其衆如蜂前鋒魁捷皆擄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臯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貪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飯豕十九如飢雖知征戢之數不習山川之險

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曰次一舍因以呵然汗矣而尤歷重阻卽嚴城東甲而趨扶戟而關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傳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邊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輯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

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隄曉老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窮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息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解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

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扼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廼以為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

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喃斯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廼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

解寶帶予之。厥敦感激求自效。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厥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厥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厥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絲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喃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璽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旣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連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援囉嚨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援囉嚨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喃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皆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羊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請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多出，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歛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喃囉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化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軍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吳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寶元中王勣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勣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勣善出城見之勣謂公儀曰勣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勣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勣至定治事畢瑋謂勣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畱一日欲有所言勣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畱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勣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吳

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勣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五

宋神宗世衡

神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輒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

宋神宗世衡

宋神宗

一

宋神宗

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千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

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

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世衡初至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

宋神宗世衡

宋神宗

二

宋神宗

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

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爲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世衡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弁舌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玉某號天都王元昊以爲腹心允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之

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允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激既深世衡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世衡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筆楚乎世衡乃草遣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瀆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弁以書龜一幅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旣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筆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

其左右嵩意元吳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斬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遣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吳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吳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吳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嫚罵元吳而稱野利有內心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酒境上作文書於板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何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吳天都以此亦得罪元吳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云元吳之謀主宇文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吳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過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誣其欲叛元吳疑之世衡嘗獲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吳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

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計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為白姥誣死設祭境上為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房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覷乃得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血得元吳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吳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寶元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

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擗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首負鼓而去遂為所擒遷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即起將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閒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賸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哨氏子孫唯董氈窟能自立賸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執豈能與

宋王韶

宋王韶

七

宋王韶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哨氏敢不歸哨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哨氏子孫踰征差處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宋王韶

宋王韶

宋王韶

八

宋王韶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論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龍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以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項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達上部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達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關則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關師小却部躬擐甲冒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賸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

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賧征首領賧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賧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詔回軍擊之賧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賧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入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檄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賧征知援絕板柵去思立之履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

出踏白後焚八千帳賧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詔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詔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據官吏細故詔欲罷瑊王安石右瑊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僅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鑒空開邊驛驛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諡曰襄敏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

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類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東漢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
焉會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
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貧並有才能王莽時爲二千
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
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暮
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
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救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
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
虔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
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
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薦
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城大尹及莽敗
援兄貲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
祖卽位貲先詣洛陽帝遣貲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
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

孫述稱帝於蜀，遣使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嘗旌旄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

後漢書

卷之六

三

四

遨遊，二帝問：「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易簡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謠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仕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爲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距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

後漢書

卷之六

三

四

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取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奸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

友黨援又爲書與雷將楊廣使曉勸於雷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嘗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遇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要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夫援素知季孟孝愛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五

者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諍諍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廢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嘗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援與楊武將軍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六

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開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威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叅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遠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煩哀

老子使得遊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鸞跼蹐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

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罪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
舒言余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
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
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
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
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
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
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
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
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
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
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
誡兄子而梁松實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
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

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
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
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
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
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
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
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
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
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歸葬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
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
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
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
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
間俯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
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
圖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義公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界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獨努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

卷之六

六

三

卷之六

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偃死軍士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

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白焉肅宗卽位追賜勃

卷之六

六

百

卷之六

子二千斛初援兄子賢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凌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

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恐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

卷之八

八

七

七

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企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遶過山峒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皆爲所摧陷又遣楊

敗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
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
所以爲方畧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比
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
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
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
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
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
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
若訥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
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初張忠
蔭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
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
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臥帳中
悉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
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避
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
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
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

變

遷

慶

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
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
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
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
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
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日不
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
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
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
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
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
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
面陳兵發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
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余靖軍于
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
萬人擊智高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
中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
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
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
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貪得

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撤靖
無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計策人亦服青有遠畧云
皇祐五年正月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
兵從秋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
次賓州青以張忠蔭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太沮前戒
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
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袁
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軾與賊戰復敗走如常
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
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
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
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軾
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
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案
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
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校首
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
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
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
已奪崑崙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

青率兵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
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
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
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
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
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
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
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
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
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
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遠皆披
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
至平糞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糞家
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
鋒買遠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
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達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
軍疾趣山立而賊至達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陣
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
賊遂大潰達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達令而
勝權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

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中
葛懷敏與元昊戰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
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
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
學士蔡襄言聞于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
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
兵羈賊首赴闕下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
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
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
輕偏裨人人自用過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
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
今復不得行是循覆轍之軌也青昔在鄜延居臣麾
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
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
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
師還以凱歌音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泰
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
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
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
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

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
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爲
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
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
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
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
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
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四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
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
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
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諸議方息
若又賞之太過是又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
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封侯立
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更宜
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護國軍節度仍
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
功於中書竟以爲樞密使青宜撫廣西時智高守崑
崙關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
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欲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
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

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各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為樞密使時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

卷之八

宋書

五

王明

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為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為祖青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鬚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琦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余其異於人如此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熏祭者必先關白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間青為樞使一夕夜醺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

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詎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于鎮夜醺之事竟無人為辯之者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琦惟陝西豪士劉易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驟卒敢如此詬詈青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青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青首造劉易謝琦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琦五路宣撫薦

卷之八

宋書

五

王明

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琦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琦欣然再書再不憚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青為求於內郡後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青善制易也嘉祐三年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諡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饑勞苦雖敵猝犯之無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沔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

又服其爲人莫及也

說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王

夏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六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楊守清奏疏有言竊以陳蔡之編輯
李太師部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楊守清奏疏有言竊以陳蔡之編輯

門生呈

武差 恭校正

后之一賢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六

二

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

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綈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決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徬徨爲思聽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崇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軍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

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寶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語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敬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襴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紀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

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
施之嫌哉昔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
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
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
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
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
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
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
母之奉奉平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
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
愼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塋起墳微高太后以
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
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
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
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
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
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

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
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
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受關內
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
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
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
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
令瞋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
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退位歸第焉太后其
年寢疾不信巫祝卜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
三十三年年四十餘合塋顯節陵賈貴人南陽人建
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
人帝旣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
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
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
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光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后獨著素裝

卷之六十六

六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臨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王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寶家屬

卷之六十六

七

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殤帝崩太后與兄臨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詔誨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愍陰氏之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畫省王政夜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經書以教宮人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齊七日賜公卿百僚有差庚戌

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稷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孫三十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目不識識賦否斯故禍

東漢書卷五十六

八

八

金

貶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兒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今兒曹上進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者宿者皆稱中大夫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夫康聞詔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耶婢怒還說康詐病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崩在位二十年合葬順陵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為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黨閹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官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尋為皇太子妃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為開治終不令有寃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勝侍疾病輒以所御

唐書卷五十六

九

金

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文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托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為戒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半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還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為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萬太子承乾乳姐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

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
起后與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
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況度道人板塞災會后曰死生
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
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
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
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
大漸與帝決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
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
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

卷之六

十

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壙無起墳無用
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
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后
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
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
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
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
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
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聖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

宋杜后

宋太祖母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治家嚴毅有禮法
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秦王光贊太祖自陳橋還京
師人走報太后曰黜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見素有
大志今果然太祖卽位尊爲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
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
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
置身危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
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
教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疾亟

卷之六

十一

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
下乎太祖鳴噓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
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
出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
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與汝弟四海至廣萬幾
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大祖頓首泣曰敢不如
教太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
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
密宮人掌之太后崩於滋德殿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德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書飛帛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城傷宮嬪殿下聲微帝所宦者以乳姬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

皆親剪其髮論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尋盡死力賊卽擒滅閭內妾與卒亂常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輿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張之而出外庭不汝置妃不憚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寢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

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章更議之未嘗出已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梃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明年夏帝疾益愈卽命撤簾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勅有司崇峻典禮以弟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帝極致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候賜間親持饌飲以食帝外家舅子嘗母得入謁后春秋高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請后問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曉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崩年六十四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於外帝悚聽垂欲

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鏖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逮陳中開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招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滄泣軾由是差差去矣

六事

古

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有司上諡曰慈聖光獻葬於永昭陵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勲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濃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頤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間起居至是令母輒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以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
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
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
丞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
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
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
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
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
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
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

卷之六

八

七

八

敗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道茶鹽之
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
戒其臣下勿復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
矣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
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會奉賀
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
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
勸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
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
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

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
后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
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爲常姪公
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
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
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
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
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
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即斬汝媼大懼不
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

卷之六

八

七

八

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
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九月扁疾崩年六十二後二
年章惇蔡卞那恕始造爲不根之謗皇太后太妃力
辯其誣事乃已語在恕傳至高宗時詔舉惇卞恕罪
褒錄后家擢從孫世則節度使他受恩者又十餘人
云英宗子長神宗次吳王顥次益王顥皆高后出也
顥封東陽郡王神宗立徙王雍哲宗嗣位徙封楊王
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自熙
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至元祐初乃賜咸宜
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顥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

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義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二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

卷之六 六十一

母忝父祖以為邦家光徙封徐王詔書不名宣仁有疾顙旦旦入問因亦被病帝親挾臂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既而薨

后之二篡

漢呂后

漢高祖呂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惠帝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嘗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及叔孫通諫用留侯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將從征伐長兄濞為周呂侯次兄穉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

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遑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

卷之八

三

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卽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復殺高祖子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遠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初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

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

卷之八

三

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以幽死。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琊王。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官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於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太赦天下。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自知背高皇。

帝約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許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

卷之六

六

七

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恐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平陽侯留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趣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官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

卷之六

六

七

大風從官亂莫敢關者還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廩中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管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讓為太宗將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問上嬖女美召為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帝知非禍何兒女悲乎母聽其意止泣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說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嬖與后不協后性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欸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余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余視見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皆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狀勝盡上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讓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寬仁祐不宜引庇府省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為武后所殺改后姓為蟒良娣為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為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別其手足反接投醢囂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為猫使武氏為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遂無忌遂良踵死徙所寵煽赫然后城寓深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莫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官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如初

東坡志林

八

美

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聞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毋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議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始士讓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即后季嫁

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嗾不置及是元慶為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綠戚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偽為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妹帝皆寵之韓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

東坡志林

八

主

計

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蝮以韓國子敏之奉士讓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為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咸寧元年卒追封魯國謚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塋咸陽給班劍葆仗鼓吹時天下旱后偽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士讓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為妃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功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

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勲
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
十二百官任事又才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
詔畧施行之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
不嫁太子弘言於帝后怒酖殺弘立雍王賢為太子
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
示寬裕却人心使歸已即奏言今羣臣納半俸百姓
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請一罷之詔可
儀鳳三年羣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即并州建太
原郡王廟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

卷之五十五

唐書

元

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
為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
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
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
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
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
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
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官馬坊搜得皂甲
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
上數愛太子還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

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
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
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
子哲為太子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奏鳴鶴曰
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
斬帝體寧刺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
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
言未畢后簾中載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縉實以賜
帝不豫太子監國詔侍中裴炎等於東宮平章政事
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天后稱皇太后遺詔

卷之五十六

唐書

元

軍國大務聽參決裴炎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
省號政事堂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
於中書省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肅玄貞為侍中
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
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
后命炎洎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
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
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
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
上號册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

嗣大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
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
人言彘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
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
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太后命
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
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
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貶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
金吾將軍遷廬陵王於房州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
從金色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

卷之八

唐書

三

相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
令為內史御史臺為肅政臺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
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為眉州刺史坐賊貶
柳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怏怏遂乘人怨謀起兵先
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章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常起
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章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
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
封庫今參軍李宗臣釋繫囚驅工匠數百人授甲斬
錄事參軍孫處行以狗前整厓尉魏思溫為軍師每

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為詞傳檄州縣各曰偽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
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庭之嬖賤元后於羣翟陷吾君於聚應殺姊屠
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
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
曰驛賁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
落不偶乎敬業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說衆曰賢

卷之八

唐書

三

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
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
南兵為孝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
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武承嗣請立七廟追
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
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
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
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譏太
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祿之常仁
約畏然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

縣侯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與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賢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審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鞠之風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

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為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因請臨朝制可垂拱元年武后制官民皆得自舉垂拱二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后乃治銅匱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才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雖耘夫莠

子必親延見廩之客館敢稽留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闌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殺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神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

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詔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懷義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伴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至是護作士數萬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後為天堂鴻麗嚴奧次之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搥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斃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禁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恩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以蘇良嗣為左相常待價為右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梓吏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

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官人陛下若以懷
義為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聞之庶不亂宮闈表
瘼不出冀州鵬鵠化為雄是年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鳳閣侍郎劉祿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
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大隱密奏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祿之我所引乃復叛
我誣祿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
有私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祿之曰
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
賜死于家祿之初下獄肅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
賀之補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
若魏玄同為納言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
承嗣等惡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
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而
卒后欲遣肅待價擊吐蕃肅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
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
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
其有功遂罷之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武承嗣
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
物填之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于洛水

后號為寶圖權同泰游擊將軍於是汜入又上瑞石
太后乃郊上帝謝罪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聖改寶
圖曰天授聖圖號洛水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勃
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曰廣武殺太子
舍人郝象賢后有憾於其祖處俊也時柄去王室大
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武后潛謀
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
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
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申州刺史東
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諤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
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
不自安密有臣復之志譔謬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
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
明堂諸王因遽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
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
朕遭幽禁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為皇帝璽書
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沖召長史蕭
德宗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趙及貝州刺史紀王慎
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
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

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華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餘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冲還走博州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勳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勳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命左豹韜大將軍魏崇裕爲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冲屬藉更姓虺氏貞聞冲敗欲自鑲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圖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魏崇裕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諶遣使語貞及冲曰

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募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焉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舍生狗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王本立同平章事太后身拜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羣臣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園簿壇下禮成去永昌元年享萬衆神宮改服袞冕擗大圭執鎮圭睿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護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羣臣號士護周

忠孝太皇楊忠孝太后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誣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嵩州殺天官侍郎鄧玄挺玄挺女為誣妻又與煒善誣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男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縑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明與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異州雌雞化為雄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南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

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街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營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王璲等六人朗州松州雌雞變為雄載初元年改天授元年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墨塋鳳凰臺等十有二文太后自名墨改詔書為制書以周漢為二王後虞夏殷後為三恪除唐屬籍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常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

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於流所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

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骸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徒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帟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又省羣臣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宮赤雀見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為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

麴心存撫使眊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撻劾其
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
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
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
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
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
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
懷一餽上表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
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扣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
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

卷之六

六

四

金

大慙舉朝欲唾其面來俊臣誣殺大將軍泉獻誠平
章事狄仁傑等為來俊臣誣以謀反既而得白皆貶
為縣令夏官侍郎李昭德言左相武承嗣權重罷之
以昭德同平章事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
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
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
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
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
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右
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

卷之六

六

四

創

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善之制獄稍衰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
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
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
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
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
史館從宰相姚璿請也長壽二年正月朔太后享萬
象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為亞獻
三思為終獻婁師德同平章事帝之為皇嗣公卿往
往見之會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
白羽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僊潛謁帝
皆腰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又有告皇嗣潛有
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
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唐宗由是得免酷吏侯思止伏誅有上封事言嶺南
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
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
號哭不服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述一日戮三百餘
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
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赴南面監丞

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太貞右武衛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鞠而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寃詔六道使所殺者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爲厲云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上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長壽三年改延載元年延載二年武惠三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璘護作乃大裒銅鐵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而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鑲椎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圖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悉鑄羣臣蕃酋名氏其上流王弘義瓊州證聖元年改天冊萬歲元年薛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恨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

壯士擊殺之以畜車載尸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蓋一時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配裔懷義構矩俄免官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土禮與唐高祖並配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樺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樹赦日置鷄其杪賜號金鷄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爲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歛天下黃金作大儀鐘不充之以崇化廟爲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爲太廟登封元年改通天元年武懿宗誣刺史劉思禮謀反滅平章事李元素等三十六家流其宗屬千餘通天二年改神功元年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張易之昌宗僕射張行成子也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旣冠順哲美姿容音技多所曉通

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
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傳
朱粉衣執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易之
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桑宅馬牛充入
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尚宮問省起居
昌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
造門侯望顏色親執轡銜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
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
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
流

治言姑姪之與母子孰親太后意稍寤由是無立承
嗣三恩意降胡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營州與契
丹圍幽州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項與張
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頃從
容說二人勸主上立廬陵王可以長保富貴二人以
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意乃定託言廬陵王
有疾遣職方郎徐彥伯詔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
在療疾廬陵王至神都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快快
病死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皇嗣旦
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廬陵王哲為太子
復名顯赦天下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蓋
田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決苟此
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
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
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二年姚元崇同平章事以皇
嗣旦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
兵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
復為太子恐百歲後為唐宗室躡藉無死所即引諸
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為鐵券使藏史
館以控鶴監為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為令以左

右控鶴為奉宸大夫易之復為令太后又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絲百段魏元忠同平章事婁師德卒是年狄仁傑為內史聖曆三年改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

卷之六

大曆

壬

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大足元年改長安元年武邑人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長安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玄暉性

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攷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今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為宴食耳令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以崔玄暉同平章事張易之昌宗引知名士閻明隱薛稷具半千為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構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滿堂顯行無復知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以媚后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

卷之六

大曆

壬

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八人譏三教殊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請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書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八月以武三思為內史三年后既春秋高

易之兄弟嚴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讎皆得罪
繼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舉易之訴於
后及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扶太子
為耐久后問孰為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
庭辯皆不實然元忠說猶皆被逐以神都副留守楊
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
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
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貼於面反披紫袍為
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
蓋其面也

初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疏險
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
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
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奏云昌宗
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荅左拾遺李邕進曰
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長安四年嘗臺
侍郎同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
右庶子同三品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以安石兼
檢校楊州刺史以休璟兼幽營都督休璟將行寄言
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許
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
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
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
慶奏言昌宗欸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
泰妖言請收行法璟固請收昌宗付獄窮理其罪太
后不聽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
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
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
往還使之求福祿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
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候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

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
昌宗亦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
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
三司考覈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爲言太后
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
復奏收昌宗下獄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
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赦赦之璟歎曰不先
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振
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袁恕已共薦詹事
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何如

卷之六

唐書

五

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不欲者尤須與
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
史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張
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
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
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
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
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
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
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

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
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
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
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
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
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
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
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
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
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

卷之六

唐書

五

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
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
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
社稷願殿下覽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
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
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
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
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
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
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

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官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來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士

卷之六

入唐

王

庶歡躍嚮取之及盡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

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預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加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乙卯同平章事韋承慶從高要尉房融除名流高州崔神慶流欽州帝幸百官詣觀風殿問太后起居後率十日一詣官俄朝朔望廢奉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恩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

卷之六

入唐

王

武王者咸亨會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諡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會武三思忝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輒雨三思誅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楊孚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僧以君準臣則惑乃止及韋武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異雲元年號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號聖后太平誅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為太原郡王后為妃

罷吳順等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皎
建言則天皇后配高宗廟主題天后聖帝非是請易
題爲則天皇后武氏制可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
第遷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
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闕生平所晤者凡三十六姓捕
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
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
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閒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
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

史纂要卷之六

不虞后

天

曰于安遠告虺真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
罪惡如山國祿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
遠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
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兵武后曰賊方走籍卿坐鎮
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諉妻曰吾死
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
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應者俄
詔以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頊還言狀后曰人心
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頊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
頊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

史纂要卷之六

不虞后

天

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頊
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
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頊嚴語侵之無所容假
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他日安可保銜之張易之兄
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
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
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涕流請頊曰天下思唐久矣
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
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
易之昌宗乘閒如頊教后意乃定旣而知頊與謀存
見問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
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大
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
聽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
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
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
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邪頊惶懼流汗拜
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員備官聚
瑛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

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頃曰水土皆一盞有爭乎
曰無曰以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
曰有之頃頓首曰雖臣亦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
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
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雖使有爭臣知兩不安矣后
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頃幸徒始豐尉客江都卒
中宗之立頃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肅宗初有發明
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卷之八

八

六

韋后

中宗后韋氏京兆萬年人帝在東宮后被選為妃嗣
聖初立為皇后俄與帝處房陵神龍元年中宗復位
后居中宮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
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
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
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
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
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
宗之世相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
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
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
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
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
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
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
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
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
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

卷之八

八

七

之子鬱林侯千里福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相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三思太后兄子當太后時累進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罷為太子少保子崇訓尚中宗女安樂公主三思性傾諛善迎諂主意鉤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懷義二張方丞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醜然如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不肖即建管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

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是時韋后與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后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其先朝禍鑒未遠甚可懼也如今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后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三思既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彥範等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補闕張景源建言子承母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朝觀武崇訓以帝婿兼左衛將軍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畧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至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

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爲也由是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衛士鄭普思尚友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栢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上不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三思鄭普思等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一死時三思姦亂竊國其忌阻正人特甚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相驅煽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

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譏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俟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敗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恠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歿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宴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後三思竟以計殺五王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兼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

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
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裏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
罪元琰獨免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王蕭二
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奐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
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
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
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
同明殿見羣臣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相彥
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
史二月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
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
能加金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宋之問及弟兗州
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
友人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
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
子曇告三思欲以自贖三司使曇及撫州司倉冉祖
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張仲之武當丞周憬等潛結
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
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

章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官臺再思巨源
陽謀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
紹之命楓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
汝於天三月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北
千廟中大言曰比千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
后盜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
到之問之遜曇祖雍並除京官武三思與韋后日夜
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暉爲均
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已爲郢州刺史與
暉等同立功者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夏四月處
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爲逆亂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
及整巾屣復出側門謂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起
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
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
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
夫蘇珣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
南過秋分二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五月武
三思使鄭愔告刺史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
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貶暉崖州司馬彥範龍州

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已賓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太子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裴談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瀋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屍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

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神龍三年改景龍元年太子崇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右臺大夫蘇珣治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第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皇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共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景龍二年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安恒矜高好奇太子誅武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故及宗楚客率羣臣請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

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毋妻封號太史迦
葉志忠奏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
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世歌堂堂
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
歌桑條蓋后妃之德專繫桑其宗廟事也乃賜志忠
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
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爲九十八代帝大喜擢
延禧諫議大夫於是上官昭容以武氏事動后即表
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爲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
母妻不繇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制度陰儲人

桑條繫手六

入書

主

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母及尚宮賀曇等多
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勢與上官埒縣
是墨敕斜封出矣景龍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景龍
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彿觀覽縱宮女
出游皆淫奔不還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
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偃師
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疆盛安樂
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社稷上召欽融面詰之欽
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
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

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調
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
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
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
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
尉韋璿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后族弟
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將
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
福以刑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義吏部侍郎崔

桑條繫手六

入書

主

湜並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
中宗少子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日參
謀政事宗楚客密謂后兄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
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
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
可改耶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
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
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爲太尉以從人望命韋
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
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義河南道張嘉福河

北道宗楚客武延秀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
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后子
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
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
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
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臣復社稷
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韃
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
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
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
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
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
卿薛崇暉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奏御王崇暉前朝邑
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
嵩數榜撻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
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踴躍請以死自
效萬騎果毅李仙舁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
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
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
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晦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

苑中會鍾紹京驛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
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
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
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舁皆至隆基所請號而
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雨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
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狗
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
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
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
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
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
德門仙舁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交烟閣即大
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
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
殿宿衛梓官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
飛騎營右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
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蕭章門外先是太子重
俊起兵誅三思索上官昭容昭容始懼自是心附帝
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
且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

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
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
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官中
及守諸門并索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
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
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
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
黨斬韋溫於東市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袞乘青騎逃
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於是梟馬秦客楊

李林甫等皆不書

主

均棄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
社曲柝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
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
平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萬騎薛崇暉賜爵立節
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
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
流竄殆盡紀處訥行至華州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
之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
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相王固辭同平章事崔
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

相王嚙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不安家國事
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隆基
曰王性恬淡不以世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况
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
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
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
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
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
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
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

主

主

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
下復以少帝爲溫王置於內宅以鍾紹京爲中書令

歷代史纂彙編卷第五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七

后之三 姊憚

漢趙后 附錄

漢孝成趙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初成帝爲太子好經書寬博謹慎宣帝愛之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村藝元帝常欲以爲嗣賴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元帝亦以先帝尤

史纂左編卷五十七

入趙后

愛太子故得無廢及卽位鴻嘉元年始爲微行從菴門郎或私奴千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闔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尚公主生放放爲侍中娶許后女弟當時寵倖無比故假稱之初許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婕妤賜姓曰衛

其後得飛燕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墜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貴寵後宮許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官詈及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死親屬歸故郡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太后嫌其所出微其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

史纂左編卷五十七

入趙后

二

大

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旨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趙婕妤爲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紫漆切皆銅沓目黃金塗白玉堦壁帶往往爲黃金鉅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官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公爲淫恣無敢言者姊弟顯寵十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傳太后

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傳縛輶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衆譴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宴迫近襍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

卷之五

大禮

三

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殿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官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盧綠綿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

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帝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愴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與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與獄

卷之五

大禮

四

堂

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棗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今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汝無過寧自殺耶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卽自縊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懷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

和藥九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帝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
中許氏竟當復立耶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杜從
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爾帝
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
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今美
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
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
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父來置飾室中簾
南美人以筆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
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
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
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囊方底推置屏
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
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
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城都平阿侯家婢
王業仕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
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
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
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

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令以
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
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
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
臣驛騎將軍貪嗜錢不足與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
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
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按永光三
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更大赦孝元皇帝
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
當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
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
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
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家在尊貴之
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
請事窮究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城侯趙
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
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嫡立庶聖人法
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道遵循固讓委身具粵
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立王季以崇聖嗣幸有天下
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

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
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
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
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
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
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
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
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
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
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
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
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
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臣揅銷滅既往之過古今
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
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
之事許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庸也願下有司議卽
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
其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父

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
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
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
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
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諱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
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
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濶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讐也而尚在小君之
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
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
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
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
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
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鐻也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
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帷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踣地已
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
畫而問伯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
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見聞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問顏色黑瘦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

奏書

天趙后

九

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散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視母疾數月主有瘕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通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元延元年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史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監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當從及大政俱使諭旨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唐張后

唐肅宗廢后張庶人新豐人祖母寶玄宗母昭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鞠愛篤備帝即位封鄧國夫人親寵無比子曰去逸去逸生后肅宗既為太子以韋孺人為妃后為良娣妃兄堅為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禁中安祿山反陷於賊至德中薨始妃既絕良娣得專侍太子慧中而辯能迎意傳合玄宗西幸娣與太子從渡渭民鄣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趨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娣必寢前太子

奏書

八張后

十

九

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敕止對曰今豈自養時耶乾元初立為后后能牢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比多以私謁撓權二年羣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羣臣尊已號翊聖帝問李揆揆爭不可會月餽帝以咎在後宮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初建寧王

俟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賞戰士俟助泌請故后怨卒被譖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謹慎后猶欲危之然以子侶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實應九年帝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等謀立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幽后別殿代宗已立羣臣白帝請廢爲庶人殺之支黨伏誅

宋李后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爲恭王妃乾道元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爲太子后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卽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官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卽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齊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於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后歸謁

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埋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

史記編年

六

三

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諡慈懿初孝宗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語及倦勤之意二府交贊知樞密院黃洽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洽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上愕然色變洽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默臣既出此言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後孝宗每撫几曰悔不用黃洽之言

后之四亡國

陳張貴妃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后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於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栢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沈皇后素無寵於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正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

史記編年

六

七

數十

丈並數十間其牕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香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櫟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宮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

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宮女有容色者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閒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經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及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得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中

北齊馮淑妃

北齊後主馮淑妃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主至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國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國言非吉徵周師攻城齊兵大潰遂克晉州及帝還平陽聲勢甚盛周主西還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齊師遂圍晉州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渡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勲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祿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參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着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周師入鄴復

以淑妃奔青州丞相高阿那肱密引周師追及之以歸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履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後主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絃達妃爲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特賜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

唐楊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卽爲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大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銍鴻臚卿銍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愛顯釗國忠也三

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物駙馬都尉獨孤明失官他日妃以譴還銍第比中又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典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慰良渥明日諸嬖上食樂作驟賜左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

百萬為脂粉費鉅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
娥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
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華侈相誇詡土木工食不
息號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
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
既成召工塲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號國以絳羅五
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蜉蝣記其數苟失
一物不敢受直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
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
凡克錦繡官及治珍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
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珍入貢動駭耳目於是
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
章銀青階擢異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枝必欲
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天
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
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為鉄鎖地更
使外辱乎帝感動輒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
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
死無以報引刀斷絛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
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

萬國忠既遙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
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燭若萬花川谷
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道錮墮烏瑟瑟璣玕狼
藉於道香聞數十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
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
且極樂爾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僮騎爭闌
門鞭挺謹競主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
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岍尚萬
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為玄
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鉅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
貴最久而號國素與國忠亂頗為人知不耻也每入
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
不施幃障時人謂為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
韓號以請輒詣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
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
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
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於延
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
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
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玄禮引而去縊路

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為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不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槨他葬焉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哽欬馬嵬之難號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棄馬走林號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不殊吏載置於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卷之五

七

一

何

後唐劉后

後唐莊宗劉后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後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夫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初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於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

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冊劉氏爲皇后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歛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宮中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

卷之六

不刻

三

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闕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下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嘗言宮中元

行欽侍側莊宗間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耶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遊十二月己卯獵畋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龍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

卷之六

不刻

三

天庫有星流於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穢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旣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暫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命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克之后以左右讒言封殺崇韜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中負而譁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

失大半至罍子谷道路狹隘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大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歌索袍帶以賜之容歌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歌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歌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從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往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二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官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官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率而韓淑

卷之六

六

五

七

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

卷之六

六

五

元奇后

順帝奇后高麗人生太子達臘初徵政院使禿滿迭兒進爲宮女主供茗飲以事順帝后賴黠日見寵幸後答納皇后方驕妬數箠辱之答納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顏爭不可伯顏罷相沙剌班立請立爲第二后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饑后命官爲粥食之又出金銀粟帛命資正院使朴不花於京都十一門置塚葬死者遺骸十餘萬復命僧建水陸大會度之

卷之八

元奇后

三

時帝頗怠於政事后與太子達臘謀內禪遣朴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復召太平至宮舉酒賜之自申前請太平依違而已由是后與太子銜之而帝亦知后意怒而疏之兩月不見朴不花因后而寵幸既被劾黜后諷御史大夫佛家奴爲之辯明佛家奴乃謀再劾朴不花后知之反嗾御史劾佛家奴謫居潮河初奇氏之族在高麗者怙勢驕橫高麗王怒盡殺之二十三年后謂太子曰汝何不爲我復讐耶遂立高麗王族人留京師者爲王以奇族之子三寶奴爲元子遣同知樞密院事崔帖木兒爲丞相用兵

一萬并招倭兵共往納之遇鴨綠水伏兵四起乃大敗餘十七騎奔還后大慚二十四年李羅稱兵犯闕太子出奔冀寧下令討李羅李羅怒嗾御史武起宗言后外撓國政奏帝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遂矯制幽后於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伯顏守之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后仍迴幽所後又數納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宮及李羅死召太子還京師后傳旨令廢擴輔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廟撫知其意至京師三十里外即遣軍還營太子復銜之會伯顏皇后崩帝乃授之冊寶命爲后三十八年從帝

卷之八

元奇后

三

北奔

后之五 廢立

趙倡后

趙倡后者邯鄲之倡也既嫁而委悼襄王聞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誘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六年秦將房代王嘉趙遂滅爲郡

秦李襄王

趙倡后

手九

漢王后

漢景王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及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得兩女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譖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與嬖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毋貴毋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后男爲太子封

秦李襄王

王后

手

文

后兄信爲蓋侯初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
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后立九年景帝崩
武帝卽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
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
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
爲其侯初太后徵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
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早言
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
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
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
簾坐案上太后手
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
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
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
太后故橫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
歲元朔三年崩

漢傳后

漢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爲
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
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
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
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尤愛於上元帝旣重傳健
仔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
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
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
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

漢孝元傳

二傳后

三

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
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
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
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
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長久計更稱孝定陶
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立爲太子月餘天子
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傅閭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爲人後之禮
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
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

丹爲太傅詔傳太后與太子毋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毋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至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成帝崩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弘希指上書言宜以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勸奏弘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

卷之六

太后

三

黃

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因是曰春秋毋以子貴尊傳太后爲恭王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惟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成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毋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毋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毋馮太后並事元

帝追怨之陷以呪咀罪令自殺中山王箕子幼有肯病祖毋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呪詛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健仔常從幸虎園能逸出攀檻傳健仔等皆驚走馮使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差歎倍敬重焉傳健仔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

卷之六

太后

三

黃

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第宜鄉侯參召詣廷尉尉亦自殺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紉參終不改其操且死歎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上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

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元壽元年合葬渭陵稱孝元傳
皇后云二年哀帝崩王莽奏貶傳太后爲定陶恭王
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
丁姬前藩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
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
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旣已之事不須復
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
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
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
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王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
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
世戒云

北齊婁后

北齊武明婁后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
高歡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
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高歡既有澄
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
王妃聞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
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如歡姬侍咸加恩
愛歡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轡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
急請追告歡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
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高歡聞之嗟嘆良久沙
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歡悅以告
於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賴失景亦有何利
乃止西魏與蠕蠕謀連兵伐東魏歡患之遣使於蠕
蠕爲子澄求婚蠕蠕可汗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
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
正室處之歡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可
汗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歡
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后慈愛諸子
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賜
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

有才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為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寶初尊為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為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卽位復為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

史記集解

六卷

五

計

下后未崩有童謠言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後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寔九蓋其徵驗也

隋獨孤后附陳夫人

隋文獻獨孤后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堅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楊堅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綱通謂之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及堅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即匡諫多所弘益侯帝退朝而同反寢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覓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於正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與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雖薄人骨肉此不顧事爾等當誠之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隋以猫鬼巫蠱呪咀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

史記集解

六卷

五

六

陶若竊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弗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爲二圣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政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顯揚素等

卷之三

不獨

平中

追及叩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顯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於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顯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顯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顯謂已爲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顯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如諸嬖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又勸帝斥之時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顯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

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九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云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甌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立斷內事六官莫與爲比及帝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

卷之三

不獨

平中

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誠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舅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脯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令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

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
子烝焉煬帝卽位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
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后之六

晉賈后

晉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克別有傳初武帝欲
爲太子娶衛瑾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
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
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
請荀勗荀勗並稱兄女之賢乃定婚泰始八年再拜
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
者帝嘗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
令衛瑾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瑾醉跪帝
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瑾欲言而止
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
大醉耶瑾於此不復有言帝欲試之盡召東宮太子
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停信待反妃
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
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
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
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
傅衛瑾瑾大踧踖衆人乃知瑾先有毀言殿上皆稱
萬歲克密遣語妃云衛瑾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害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刀墮地帝聞之大

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婦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珣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問耶苟最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宗正卿繇分掌朝政繇宣帝懿孫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汝南王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

卷之八

賈后

三

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璜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廨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辨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旣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其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

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慰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薦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輦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

卷之八

賈后

四

今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午后妹也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官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

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爾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遥呼帝曰陛下有妻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而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后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史纂要卷五

八皇后

五

後魏胡后

後魏胡后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初選入掖庭爲克華魏國故事生太子必殺其母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克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克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皇子詔先是魏主頗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克華皆不得近已而立詔爲太子始不殺其母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梁天監十四年

史纂要卷五

八皇后

五

六

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領軍于忠等迎太子詔於東宮卽帝位初宣武時高后性妬忌官人希得進御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中庶子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父之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城瑤光佛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尊胡貴嬪爲太后居崇訓宮時天文有變胡太后欲以高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瑤光寺殯皆以尼禮太后以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宗室元叉娶胡后妹以叉爲散騎

侍郎又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太后臨朝稱制頗聰悟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父胡國珍封安定公十五年魏主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詭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羹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幸土屬賴蒼生仰悅矣十七年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爲騰養子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焉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司普通元年魏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領軍又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戴之以法又由是怨

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垂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友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太后在嘉福殿又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又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又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挾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賈察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又爲姨父又與騰表

裏垣權義爲外御騰爲內防常直禁庭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憚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萎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二年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義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侯剛女剛子義之妹夫也義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僇康生乃爲力士解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剪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日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群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間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開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义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日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卽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

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怒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日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义之义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座九卿皆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摧酷刻剥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四年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子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盈路滿野六年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义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反其所親諫义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日今隔絕我母子不聽來往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開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

以告又對又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又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官無復禁礙又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及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官幸其第日宴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又之計於是太后謂又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曰又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又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又出宿解又侍中明旦又將入官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又等曰昔趙高柄秦今關東鼎沸今元又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沔宮斬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令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

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又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又黨與尚強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又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熙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又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又以妹夫未忍行誅未幾有告又及弟爪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又及弟爪死於家太后頗事款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夫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恠鄭儼汙亂官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宜淫于朝爲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于此矣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聚集親族涕泣諫曰陛下毋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內爲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

害焉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置于左右太后慮其傳
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
又于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
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
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爲武泰元年復陰行鴆毒
其年二月帝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數日
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質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
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
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官皆令入道太后亦
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于河陰太后對榮
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沉于河太后
瘞于雙林寺武帝時始葬以后禮謚曰靈

卷之七

八

五

備

元順宗后 附卷

元順宗后世祖嫡子裕宗裕宗孫順宗納后爲妃生
武宗及仁宗大德九年成宗不豫卜魯罕皇后秉政
遣仁宗母子出居懷州成宗崩時武宗總兵北邊丞
相哈刺哈孫陰遣使報仁宗與后奔還京師后仁宗
入內哭復出居舊邸朝夕入奠卽遣使迎武宗還卽
位先是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
立對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爲武
宗生年旃蒙爲仁宗生年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朵
耳諭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疎失陰
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也武宗聞之默然進
康里脫脫而言曰我捍北邊十年又胤次居長太后
以星命爲言茫昧難信使我設施合於天心民望雖
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世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
宗之託乎脫脫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
家吾爲太子遠慮所以深愛太子也太子旣如是言
今當速來耳武宗旣立卽日尊太后爲皇太后立文
宗爲太子三宮協和仁宗卽位加上皇太后尊號英
宗卽位加上尊號太后見明宗少時有英氣而英宗
稍柔懦諸羣小以立明宗必不利於已遂擁立英宗

卷之七

八

五

明

及既卽位太后来賀英宗卽毅然見於色后退而悔
曰我不擬養此兒遂飲恨成疾至治三年崩后性聰
慧歷佐三朝教宮中侍女皆執治女功親操井臼然
不事檢飭自正位東朝淫恣益甚內則黑驢母亦烈
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烈門紐鄰及時宰迭木帖兒
相率爲姦以至箠辱平章張珪等濁亂朝政無所不
至及英宗立羣倖伏誅而後勢醖頓息焉

成宗卜魯罕后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臣哈
刺哈孫大德之政人稱平允皆后處決大德十年后
嘗謀貶順宗妃與其子仁宗往懷州明年成宗崩時
長子編卷年八

字石

五

金

武宗在北邊恐其歸必報前怨后乃命取安西王來
京師謀立之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旣誅安西王并
搆后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

后之七

後漢梁后

漢順烈梁后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
善女工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常以烈女
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與姑選入掖庭
時年十三相工毛通見之驚拜賀曰此所謂日角
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遂以爲貴人常特被
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
義姦斯則百福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
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

長子編卷年八

梁后

五

戚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
極帝從之立貴人爲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
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心每日月見詭輒降服求愆
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冲帝尊后爲皇
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楊
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
賦歛煩數官民困極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
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
誅廢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
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

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
多封所寵以此天下失望嘉平元年春歸政於帝是
年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
十三選入掖庭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
美人爵號而冲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他族
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家本魏
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
寵不及焉嘉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
不加寵今冲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
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

卷之六

六

七

宋劉后附李宸妃

宋真宗劉后益州華陰人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
善播藝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携之入京師時真
宗為襄王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性嚴整因為太
宗言之今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宮指使張者家
真宗即位入為美人以其無宗族乃更以美為兄弟
改姓劉進德妃自章穆后崩真宗欲立為皇后大臣
多以為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為已子
與楊淑妃撫視甚至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
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閣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
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天禧四年帝久疾
居宮中事多決於后宰相寇準密議奏請太子監國
以謀泄罷相用丁謂代之既而入內都知周懷政謀
廢后殺謂復用準以輔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
制楊懷吉詣謂告謂夜乘轎車挾崇勳懷吉造樞密
使曹利用謀明日誅懷政敗準衡州司馬於是詔太
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天下事后来制於內真宗崩
遺詔尊后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謂等請太
后御別殿太后遣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
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於是請帝與太后五日一

卷之六

八

七

六

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議已定太后忽出手書第欲禁中閱章奏遇大事即召對輔臣其謀出於丁謂非太后意也謂既貶馮拯等三上奏請如初議帝亦以爲言於是始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賀太后哀慟有司請制令稱吾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入御太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令天下避太后父諱羣臣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太后御文德殿受冊天聖五年正旦太后御會慶殿羣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壽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壽范仲淹力言其非不聽明道元年冬至復御文

垂簾決事

太后

號

德殿有司陳黃麾仗設宮架登歌二舞明年帝親耕籍田太后亦謁太廟乘玉輅服褱衣九龍花釵冠齋於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前後垂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后終獻是歲崩年六十五謚曰章獻明肅舊制皇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后始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官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帔首時潤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

后亦請帔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制入香京錠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鉞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絕繻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餌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節也汝安得學先是小臣方仲弓上言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於地曰吾不作此負宗廟事有漕臣劉綽者自京西還言在庾有出餘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

垂簾決事

太后

卒

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羨餘進哉后稱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明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性崇政之殿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姻戚門人厠役拜官者數十人御史曹修古等論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爲大赦悉言天下賢者馳傳詣京師

諸常為太后謫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
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以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
也下詔戒中外毋輒言於是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
請以章獻章懿與章穆並祔真宗室詔三省與禮院
議皆以謂章穆皇后位崇中壺已祔真宗廟室自協
一帝一后之文章獻明肅處乾元之尊章懿感日符
之貴功德莫與為比謂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
薦饗一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翰林學
士馮元等請以奉慈為名從之慶曆五年禮院言章
獻章懿二后請尊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
宗廟室故事遷祔真宗廟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
臣等議請遷二后祔序於章穆之次從之李宸妃杭
州人也初入官為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
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御臺玉釵墮妃惡之帝心卜
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
生仁宗復生女不育後為嬖儀仁宗即位從守永定
陵初仁宗在櫺櫓章獻以為已子使楊淑妃保視之
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
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明
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十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

歷代史纂左編卷五十七

入劉后

二

下

以官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
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
公云云何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
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
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
從厚太后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
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
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
未嘗道及崇勳懼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
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
首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
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
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嘆曰人
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廟曰奉慈又
即景靈宮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謚章懿

歷代史纂左編卷五十七

入劉后

二

下

歷代史纂左編卷五十七

